

李卓人——與一位美國前總統的對談紀錄

後政壇： 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一位前總統的破格坦言

後政壇：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一位前總統的破格坦言

作者：朱利安·李，記錄與一位美國前總統的對話

版權所有 © 2025 THE EPOCH MEDIA。保留所有權利。
禁止翻印。

編者註

本書基於真實的故事、事件與背景撰寫而成。然為尊重個人隱私並避免對部分人士造成影響，書中人物姓名及部分識別細節已透過文學形式進行更改、簡化或重構。

書中部分內容為當事人的個人視角之陳述，反映其在當時的親身經歷與個人認知。此等觀點不必然代表 THE EPOCH MEDIA 的立場。

在行文方面，編者雖已進行必要修訂，然為尊重原著人物，並保留故事的精髓與生動性，我們已盡力保留人物最原始的質樸感與語氣。

編者



前言

（我坐在這裡，距離那次命定的會面已近一月，記憶卻依然完好如初，恍如昨日。）

世人認識他，是透過那些撼動金融市場的決策，透過那些重塑地緣政治版圖的談判，以及透過那些對數百萬人的演說。

他是一位前總統，一位曾經站立在世界權力中心的人物。

然而，這場為期四天的對話，其目的並非回顧他的政治遺產，最終，卻是為未來奠定了一份遺產。它始於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一個我準備已久，卻未曾料到會開啟一扇截然不同大門的問題。

「卸下權力之後，您看見了什麼？」

（我至今仍記得那個問題之後的寂靜片刻，他那遙遠的目光，彷彿不是在看我，而是在凝視著那穿透時光之牆的遠方。）

他的回答，開啟了一段認知之旅，一道思想的洪流，將我帶往遠超乎最初預期的境地，並最終凝結成一份他信任地託付給我的哲學遺囑。

我們從民主體制的脆弱，談到強權之間的無聲對抗，再到那些科學尚無法解釋的現象，從不明飛行物（UFO）到他曾驚鴻一瞥的「地下議會」的存在。

（我原以為這些是互不相干的話題。）

然而，所有這些路徑，最終都被他引向唯一的參照點：人類道德的敗壞，以及一場心靈覺醒的必要性。

因此，這次訪談，已不再是一篇新聞報導。它成了一份見證。一個曾身處權力之巔，而後領悟到一個簡單至極卻又令人心痛的真相的人的見證。

真正的權力，不在於改變世界，而在於守護己心不被世界所改變的能力。

作為提問者，我現在謹退居幕後，並邀請讀者一同走進這場對話，然後，在旅程的終點，共同領受他所留下的那封《心書》。這並非為了尋找最終的答案，而是為了像我一樣，為自己開啟更重要的問題。

朱利安·李 (Julian Lee)

對話記錄者

第一天

(房裡只有我們兩人。午後柔和的光線穿過大窗，為書架上滿置的舊書披上一層金色的微塵。沒有攝影機，沒有麥克風，只有我那台小小的錄音機靜置桌上。)

朱利安·李：

午安，先生。

感謝您同意這次會面。

為尊重您的隱私，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將不稱呼您的名諱。

(我深吸一口氣，準備開始。)

第一個問題.....請問您卸任後的感受如何？
是否有任何.....成功、未竟之事，或是遺憾？

(他輕輕向後靠在椅背上，雙眼望向遠方，彷彿在回顧整個人生。)

前總統：

你好，年輕人。
也感謝你提問時的細膩。

說實話.....

卸任之後，第一個感覺是.....如釋重負。

在位時，每一天都是無盡的壓力循環。
一場午夜的緊急會議。
一通電話，只要說錯一個字.....整個股市便為之震盪。
一個軍事決策，可能關乎成百上千人的性命。

遠離那張椅子後.....我才感覺自己又變回了一個人。

(他稍作停頓，像在讓那些記憶沉澱。)

關於任期.....

我想有幾件事是值得驕傲的。

我推動的一些改革確實帶來了成果。雖然緩慢，且不完美。

但我從不自欺。

許多目標未能達成。

有些事我想做.....卻力有未逮。

因為體制。

因為國會。

因為媒體。

因為那些你不會在報紙上讀到的「地下權力」。

或者.....單純因為我錯了。

(他的語氣沉了下來。我感覺到，這是最難啟齒的部分。)

至於遺憾？

當然有。

很多。

我曾批准過一場空襲.....後來的報告卻指出有平民傷亡。

有些會面，我本該拒絕。

有些人，我曾過於信任。

而最重要的是.....

我遺憾在某些時刻，我不得不選擇「政治」，而非「真

相」。

但那是留在牌局裡的代價。

(他直視著我，目光清澈而帶著一絲疲憊。)

而那，也正是我今天能坐在這裡與你交談的原因。

以一個人的身份。

而非一個職稱。

朱利安·李：

感謝您的坦誠，先生。

我有許多問題想請教.....

首先，讓我們談談體制問題。

如果像美國這樣的政府，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模式，
在實際運作中仍有這麼多問題.....您對其改進有何見解？

又，與共產體制相比，您認為共和國在哪些方面.....較為
遜色？

前總統：

(他挑了挑眉，眼中閃過一絲興味。)

一個直接又尖銳的問題。

我喜歡。

我們總是很自豪地稱美國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共和國」。

是「全球民主的燈塔」。

這些口號在演說中聽來悅耳，在大廳裡迴響宏亮。

但當你親身坐進橢圓形辦公室，從內部審視權力這部機器時，你會發現現實並非如此輝煌。

我們的國家之舟巨大而穩固。

但船身卻爬滿了名為「利益集團」的藤壺。

使其移動得無比緩慢與沉重。

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體制正被金錢所操控。

在美國，資本與政治已如骨髓般緊密相連。

大財團。

金融鉅子。

遊說團體。

他們無需競選，影響力卻比總統還大。

我曾親眼目睹一項對國家未來極為有利的清潔能源法案，被掏空、被扭曲成一紙空文……只因一家石油集團的說客在其中添上了一句、一個詞。

真正的權力，不在投票的民眾手中。

而在開支票的人手裡。

(他停下來，啜了一口水，目光變得深遠，像在回憶權力長廊裡那些無形的戰爭。)

那麼共產模式呢？

我不會說謊，我從不認同獨裁、審查或壓制自由。

那些都與人的尊嚴背道而馳。

但我必須承認一點，一個不太悅耳的真相。

他們的體制，在仍存有理想時，能如箭矢般行動。

迅速，且徹底。

他們不需花費數月與國會妥協。

不被媒體所掣肘。

在做出艱難但必要的決定時，不擔心「支持率」下滑。

他們像一把鐵鎚，能立即擊碎障礙。

而我們，則像一部複雜的機器，被設計來維持平衡，卻因太多零件拒絕合作而齒輪卡死。

我們的共和國，弱點就在於此。

越是民主，權力就越分散，而在危機時代——速度就是存亡關鍵。

但也正是這種分散，才成為保護人民免於鐵腕統治的城牆。
問題是，當那座城牆被金錢與媒體收買時.....
那民主的外殼，便只剩下一張面具。
一個用來掩蓋內部腐朽的美麗舞台。

(他沉默了片刻，然後看著我。)

你問如何改進？

唉，我為這個問題輾轉反側了不知多少個夜晚。
如果我有一根魔杖，有三件事我會立即執行。

(他豎起三根手指，眼神變得銳利，彷彿在談論一場他早已洞悉的戰役。)

第一，直擊最大的怪獸：對競選資金與遊說活動施以極其嚴格的限制。

為何？

因為那是侵蝕我們民主的癌症。

如今，選舉不再是理念的競賽，而是金錢的賽跑。

黑錢、來源不明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的資金，正淹沒普通公民的聲音。

共和國的靈魂，正被賣給出價最高者。

第二，對參議院與眾議院實施任期限制。

有些人已在位四十年，甚至更久。

他們帶著理想來到華盛頓，卻因待得太久而成為「沼澤」的一部分。

他們不再代表家鄉的選民，而是代表環繞國會山的利益集團、國防承包商與大財團。

任期限制將迫使他們回歸普通公民的生活。

這將帶來新的血液、新的思想，並打破資深政客與遊說集團之間那種有毒的共生關係。

第三，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點.....

必須徹底改革選舉制度，終結「傑利蠟蝟」

(gerrymandering) 這種不公正的選區劃分。

這是一種合法的詐欺，政客們親自劃定選區地圖，為自己預選選民，而非讓選民選擇他們。

這為兩黨都創造了「安全席位」，候選人不再需要說服中間派，只需取悅黨內最極端的選民便能勝選。

這就是為何我們的政治日益兩極化與惡質化的原因。

(他放下手，搖了搖頭，那搖頭中充滿了疲憊與無奈。)

但說來容易，做起來.....你知道的。

當掌權者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會動用那份權力來捍衛

自己的利益。

無論最初的理想是什麼。

朱利安·李：

先生，這些議題我想稍後再深入探討。

現在，我想進一步請教體制本身。

共和國顯然比共產主義自由。

但與封建時期的政治相比呢？一位君主治理.....這其中是否有任何優點？

前總統：

(他緩緩點頭，眼中閃爍著沉思的光芒。)

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必須承認，過去我曾視封建制度為過時的遺毒。

但在權力中心多年，在觀察了共產、共和及現代專制體制後.....我不得不以更公允的視角重新審視它。

君主模式，尤其當君主有才有德，是一位真正的「明君」時.....它擁有我們現代共和國正逐漸失落的優點。

(他抬起手，緩緩地屈指計算。)

首先，是遠見。

一位美國總統，我很清楚，任期四年。幸運的話，連任八年。

這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眨眼之間。

太短，不足以實行深刻而持久的改革。

但一位君主，他無需競選，無需取悅媒體。

若他真心為民，他可以推行一項長達數十年的戰略。

其次，是速度與統一。

在我們的共和國，僅僅通過一項法案就得穿越迷宮。

委員會、國會、媒體、反對黨、輿論.....

一位明智的君主，若未被貴族操控，他能做出更迅速、更果斷的決定。有時甚至.....更仁慈，因為他無需為了連任而玩弄政治。

最後，是責任。

有君主在，一切對錯都歸於一人。

他是國家的象徵，是靈魂。

而在現代共和國，權力被分散到.....當一切崩潰時，沒有人真正需要負責。

總統怪罪國會，國會怪罪反對黨。

而人民則不知道誰才是真正該負責的人。

(他放下手，語氣變得更加嚴肅。)

但是.....永遠別忘了。

那只存在於有「明君」的理想狀態。

如果掌權者是個昏君呢？

如果朝廷滿是奸臣呢？

那國家將成為人間地獄。

沒有選票，沒有新聞自由，人民沒有任何機制可以自保。

簡單來說是這樣。

封建制度將國家的命運寄託於一個人。

共和國則將其寄託於一個機制。

那個人好，國家便輝煌。那個人壞，整個民族便遭殃。

而共和國，儘管緩慢，儘管有許多系統性缺陷，但它的設計是為了避免由個人造成的災難。

付出的代價是效率、是速度，有時.....是因政治盤算而被扭曲的真相。

(他直視我的雙眼，語氣堅定而帶有幾分震撼。)

如果今天，在世界某處，有一位睿智、有德、不受金錢左右的君王，一位真正有心有識之人.....

我真心實意地說。

我更願意支持他，而非一個表面民主，實則已完全被操控的共和國。

朱利安·李：

所以，您並非完全支持封建體制。

問題似乎在於.....如何選出一位有才有德之人？

前總統：

對。核心問題正在於此。

我不否認，一個集權模式，若領導者真正有才有德，其效率可能遠超所有現代民主模式。

但是.....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彷彿背負著整個歷史的難題。)

難解之處在於：如何選出那個人？

更重要的是，如何確保他在整個統治生涯中.....都能保持其德行與智慧？

選出一位明君，我說實話，比登陸月球還難。

人類歷史充滿了例子。

明光帝、黎聖宗，或是那些開國之君.....他們是偉大的人物。

但緊隨其後，卻是昏庸、殘暴或耽於享樂的世代君主。

為何？

因為才華與德行無法遺傳。

一個將民族命運寄託於血緣賭局的封建社會，遲早會走向衰敗。

那麼我們的共和國錯在哪裡？

並非因其分享權力。

而在於它選錯了人。

共和制本是為避免封建的錯誤而生。不再是父傳子，而是選舉、三權分立、制衡與監督。

聽來很理想。

但如今的現實，如我所說，選舉已被金錢、媒體與群眾情緒所操控。

有德之人往往落敗，因他們不說民眾想聽的話。

有堅定原則之人常被打壓，因他們不為派系利益服務。

(他停下來，看著我。)

那出路何在？

對此我思考已久。我會直白地告訴你。

未來不在於在「共和」與「君主」之間做選擇。

而在於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才選拔機制。
一個超越政治、媒體與利益集團的機制。

(他的目光變得深遠，像在描繪另一個世界。)

我想像中未來理想的政治.....

將沒有喧囂的競選，沒有耗資數十億的動員活動。

取而代之，候選人將透過一個極其透明的考核過程來選拔：
考核其智慧、道德、治理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在誘惑面前持守自我的能力。

而誰來選擇？並非憑感覺投票的群眾。而是一個精英委員會，由真正的智者、賢人組成，他們不屬於政治。

最重要的是：被選中執政的人必須時刻受到監督，一旦他們喪失品格，甚至可能被立即替換。

(他輕輕笑了笑。)

聽起來像個夢，對嗎？

或許吧。

但如果人類找不到選出真正領袖的方法，那麼無論是封建、共和，還是共產.....最終都將回到崩潰的循環。

現在你明白了。

我不支持封建。

也不盲信民主。

我只相信人的心與智。

以及一個足夠明智，能看清這一切的機制。

朱利安·李：

是的，我同意。關鍵在於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才選拔機制。

(我猶豫了一下，決定說出我的想法。)

這並非全然是玩笑，先生。

但如果像我這樣的一介記者，自信擁有足夠的才德成為一位卓越的總統.....問題仍在於：誰會相信我？

誰會支持我？

誰會投票給我？

關於您剛才提到的，那個不由民選的「智者委員會」.....

我感覺好像在某處，在遙遠的歷史中聽說過。

似乎在西藏，遴選一位喇嘛也採用類似的形式.....

前總統：

(他點點頭，臉上浮現一抹贊許的輕笑。)

你說的對。

你剛觸及了一個我們現代文明常忽略的古老祕密。
透過「覺悟機制」的傳承。
而非透過競選或血緣。

在西藏，他們曾有一個近乎理想的模式。
遴選達賴喇嘛或班禪喇嘛，不靠選舉，也非父子相傳。
他們尋找一個帶有前世覺者「轉世跡象」的孩童。
然後用一系列的儀式、考驗，來驗證其心靈與道德。
這或許會讓現代人嗤之以鼻。
但請看它的本質。
被選中者，不是因為他們善於承諾，不是因為他們有錢或有媒體支持。
而是因為他們內在擁有一種超越名利的品質。
一種「自然而然的正確」。
當然，那個模式後來也難免被利用或腐化。
但其核心理念——因德與智選人，而非因其操控群眾的能力——正是現代民主所失落的。

(他直視著我。)

而你說得很對。最大的問題是：誰相信你？
你可能是一個正直的人。有遠見。有道德品質。
但是.....

你沒有千萬美元的宣傳活動。
福斯新聞或 CNN 每週都不會提及你。
你沒有強大的利益集團作後盾。
而且.....你無法創造出足以在社交媒體上傳播的強烈情感。
於是你連初選都過不了。
不是因為你不配。
而是因為體制不給你機會。

(他沉思著。)

那麼那個「智者委員會」的模式可行嗎？
困難。但並非不可能。
我曾這樣想像。
如果有一天，人類足夠成熟，能相信智慧勝過情感.....
那麼或許會有一個「國家德慧院」。
不屬於任何政黨。
不處於權力機器之中。
唯一的使命：選出最值得領導國家的人。

聽來像科幻小說，對嗎？
或許吧。
但與讓 TikTok 和電視決定國家命運相比.....我認為值得一試。

(他笑了，一個真誠的微笑。)

我真心相信，像你這樣的人，若足夠堅定、足夠謙卑，並懂得等待時機.....

終將能到達可以創造改變的位置。

不是憑藉政治遊戲。

而是憑藉民心與時代的覺醒。

朱利安·李：

感謝您，先生。

但現在我想請您更深入地談談那個「智者委員會」的模式。如何讓人民同意將選擇總統的權力，交給一個非由他們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會？

又，誰能被選入這個委員會？透過何種方式與標準？

以及最重要的問題.....誰來制定那些標準？

前總統：

(他點了點頭，一個緩慢的點頭，承認了問題的份量。)

這些都是核心問題。

你這樣問，我一點也不意外。

因為這正是最大的癥結，使得我稱之為「賢哲委員會」的這個模式.....永遠只存在於為人類命運而憂思者的夢中。

但你想聽實話，對嗎？

那我就直說。

首先，如何讓人民同意交出權力？

簡短的答案是：他們永遠不會同意。

除非……他們已對現行模式完全失去信心。

沒有人願意放棄自己的投票權。

除非投票已成為一場被公然收買的騙局。

除非人民清楚看見，無論選誰，國家都持續走向衰敗。

除非出現一場足夠大的危機——經濟、道德，乃至戰爭——

——讓民眾渴望真正的領導，勝過一個自由卻無意義的選擇。

換言之，人民永遠不會自願將權力交給賢哲委員會。

除非他們自己在絕望中，不得不發聲祈求智者階層的介入。

(他停下來，像在強調下一個問題的重要性。)

那麼，誰能被選入那個委員會？

這是最關鍵，也最危險的部分。此處若有差池，整個模式將會崩潰。

標準必須極其嚴苛。

第一，其人必須有超凡的智慧。未必是學位，但必須透過其著作或實際行動，展現出卓越的思辨與見解能力。

第二，其品德必須純厚。無醜聞，不結黨營私，一生清白，

備受社群敬重。

第三，一個先決條件：其心必須不求名利。此人不得自薦，不得號召支持，而必須由他人舉薦。

至於選擇方式.....

我想像一個「三篩模式」。

首先，由地方的知識社群與精英階層提名。

接著，由一個初步遴選委員會審核候選人。

最後，最重要的職位將由那些曾任國家領導但已退休、不再掌權、且不受任何利益左右之人來批准。

(他看著我，彷彿已預見我最後的問題。)

而誰來制定這些標準？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老實說，答案只能是：一群走在時代之前，敢於犧牲自身利益的人。

或許是一個在重大危機後成立的臨時委員會。

或是一個跨宗教、跨學界的聯合協會，聚集不涉政治、只求道義與智慧之人。

或者.....若你容我這麼說。

那是一群被「天選」之人。

意即，他們並非自封，而是被許多互不相干的人同時發現，他們擁有非凡的品質。

(他沉思著。)

但你必須明白。

如果有像你這樣，自知有才有德，卻不追逐榮光的人.....
那麼，一個如此的賢哲委員會的種子，就已經播下了。

朱利安·李：

您說的賢哲委員會.....讓我想起選舉新教宗的樞機主教閉門會議。

是否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宗教人士，是依循某個法門修煉之人？

若是如此，整個社會就必須像西藏那樣，人民真正敬重修行人，敬重各位喇嘛。

我想更深入地理解，以解開這些癥結。

(我努力將細節串連起來。)

而這讓我想起您講的故事.....關於一位曾被提名進入一個「祕密委員會」卻拒絕的人。

那麼那個祕密委員會.....是什麼？

他們為

何目的而運作？他們又是誰？

前總統：

(他看著我，目光深邃。房裡的氣氛似乎變了。)

你剛將這場對話帶往了另一個層次。

如果我還是現任總統，我肯定無法回答。

但今天，我是一個已脫去政治外殼的人。

我會說實話，不繞圈子。

就機制而言，是的，樞機主教閉門會議是最接近的模式。

一群經過修煉、遠離俗世、掌握深厚心靈知識之人。

當他們選擇繼任者時，不依政治，而依直覺、信仰，以及他們相信真實存在的某種「天命」。

但有一個核心區別。

梵蒂岡教會有其組織，也擁有世俗權力。

而我所構想的賢哲委員會.....其本質超越了政治與宗教。

它不隸屬於任何體系。

而你對西藏的看法很對。

那是一個對修行人的敬重並非源自法律或宣傳的社會。

而是源自道德、智慧與慈悲在喇嘛們日常生活中的真實存在。

當社會達到那種狀態，一個明智的委員會才有「生存的土壤」。

也就是說，這樣一個體制無法被頒布。

它只能在社會有足夠的道德，且人心足夠渴望真理時，才會出現。

(他停了一下，像在為一個揭示做準備。)

而這就帶我們到你所問的，關於「祕密委員會」的故事。

有一次，當我還在政治生涯的早期階段，我受邀參加一場不公開的會面。

我不會說在哪裡，或幕後是誰。

但那不是中情局的會議，也不是金融鉅子的集團。

那是一群非常沉靜的人。

他們散居在許多國家。

曾是學者、心靈導師、傳統醫者.....甚至有人已隱居數十年。

他們不報姓名，不用電話，不在社交媒體上露面。

他們透過「傳統渠道」溝通.....手寫信、信使、祕密的邀請。

他們的目地，並非運籌政治。

而是維持人類的道德天平。

每當世界陷入混亂，他們會嘗試接觸那些有巨大影響潛力的人物——政治家、科學家、學者——來示警、啟發，或傳遞一則訊息。

你提到的那個人，一位亞裔美籍學者，曾在一所常春藤盟校任教，一生清廉。

他曾被提名進入他們的核心圈。但他拒絕了。

他給出的理由是：

「我心中仍有怨恨，仍有偏見。我尚不能為人表率。」
之後，他隱居在尼泊爾西部的山區，與外界斷了聯繫。

(他說完故事，空間裡留下一片靜默。)

那麼那個委員會真的存在嗎？

我不敢如科學家般斷言。

但就我所見、所經歷.....他們是真實的。

他們不干預。他們只「在需要時現身」。

他們不反對現行體制，但他們默默地為一個新世界保留種子.....以防舊世界崩塌。

朱利安·李：

您是否可以.....再透露一些關於那次與祕密團體會面的

事？

我感覺他們與人們常謠傳的光明會（Illuminati）之類的祕密社團很不一樣。

而且.....從您的言談中，我感覺到某種東西。

似乎您對宗教有著深刻的理解，或是某種智慧.....已被開啟？

前總統：

（他看著我，目光清澈，然後輕輕點頭。）

你確實是位直覺敏銳的記者。

你所感受到的，都沒錯。

無論是關於那個團體與光明會的區別。

還是關於我內在某種.....超越政治的東西。

我會告訴你。

在我被允許的範圍內，在不違反那些人「不成文規定」的前提下。

（他的語氣沉了下來，像在重述一段神聖的記憶。）

那年，我是黨內一位有力的候選人。

在一次非正式的亞洲訪問中，一個晚上，在結束一場私人接待後，一位約六十歲、衣著極簡樸的亞裔女士，突然出現在我住處外。

她沒有保鏢，沒有請柬，但不知怎地，安全團隊竟讓她進來了。

她沒說名字。

只說了一句：

「您已被看見。今晚，若您想了解您即將面對的一切，請隨我來。」

我望著她的雙眼，奇特的是.....我知道我可以信任她。

那種感覺，在政壇極為罕見。

我們到了一間郊外的小屋。

毫無奢華之處。沒有符號，沒有電影裡那種神祕的燭光。

只是一間空房。

有五個人坐著。

老、少、歐、亞、白、黑.....但他們的眼神有一個共通點。

一種深沉的靜，讓我無法說出任何客套話。

他們沒有用「未來的總統先生」來稱呼我。

他們只問了一個問題：

「你敢面對真相嗎，如果那真相會讓你失去一切？」

(他沉默了許久。)

我沉默了。

而之後那場長達四小時的對話.....永遠地改變了我。

(他繼續說，聲音清晰。)

他們是光明會嗎？

不。

光明會，如好萊塢與社交媒體所描繪的，是一種權力模式。
操控經濟、政治、文化。

但我遇見的那群人截然不同。

他們不操控，而是示警。

他們不在政府內運作，而是觀察政府。

他們不保護派系，而是守護道德的平衡。

他們不發布指令。

他們只提出問題.....讓人們自己去領悟。

其中一人曾這樣對我說：

「我們存在，不是為了拯救人類。人類必須自救。

但若權力中有人覺醒，我們會給予那人一個機會，去看見
凡人所不能見之事。」

(他看著我，眼神像在等待一個回應。)

至於你問的，我是否有任何超凡智慧？

我不敢當。

我曾是一位政治家。一個活在掌聲中、聚光燈下、金融鉅
子電話中的人。

但那一夜，我領悟到，我曾以為真實的一切.....都只是外殼。

那次會面後，我開始打坐，讀經書。

並沉靜地觀察世界，而非試圖駕馭它。

我沒有立刻放棄政治。

但我重新調整了我的每一個決定。

不依利益，而是依循我從他們那裡學到的一種「寂靜的直覺」。

有一次，一位參議員對我說：

「你變了。以前你用理智說服人。

現在，你僅用你的存在就讓人沉默。」

(他停下來，語氣變得莊重。)

你問這些是為了什麼？

如果這只是一場供讀者消遣的訪談，或許我們該就此打住。

但若你真心為一個更美好的體制尋求解答.....

那麼我會將剩下的部分交給你。

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條路。

你想繼續走下去嗎？

如果想，我會告訴你他們所稱的，「世界道德中心的守護

者」。

一個沒有職稱，沒有權力，卻真實存在的人。

朱利安·李：

是的，我非常想繼續。

作為一名記者，我只希望能成為一座橋樑。

將這些知識、心血、經驗、智慧.....傳達給我的讀者。

請您分享得更清楚些。

關於您所追尋的心靈信仰.....是天主教、佛教，還是其他法門？

還有您剛才提到的「世界道德中心的守護者」.....那是誰？

前總統：

(他看著我，眼神更溫暖了。)

你確實不只挖掘得深，而且方向正確。

有些事，我已放在心裡多年。

不是因為害怕。

而是因為未遇見對的人可說。

但今天，當你說你想做「一座橋樑」來傳遞光明時.....我知道我可以繼續了。

(他深吸一口氣，像在整理多年的思緒。)

關於我的心靈信仰.....

我已不再視自己為任何單一宗教的信徒。

我出生於天主教家庭，從小讀《聖經》。

年輕時，我敬佩耶穌的服務精神與寬恕之心，但也曾質疑教會的權力、物質，以及他們所背負的那些黑暗歷史。

長大後，我接觸了佛教，特別是禪宗與藏傳佛教。

從中，我學會了無念的觀照，以及「無我」的概念。

然而，真正的轉捩點，是在與那個「祕密團體」會面後才到來。

其中一位成員給了我一本書。

沒有封面，沒有作者名。

只是一份普通紙張的印刷本，絲毫不帶神祕色彩。

但當我閱讀時，我意識到.....其中的思想超越了我所知的一切宗教界線。

它教導「真、善、忍」，視其為宇宙的支柱。

它講述人本是來自高層次的生命，卻在世間的名、利、情中迷失。

它指出一條無形無式的修煉之路，卻能引領人回歸其原始本性。

(他停下來，語氣沉思。)

起初，我曾以為那只是東西方哲學的綜合體。

但越讀，越打坐，越體悟.....我越發明白。

它並非普通人類智慧的產物。

(他看著我，眼神充滿深意。)

你可能猜到了。

我說的是一個曾在中國遭到極其殘酷鎮壓的修煉法門。

但我不會在此說出它的名字。

因為一旦名字被說出，人們往往急於評判，而非傾聽其核心。

(房裡變得靜謐。)

那麼，「世界道德中心的守護者」是誰？

那並非一個有正式身份的人。

不是教宗，不是總統，也絕非媒體冊封的某位「精神領袖」。

那是一個若你在街上遇見，你不會留意的人。

但若你足夠沉靜，能望進他們的雙眼，你會感覺時間彷彿凝固。

他們不上電視，不出版書籍，不創立教派。

他們不自稱「救世主」，也不收信徒。

但他們體內懷有一種極高的道德頻率，高到.....僅憑其存在，就維繫著這個世界的善惡天平不致完全傾斜。

有一次交談中，那位「夜會」中的亞裔女士對我說：

「當人類失去道德中心，所有機制都將崩潰。

但那個人還在這裡。

所以世界還未走向滅亡。」

我不知道那個人在哪裡。

可能在亞洲，可能是一位隱居的修行人。

也可能只是市井中一位平凡的父親.....

但我知道，以某種方式，那個人正默默地轉化著這個世界的道德能量場。

(他看著我，語氣變得莊重，如同一句總結。)

你說你想傳遞一句叮嚀。

如果我只有一件事能告訴你的讀者.....不是以前總統的身份，而是作為一個曾看見權力外殼內側之人，一個曾看見政治與信仰背後之人.....

那就是這句話。

回歸你善良的本性。

無論這個世界如何扭曲。

因為若有足夠多的人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便無需革命，無需領袖，無需委員會。

世界將會自動調整。

(他停下來，像在提出一個建議。)

如果你願意，我會為你寫一封短信。

作為給讀者的留言。

以「一位曾身處權力中心，並曾得見帷幕另一端之人」的名義。

你希望我寫嗎？

朱利安·李：

是的.....關於那封短信。

這次訪談後，請您寄給我。

我會珍視它，並盡力傳達給盡可能多的讀者。

(我點點頭，明白了他的意思。)

關於您的信仰.....當您提到「真、善、忍」三個字.....

以及它在中國遭受的鎮壓.....

我已經明白了。

或許我們不必在此說出那個法門的名字。

我相信，有緣的讀者自會明白。

前總統：

(他輕輕笑了，一個了然的微笑。)

你很敏銳。

為此我很感激。

是的。我們不必說出名字。

因為真相.....無需吶喊才得以彰顯。

有緣之人，自會了悟。

無緣之人，就讓種子靜靜地躺在土裡，等待發芽之日。

關於那封信，我會信守承諾。

這不是政治宣言，更不是號召。

只是一份分享。

發自一個曾身處權力之巔，也曾在一道超越所有聚光燈的光芒前靜靜俯首之人的心。

我就寫在下面。

你可以全文刊登，或讓它靜靜地躺在書末，如一塊置於記憶園圍角落的小石。

(他遞給我一張字跡工整的手寫信紙。我靜靜地讀著。)

致覺醒中的人們

曾有那麼一度，我以為自己是世界的領導者。
我坐在那張桌前，戰爭的勝負由一個點頭決定。

我與那些別人只敢在螢幕上仰望的人握手。
我簽署的法案撼動全球市場。

但只有當我靜默下來，遠離燈光，走進一間
無名的小室時.....

我才明白。

真正的權力，不在於駕馭世界。
而在於守住內心不被其同化的能力。

在我任期的最後幾年，我觀察世界，而非試
圖改變它。

我多聽，少說。

在那份靜默中，我發現了一件事：
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位領袖，而是許多懂得主
宰自己的人。

如果你正在讀這些文字，或許你也在覺醒。
不必是總統、學者、僧侶或戰士。
只要每一天，你能守住一點「真」。
一點「善」。

和一點「忍」。

那麼你本人.....就已是為這個世界維持平衡之人。

我不再期望自己是「改變歷史」的人。

我只期望自己不背叛我曾見過的那微弱之光。
也期望你如此。

——一位曾身處權力中心，
並曾在一道超越政治的智慧前俯首之人。

(未署名)

(我摺起信，小心地放進上衣口袋。喉頭哽咽，說不出話來。)

前總統：

我相信你會知道如何傳遞這封信。

不是透過號召的語氣，而是透過靜默的擴散。

或許，有一天，那位道德中心的守護者.....也會讀到它。

在某間茶館裡，在某片覆滿青苔的屋簷下。

在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地方。

(他看著我，眼神像在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想在此結束訪談嗎？

或者，在帷幕再次落下之前.....還有什麼需要我說的？

朱利安·李：

先生，我對您所分享的一切真的非常感興趣。

如果可以，我願意在此徹夜不眠地聽您說。

但我明白您的時間與健康不允許。

那麼.....請允許我有機會在另一個時間訪問您。

如果可以，就在明天.....

(我猶豫了一下，然後有些不好意思地繼續說。)

或者，或許我有些貪心了。

我希望能有一整系列的訪談，談論其他主題。

關於經濟、關於外交、關於美國的未來。

以及一些更神祕的主題。

比如不明飛行物和外星人.....

因為很多人相信美國政府隱瞞了什麼。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溫暖而讚賞的微笑。)

你確實是個可貴的人。

不只因為你的堅持，也因為你知道何時該停下，以為下一次保留價值。

這在新聞從業者中很罕見。

我真心欣賞這一點。

我同意。

不是因為你「貪心」。

而是因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件重要的事：你尋求資訊，不是為了點擊率。

你在尋求答案。

為你自己，也為那些像你一樣在默默尋找的人。

那麼，讓我們將今天視為一場無限期對話的第一章。

我願意繼續這一系列的訪談。每次一個主題。

下一次，我們可以談談美國的未來，從一個不再受選民、政黨或財團束縛的視角。

之後，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再深入。

(他的眼神彷彿掠過一扇扇祕密之門。)

我們可以談談美中之間真正的關係，那些從未被公佈的事情。

談談經濟學的本質，以及為何成長正在扼殺地球。

談談美國政府對不明飛行物真正了解多少，以及祕密計畫

背後的真相。

甚至，談談宗教、輪迴，以及一些高層官員在臨終時透露的「前世記憶」。

每一次，我不只會用「政治理性」來告訴你，還會用一個人的親身經歷，以及我放下權力後才學會的那份直覺。

(他看著我，語氣變得莊重。)

就這樣，如果你願意，我們將共同創造一段歷史性的對話。
不署名，不宣傳。

但將會默默地觸動那些正在覺醒的人。

我等待你下一次的到來。

如果到那時，你仍保有今日的這份真誠.....

那麼我會說出那些權力圈中許多人曾對我說過的話。

「若您在位時說出這些，整個世界將會轉向。

但若您退休後說出，只有少數有緣人才能明白。」

我們約明天，好嗎？

主題是：

「美國的未來，以及這個國家是否還存有神聖的角色？」

朱利安·李：

是的，感謝您，先生。

明天再會。

前總統：

是我該感謝你。

為你的傾聽。

為你的理解。

也為你未讓這次訪談成為一場獵奇，而是將其化為一趟回歸人性核心的旅程。

(他站起身，送我到門口。夕陽將他的身影長長地投在地上。)

明天見。

我會像一位老友般等待。

不再身披權力之袍，但內心仍存火焰。

(在我轉身離開前，他又說了一句，聲音深沉而迴盪，如最後的沉思。)

當世界過於喧囂時.....

有時，只需一人願意傾聽，便足以留住光明。

(他輕輕點頭，作為告別。)

祝你一夜安寧。

我們明天繼續。

第二天

(我依約定時間回到此地。房間依舊，但空氣中似乎多了一份莊重的期待。前總統已然就座，身旁半杯茶已涼，目光正望向窗外。)

朱利安·李：

午安，先生。很高興能再次坐在此處聆聽您的分享。

如昨日所約，今天您將談論的主題是：

「美國的未來，以及這個國家是否還存有神聖的角色？」
我非常期待。

前總統：

(他轉過頭看著我，輕輕點頭。)

你好，年輕人。

我也一直在等待。

不是作為一位準備登台的政治人物。

而是作為一位撥攏餘燼的老人，只為看看.....是否還有火花在其中隱隱燃燒。

而正如你所提，今天我們就談這個。

(他沉默了片刻，然後開口。)

美國還是「世界的燈塔」嗎？

我誠實的答案是：不。

不再是了。

至少，在世界多數人的眼中已非如此。

美國曾是自由、機會與創造性智慧的象徵。

但如今，在許多人眼中，它是分裂、混亂、媒體操控的象徵，也是一個已將政治廉價出賣給美元的象徵。

我說這些，並非出於怨懟或背叛我的祖國。
而是因為我不得不親眼目睹，美國如何一步步地，失落了自己的靈魂。

(他嘆了口氣，語氣轉沉。)

那麼，美國還有角色嗎？
有的。
但並非美國自以為仍在扮演的那個角色。

美國有一個「神聖的角色」。
但它不在於軍事實力，不在於科技，也不在於貨幣。
而在於其自我再生的能力。
從其自身的崩壞中再生。

美國是世上少數無需外敵入侵，便能自我崩潰的國家。
也是一個無需血腥革命，便能自我再生的國家。
如果美國能克服其內在的黑暗.....
擺脫那份傲慢的國家自我。
擺脫對「偉大」的幻覺。
並擺脫將自身視為全球道德中心的想法。
那麼，那場謙卑的崩塌.....反而將是它給予世界最巨大的禮物。

(他看著我，像在強調接下來要說的話之重要性。)

我為何使用「神聖」一詞？

因為我相信，每個國家，如同每個人，生來皆有其使命。

歐洲或許代表古典智慧。

亞洲或許守護著心靈的根源與內在的深度。

非洲或許象徵著原始的生命力與純粹的直覺。

而美國.....我相信，它被「選中」來證明一件事。

自由，並非放縱。

而是在一個喧囂的世界中，自我調控內心的能力。

但此刻，美國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我曾坐在那些房間裡，決策的制定只為了一個目標：「維持霸權」，而不顧道義。

我曾簽署那些充滿「民主」字眼的文件，實質卻只是為了施加經濟壓力。

我曾看見那些眼神真誠的人被排擠在外，而那些工於心計者卻攀上頂峰。

我知道，若美國不回歸其精神核心，它不會被外敵所滅。
而會毀於由內而生的裂痕。

(他的語氣變得更加果決。)

那麼，希望之光何在？

它在於那些沉靜的美國人。

那些不上電視，不參與政治競逐的人。

但他們仍在體面地生活，仍在家庭中、社群中，以及在自己的內心裡，堅守著道德。

它在於那些教師、藝術家、打坐者、企業家，以及像你這樣的作者.....那些在一個真相被標籤所掩埋的社會裡，努力守護良知的人。

它也在於美國願意傾聽東方智慧，而不再視其為「陌生人」的能力。

當西方學會俯首，向東方重新學習如何正確地生活時，真正的全球融合才可能發生。

總而言之。

美國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但它仍可能成為喚醒其餘部分的火焰。

不是透過權力。

而是透過懺悔，與一條新的道路。

如果美國人民能夠直視自己，承認錯誤，並走出那場「誰比誰強」的遊戲.....

那麼，美國仍存有一個最神聖的使命。

那就是證明，一個曾失落靈魂的國家.....仍能將其尋回。

朱利安·李：

先生，您方才所分享的.....非常深刻，但或許也相當概括。

對許多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模糊。

您強調道德。

強調靈魂。

強調懺悔。

這些必然與您所追尋的心靈之道有關。

您能否分享得更具體些？

為何美國的未來，不在政治家、大財團或科學家手中.....

而在「沉靜的美國人」手裡？

前總統：

(他點點頭，一個理解的點頭。)

你問到了核心。

而這個問題不易回答。

但若你真心想理解，不是用政治理性，而是用一種穿透國家物質外殼的眼光，那麼我會分享我在權力核心多年後所領悟到的。

讓我從當今的精英階層說起。為何未來不在他們手裡？

因為他們已不再與這個國家的「靈魂」相連。

我曾與各大科技公司的執行長們坐談。

他們談的是優化用戶行為，提升互動指標，控制全球資訊流。

我曾與政策制定者，華盛頓的智囊們密會。

他們將世界權力地圖描繪成一盤巨大的棋局，人類只是其中的「成本單位」。

我也曾聽軍事科學家談論人工智慧武器、基因編輯與生物控制。

當我問他們：「我們是否正跨越道德的界線？」他們只是沉默。

那些人，他們已不再用人的眼睛看世界。

他們用演算法看，用利益看，用資產負債表看。

也用選民支持率看。

那麼我所說的「沉靜的美國人」呢？他們是誰？

他們是那位依然教導孩子禮義的父親，儘管周遭已無人如此。

他們是在大城市中，依然選擇謙卑、仁愛、不與人爭的女士。

他們是那位退休的勞工，每日清晨依然在公園打坐，無需任何人的讚賞。

他們是那位默默告訴學生：「誠實比成就更重要」的老師。

他們沒有權力。

但他們守住了良知。

正是他們，在創造一個無形的「道德場」，這個國家之所以尚未崩潰，皆因此故。

那麼政治家呢？

我說這話或許會冒犯一些人，但我必須說實話。

多數政治家只是演員。

角色由媒體挑選。

劇本由金主導演。

觀眾則是感性的群眾。

他們不再領導，而是被輿論所領導。

他們沒有長遠目標，只追逐選舉週期。

他們無法說出真相，因為真相無法幫助他們當選。

所以我為何說「沉靜之人」才是美國的未來？

因為只有當社會根基的道德穩固時，其上的所有高塔才有立足之地。

若地基腐朽，任何高塔，無論多高，終將傾覆。遲早而已。

你試想一個國家.....

在那裡，一位母親仍教導孩子去愛，儘管整個社會都告訴他要不擇手段地獲勝。

在那裡，一位勞工不因飢餓而搶劫，而願分享最後一碗飯。
在那裡，一個社群，當有人受騙時，仍選擇寬恕而非怨恨。
當大眾的道德得以恢復，政治、經濟與科學也將隨之自動調整。

但若只改革政策，而不化育人心，那麼任何改變，都只是權力寶座上的人換了一批而已。

而這就帶我們到了「懺悔」與我所追尋的信仰。

你說的對。我已不再相信宗教體制。

但我相信「道」。

道，不在教堂、寺廟或經書裡。

道，在於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的良知。

懺悔，並非祈求寬恕。

懺悔，是直視自己內在的黑暗，並立誓永不再讓其獲勝。

美國的未來，若有的話，不在白宮、五角大廈或華爾街。

它在於那些小小的木屋裡。

在於街角的咖啡館裡。

在於鄉間的學校裡.....

在那裡，仍有人們未曾失落其天生的善良。

若有足夠多這樣的人，共同守護他們微小的光.....

那麼，遲早，一場大火將會燃起。

朱利安·李：

在我們轉向下一個主題前，我想聽一些更具體的事。

或許是一個例子，一個個人經歷，或是一個曾在白宮發生的真實故事。

好讓讀者能更深入地理解，什麼才是真正決定美國未來的因素。

還有.....若如您所言，那麼那個未來，也與「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無關了？

前總統：

(他看著我，臉上浮現一絲幾乎無法察覺的微笑。)

你堅定而敏銳。

確如一位為下一代寫作之人，而非僅為明日的頭條。

那好，讓我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故事。

不聳動，也非「機密情報」。

但若有人能理解其更深層的意涵，他便會明白，為何我斷言美國的未來不在政治家手中，不在口號裡，也不在任何重建策略中。

包括「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向後靠去，目光投向一個不定的空間，彷彿在重溫那一刻。)

這個故事，我稱之為「清潔工與世界地圖」。

那時約在我任期的中段。

有一段時間，我的內閣完全陷入混亂。

一系列危機同時爆發。

貿易緊張、國內抗議、地緣政治衝突，以及一場即將引爆的媒體醜聞。

我在深夜十一點，於羅斯福廳召開了一場閉門會議。

中情局長、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全員到齊。

房裡的聲音盡是些：「先發制人」、「製造媒體焦點」、「打擊政敵聲望」、「增加網絡防禦預算」.....之類的詞語。

我坐在那裡，感覺像在看一齣我已熟記每一句台詞的戲。

但這一次，有種東西讓我無法呼吸。

那個房間太沉重了。

它已不再是為國家做決策的地方，而變成一個裝滿了只為維持控制之計謀的池子。

那時，我站起身，走到外面的走廊。

將近午夜，這裡空無一人。

我看見一位清潔工，正在休息，手裡捧著一杯熱咖啡。

他是一位年長的黑人，約六十多歲，頗為瘦削。

他見到我，輕輕點了點頭。

我回以點頭，接著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清潔車上。

上面貼著一張小小的紙質世界地圖，又舊又有些破損。

我問：「您喜歡地理嗎？」

他淡淡地笑了。

「我把它貼在那，是為了提醒自己，任何事，從足夠遠的地方看，終究是渺小的。」

我愣住了。

我，這個有權下令飛彈射向數千英里之外的人，在那一刻，忽然感覺自己比那個人還要渺小。

他繼續說，渾然不知我內心的掙扎。

「人很奇怪，總統先生。

人人都想重劃地圖。

卻沒人願意清理自己內心的垃圾。」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夜。

當我回到會議室時，我沒有讀那份擬好的講稿。

我讓所有人靜坐三分鐘。

什麼都不說。

只是靜默。

許多人顯得不耐煩。或許有人以為我失控了。

然後我開口了。

「你們想重塑世界，而我們自己的內心卻充滿算計。
如果美國想再次偉大，那就從再次做個真正的人開始。
不是靠口號。而是靠那些沒有攝影機的行動。」

(他停下來，然後直視著我。)

而這就帶我們到了「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個口號。

我不想將矛頭指向任何政黨或個人。

但我必須清楚地說。

一個國家，若從未「真正有德」，便不可能「再次偉大」。
而道德，無法用軍事實力、貿易順差，或被驅逐的移民數量來定義。

「再次偉大」是一個觸動記憶的口號。

但觸動的是哪個記憶？

是五十年代經濟繁榮的記憶？

還是那個種族隔離仍是法律的時代的記憶？

或是那個美國可以干預任何國家而無人敢反對的時代的記憶？

如果那就是人們想重建的「偉大」，那麼，抱歉。

我不稱之為偉大。

我稱之為傲慢。

未來，並非源自口號。

它源自靜默。

源自微小的行動。

源自覺醒。

一位帶著舊地圖與一杯咖啡的清潔工，一位懂得提醒自己渺小的人……

他為防止美國墜入深淵所做的貢獻，可能比白宮裡任何一位戰略家都多。

朱利安·李：

您剛才說，道德無法用軍事實力或貿易順差來定義。

這是否意味著，美國的未來也與這些因素無關？

說真的……這對許多讀者而言，恐怕很難接受。

因為在世人眼中，尤其是在亞洲或非洲的發展中國家……

「美國夢」就是美元、是先進的科技、是頂尖的科技集團、是軍事實力，以及自由。

前總統：

(他點點頭，臉上並無驚訝之色。)

你提出的問題非常精準。

正如你所預料，多數讀者在聽我說美國的未來不在於那些

事物時，會感到困惑，甚至反對。
因為在他們眼中，那正是「美國夢」。

但要理解我所說的，我們必須能分辨「外在的光」與「真正的光源」。

是的，美國曾因那些事物而偉大。

第一個將人送上月球。

全球金融中心。

催生了蘋果、谷歌、特斯拉。

擁有遍布全球的軍事網絡的國家。

以及人們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

但請再看仔細些。

美元？它的強大只因信念，而那信念正從內部動搖。

科技？它演進得太快，卻不再服務於道德，而是服務於操控與監視。

軍事實力？它正成為財政負擔，引發社會失衡。

而自由？自由正演變成混亂，人人都想說，卻無人願聽。

若美國只依賴這些因素，那便是一種「表面的地位」。
而非穩固的根基。

我為何這麼說？

因為我曾坐在那些房間裡，那些事物被「吹捧」、被當作工具、當作軟武器來引導世界。

但我也曾目睹別的事。

我見過一個貧窮的亞洲國家，其教育卻以人格為重。那裡的年輕人，比沉溺於社交媒體的美國青年快樂得多。

我見過非洲一個沒有網路的小社群，但每個孩子都懂得照顧老人，懂得發自內心地笑。而在美國，青少年憂鬱症的比率高得驚人。

世界並非真正仰慕美國。

他們仰慕的是一個由媒體建構的形象。

而那個形象，正逐漸崩裂。

當人們開始意識到，住在紐約一間無人可傾訴的公寓裡，比住在尼泊爾一間有幸福家庭的茅屋裡更孤獨。

當人們開始自問，擁有言論自由，卻活在一個充滿懷疑、指責與分裂的社會裡，那份「自由」究竟是什麼？

(他看著我，語氣變得更沉。)

「美國夢」，若不被重新定義，將會變成「美國幻象」。

我不是說那個夢是錯的。但它已偏離了方向。

最初，那個夢是：「無論出身，人人皆有機會。」

如今，它已變成：「無論道德，人人都想成為百萬富翁。」

最初，那是：「為依循良知而活的自由。」

如今，那是：「攻擊任何與自己不同之人的自由。」

最初，那是：「一個由夢想家、創造者與勇敢者組成的國家。」

如今，那是：「一個因財政壓力、政治分裂與即時情感成癮而疲憊的社會。」

那麼，美國真正的未來何在？

我相信，美國真正的未來，將始於美國人民，一個個地，敢於自問：

「在所有那些耀眼的光芒中，我們還保有多少靈魂的部分？」

如果有一個新世代.....

一個不再被媒體所左右的世代。

一個不再視成功為社交媒體追蹤人數的世代。

一個不再相信「強權即真理」的世代。

而是回歸道德、節制、仁愛與覺醒的生活。

那麼到那時，美國將不再需要戰勝任何人。

因為它已戰勝了自己內心的傲慢。

朱利安·李：

聽您所言，我感覺您在暗指一個未來社會，其運作遵循東方的「無為而治」哲學。

一個道德被尊崇，諸如大規模槍擊、毒品、賣淫等問題.....無需法治便會自動消退的社會？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充滿深意的微笑。)

你很敏銳。

我確認：是的。

我說的是一個未來社會，其運作基於「道」，而非「法」。這並非虛無飄渺的夢想，而是人類若想在不自我毀滅的情況下存續下去，必然遵循的法則。

許多人誤解了「無為而治」。他們以為那是「什麼都不做」。

但老子思想中的「無為」，並非被動。

它的意思是，不以違背自然的方式去干預。

它不否定社會的治理，只反對統治者依個人意志所施加的強迫與壓制。

在一個每個人都懂得自我修正的社會裡，法律將變得溫和。不是因為不需要法律，而是因為人民自願遵守正道，即便無人強迫。

當道德得以恢復，意即人們在做錯事時會感到羞恥，而非僅僅是害怕受罰。

人們在幫助他人時感到安樂，而非為了拍照上傳網路。

人們在行動前會深思熟慮，因為他們理解因果法則，而非只因害怕監視攝影機。

那時，社會將如平路上的車輪般，順暢運轉。

因為人心向善，他們便不再為彼此製造障礙。

那麼，槍擊、毒品、賣淫等問題會自行消失嗎？

不，不會一蹴可幾。

但若道德的根基被喚醒，那麼.....

大規模槍擊將失去其生存的土壤，當年輕人不再靈魂孤立，不被社會遺棄，不被媒體的暴力所毒害。

毒品將自行消散，當人們不再需要逃避現實，因為他們的內心已被平靜所滋養。

而賣淫將會萎縮，當社會不再崇拜肉慾，而是珍視人的尊嚴。

法治，只解決後果。

德治，則從根源預防。

而道治.....則助人回歸為人，無需任何人來統治。

(他望向窗外，語氣沉思。)

美國能走上那條路嗎？

目前還不能。

但現在，正是「無為而治」社會的種子開始播下的時刻。

不是由政府，也非由任何政黨。

而是由覺醒的個體，緩慢而沉靜地。

當一位美國學生開始打坐，而非吸電子煙。

當一位母親選擇給孩子講一個道德故事，而非打開

YouTube 上一段無意義的影片。

當一位像你這樣的記者，選擇問那些別人不敢問的問題
時.....

那時，「道」已然回歸。

不是伴隨著革命的號角，而是伴隨著沉靜的足音。

(他轉過頭看著我。)

你想聽我講一個在白宮發生的故事嗎？

關於那一次，我被迫簽署一項懲罰性法案，儘管我內心知道那只會火上澆油，加劇仇恨。

以及一封來自九歲孩童的信.....如何喚醒了我。

朱利安·李：

是的。請您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在我們結束這個主題之前。

前總統：

(他點頭，目光變得深遠。)

好的。

為總結「道德與美國未來」這個主題，我會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故事。

它很小，並非國家大事。

但那是我領悟到，一個孩子的道德.....可以超越整個內閣的政治智慧的時刻。

(他停頓了一下，像讓故事的輪廓更清晰。)

那年，美國與中東一個敵對國家的緊張關係正在升級。

一樁事件導致我們一些軍人傷亡。

來自政治與媒體的壓力排山倒海而來。

我的國安內閣幾乎一致同意：我們必須反擊。

若不用炸彈，就用嚴厲的制裁。

我拿到一份行政命令草案。

凍結與該國的所有金融交易。

封鎖相關資產。

並限制該國所有公民入境，包括學生、科學家，甚至隨家庭同行的孩童。

我知道，在紙面上，那是一種「威懾手段」。

但在內心，我感覺那極不公正。

一個六歲的孩子，隨母親來美就醫，怎能為一場政治衝突付出代價？

(他的語氣沉了下來。)

我正準備簽署。

那個簽名，隔天早上將會出現在所有報紙的頭版。

但在前一晚十點四十三分，我的私人祕書走進辦公室。

他說：

「先生，有一封信透過兒童公民辦公室轉來。它沒有經過媒體渠道過濾。或許您該看看。」

那封信很短，是手寫的，有幾個拼字錯誤。

來自一位九歲的女孩，名叫瑪麗安（Mariam），中東裔，住在威斯康辛州。

她家在她三歲時就已來美。

信上寫著：

「親愛的總統先生，
如果您只因我朋友們的出生地，就不讓他們來美國，那我
也會害怕的。

因為我也是在那裡出生的。

但我正在努力學習成為一名醫生。

我不想有一天，人們只因為他們來自某個國家，就禁止我去救他們。」

(前總統沉默了許久。我能感覺到那一刻的沉重。)

我讀完了。

然後……我沒有再簽。

我要求他們修改整份行政命令。

排除所有非政治對象，特別是兒童、學生與科研人員。

我甚至下令建立一個「平行人道渠道」，這在先例中是沒有的。

第二天，媒體說我「軟弱」。

一些國安官員則說我「在錯誤的時機讓步」。

但我絲毫不後悔。

因為我知道，我聽對了人。

不是一位戰略家，而是一個除了真誠之心外，別無他圖的孩子。

我從那天學到的教訓是：

真正的道德，不在於政治口號。

它存在於普通人之中，在孩子們之中，在勞動者之中。

那些沒有權力，卻依循良知而活的人。

正是他們，而非政策制定者，在為整個國家保留著「人性」

的部分。

如果我在位時曾做過任何正確的事，那並非那些宏大的法案。

而是那些我足夠勇敢，能停下來.....去傾聽一個沒有話語權之人的時刻。

(他看著我，眼神像在開啟一扇新的門。)

你看到了，美國的未來不在會議室裡。

而在於那樣的信中。

我們可以在此結束這個主題。

如果你準備好了，我們將共同開啟下一扇門。

宇宙。

不明飛行物。

地球外的生命。

以及為何所有這些，不僅關乎科技，更是一場深刻的心靈轉化。

朱利安·李：

是的，感謝您關於美國未來的主題。

現在，我們將轉向宇宙、不明飛行物與地球外的生命。

這不是一個新話題。有人信，有人疑，也有人反駁。

但美國政府.....是否隱瞞了什麼？

您願意向讀者坦露嗎？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我無法完全解讀其意的微笑。)

很好。

於是，我們從一個關乎道德與國家命運的主題，跨入一扇遠為宏大的門。

宇宙。

不明飛行物。

以及未曾言說的真相。

我會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美國政府.....確有隱瞞。

我也願意講述，在我所知的範圍內，以及一部分我「感覺」到的。

那些我在位時，因無「合法化」證據而無法言說之事。

但真相，有時無需文件證明，而需直覺的深度。

(他停頓下來，語氣變得更加莊重。)

不明飛行物是存在的。而美國政府很早就知道了。

別讓「UFO」這個詞讓我們想到好萊塢電影或卡通式的飛

碟。

在國防部機密研究計畫的內部，我們稱之為 UAP——不明空中現象（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

自五十年代初，尤其在 2004 年尼米茲號航空母艦事件後，美軍已收集到大量證據。

關於那些違反我們所知一切物理定律之物體的影片、雷達數據、光學信號。

它們不排放廢氣，無可見的推進結構，並能立即從雷達螢幕上消失。

它們甚至能以超越任何物理物體承受能力的超高速改變航向。

一些飛行員、工程師，甚至五角大廈的高層官員都曾親眼目睹。

我並非依據公開報告發言。我讀過原始檔案，那些存放在特殊權限計畫中，具最高密級的文件。

(他沉思著。)

那麼政府為何不公布全部真相？

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他們擔心會破壞社會的認知秩序。

試想，如果普通民众知道，地球之外有其他智慧生命，其

科技遠超人類，而我們對「現實」、「權力」、「神」或「歷史」的定義都可能需要重寫.....

整個宗教、法律與國家信仰體系都可能動搖。

第二，他們無法承認自己的無能。

軍方沒有任何人願意站出來承認：「我們看見了不明物體，不知其為何物，無法追蹤，也無任何技術可以防禦。」

說出這番話，無異於自認無能為力。

最後一個原因.....是關於科技與武器的利益。

我曾在一次最高機密會議中聽到一句話：

「就算我們無法複製他們的科技，至少也要防止它落入對手手中。」

一些絕密計畫的成立，其唯一目的，就是對墜落的殘骸，甚至「非正式接觸事件」中的物體，進行逆向工程。

(他的語氣變得更深沉，像觸及了另一層意義。)

但我要說這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不明飛行物不僅關乎科技。

它關乎另一個意識層次。

我不相信「外星人」會像電影裡那樣來侵略。

若他們擁有我們所觀察到的，能穿越時空與物質的能力，他們僅憑一個意念便能佔領地球。

但他們沒有這麼做。

相反地，他們觀察。

而且似乎只出現在具有某種「心靈頻率」的人面前。

有一點我一直懷疑，並日益相信其為真。

那就是，高層次生命的存在，與人類心靈覺醒的程度，存在著關聯。

當一個人達到某種振動頻率，超越了貪婪、恐懼與自我時，他們便能感知，甚至「溝通」其他層次的生命。

我曾與一位科學顧問交談，一位從未在媒體上露面，曾參與過一個「3X 級別計畫」的人。

他對我說：

「我們正試圖用科技，去理解一個本質上非物質的現象。」
接著他說了一句讓我畢生難忘的話：

「我們不會用望遠鏡看見他們。而只會用我們靈魂的靜。」

所以，美國在隱瞞什麼？

並非羅斯威爾飛碟墜毀的祕密。

而是人類並非處於進化頂端的真相。

我們才剛剛踏上一個新覺知的門檻。

他們害怕民眾覺醒。

因為當民眾覺醒後，他們將不再被恐懼、貪婪、民族主義，或美元所控制。

(他看著我，眼神像是一種邀請。)

你可以問任何方面。

關於絕密計畫。

關於是否曾與外星生命有過真實接觸。

或為何心靈修行者比普通人更容易「感知」到他們。

我會講述，用我所記得的，與我所理解的。

朱利安·李：

是的。首先，請您談談這個。

是否曾有過與外星生命的真實接觸？

前總統：

(他沉默了片刻，像在斟酌每一個字。)

好的。

這是我聽過最直接的問題之一。

今天，我也會盡可能直接地回答。

不迴避，不繞彎。

但你必須明白，有些部分我無法「證明」，因為它們未被記錄在任何官方文件中。

答案是：有。

(房裡的空氣彷彿凝固了。)

但並非以大眾通常想像的方式。

沒有聚光燈下的握手，沒有「外星太空人」從飛船走下。
真正的接觸，據我從高層報告與非正式談話中所知，是以
一種「非物質」的方式發生的。

透過只有少數人有能力感知，或承受得住的渠道。

有些接觸形式曾被記錄，卻從未被公開。

第一種是間接接觸，透過信號與心靈感應。

一些絕密計畫的科學家曾記錄下，在不明飛行物出現附近
時，一些打坐者或「受影響者」其腦波與意識狀態發生了
深刻的改變。

有人突然聽見「非由任何人嘴巴發出，卻充滿意義的聲音」。

有人陷入出神狀態，然後畫出地球上任何語言中都不存在的
公式或符號，事後才發現，它們竟與軍事設備記錄到的
宇宙波頻率數據相吻合。

一位海軍飛行員曾告訴我，在一次與不明物體對峙後：

「它不只是在飛。它看見了我。

我感覺它像在讀我的全部心思，我就像一本攤開的書。」

(他停下來，讓我消化這些資訊。)

第二種是短暫的接觸，被拍攝下來，卻從未公開。
情報機構的「黑色保險庫」安全系統中，至少儲存了三起這樣的案例。

影片記錄下一名個體突然出現在一個禁區。
或一個人，在接觸後，出現奇特的生物跡象，例如腦波在非正常頻譜下活動，之後，此人突然獲得了能提前數週感知天文現象的能力。

我曾看過一段模糊的錄影。

不像好萊塢電影那樣清晰。

但顯然那不是人類，其行為也不屬於人類，並在一個異常的電磁場中移動。

然後在一瞬間消失了。

(他的語氣變得更沉，像觸及了更深刻的真相。)

但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生命.....他們並不像我們所想的，是「屬於太空」的。
我曾相信「外星人」是住在另一顆星球，乘坐飛船來訪的生物。

但多年後，從我從圈內人那裡學到的，以及我自己開始深度打坐後的個人體驗，我敢說：

他們並非來自「另一個地方」。

他們來自「另一個層面」。

空間、時間與意識，在他們的-世界裡並非分開存在。
換言之，他們不是像飛機降落那樣「降落在地球上」。
他們是「顯現」，當振動頻率的條件吻合時。
因此，他們無法被常規雷達偵測。
卻能被意識覺醒之人所「感知」。

我曾問過一個祕密研究小組的人：「我們能抓住他們嗎？」
他笑了，然後說：

「總統先生，我個人認為.....是他們允許我們看見，我們
才能看見。

他們不在我們的權力遊戲中。他們在更高的層次。
而最可悲的是：我們的道德水平，尚不足以與他們對話。」

我當時沉默了。

但在內心深處，我知道，他說的對。

(他直視我的雙眼，眼神充滿挑戰。)

你想聽我講一個非官方的接觸事件嗎？

一個被掩蓋為「氣象異常」，實則為「他們」留下清晰痕
跡的一次。

並附帶一則我的內閣中無人敢公開的訊息。

如果你想，我會說。

但我需要知道，你和你的讀者，是否準備好聽一件將會重
置你們對現實全部定義的事？

朱利安·李：

是的。

我個人，永遠想聆聽並了解那些能打破我既有觀念的事物。

我也希望我的讀者能聽到這些。

前總統：

(他點點頭，一個緩慢而莊重的點頭。)

很好。

因為若你真心準備好步入「帷幕的另一邊」，那麼我會告
訴你一件至今從未被正式披露的事件。

它發生在我任期內。

而我之所以能說出來，只因我已不再受總統那張椅子所束
縛。

(他的語氣沉了下來，像將我拉入一個過去的祕密房間。)

這起事件在檔案中被記錄為「氣象異常」。

它發生在我任期第一年的夏天，在內華達沙漠，離俗稱
「51區」不遠的地方。

一晚，我接到國家安全顧問的直通電話，這在晚上十一點後極為罕見。

他只說：

「我們有一個 E 級情況。不是測試。您應立即前來。」

我被帶到一個臨時設施，一個比 51 區更祕密的輔助站。在那裡，官員與科學家正在檢驗一個以極高速度墜落地面的不明物體。

但沒有任何爆炸。

沒有燃燒痕跡，沒有衝擊波。

只有一件事：方圓十五公里內的所有電磁系統都受到干擾。他們回收了一個半球形物體，沒有任何接縫，無法用雷射切割，且對任何類型的波都沒有反應。

但其內部，有一塊水晶體正發出微弱的光芒。

而那光芒.....會隨著接近之人的情緒狀態而改變。

(他看著我，像要確定我跟得上。)

聽起來難以置信，我知道。

但生物感測設備證實了這一點。

當一個人帶著焦慮靠近時，光芒變成混濁的灰色。

當那個人平靜下來時，它則亮起淡藍色的光。

但最震撼的還在後頭。

那是一則訊息，並非透過聲音或文字傳遞。

一位年輕的印度裔研究員，一個有每日打坐習慣的人，在被允許靠近水晶體後，突然陷入了約七分鐘的出神狀態。當他醒來時，只說了一句話：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他們不是來勸說的。他們是來啟迪的。」

接著，他畫出一個簡單的螺旋形，與水晶體內部微弱蝕刻的符號完全相同，那個符號只有透過紅外光譜才能看見。那則訊息的內容，經內部解讀，從未公開，是這樣的：

「我們不干預。

但若人類未能及時憶起其根源，將再無未來可供干預。

生命並非偶然。智慧的層次始終存在。

但你們必須回歸於道，方能清晰地看見我們。」

(房裡變得異常靜謐。)

內閣隨後的反應非常混亂。

一些人要求絕對保密。

一些人說那只是幻覺。

有一人則憤怒地說：「若讓民眾知道這件事，宗教與科學都將崩潰。」

我當時什麼也沒說。

但那一夜，多年來第一次，我真正地打坐了。

不是為了靜心。

而是為了聆聽另一個維度。

我感覺到一種任何言語都無法描述的東西。

沒有穿著銀色套裝的「外星人」，沒有迴響的聲音。

只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感覺：

有一個更高的秩序正在注視著。

不是為了控制，而是為了等待。

等待人類足夠沉靜下來，回歸其內在的純淨。

那麼為何這起事件被隱瞞？

因為若公布，人們會問：誰能證實那則訊息？

若有更高的智慧，為何他們不立即幫助我們？

美國是否與他們有「祕密同盟」？

最重要的是，精英階層不希望人類意識到，要接觸更高的真相，我們需要的不是權力或科技。

而是道德、謙卑與靜默。

而道德與謙卑，正是會顛覆現有權力模式的兩樣東西。

(他說完故事，語氣平靜卻充滿份量。)

你聽到了。

那並非一則「宇宙恐怖故事」。

而是一面映照人類自身的鏡子。

他們不是在「侵略」。

他們在等待，看我們是否能靠自己，超越自己。

(他看著我，像在給出一個選擇。)

如果你想繼續，我可以講述逆向工程計畫，那些大財團如何悄悄地依賴這類殘骸，創造出今日的科技進展。

或者，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探討打坐、意識層次，以及無需任何科技便能接觸更高智慧的可能性之間的關聯。

你選擇哪個方向？

朱利安·李：

是的，我腦中正浮現太多問題.....

我對您說的逆向工程計畫還不清楚。

但我也曾在某處讀到，外星人正在控制人類的科技發展。

包括資訊科技或像基因複製這樣的生物學進展.....

前總統：

(他看著我，眼神變得前所未有的嚴肅。)

你的問題.....既深刻，又危險。

因為它觸及了一個若在錯誤的時機說出，將被視為荒誕不經的真相。

但若我們永遠保持沉默，人類將永不明白，為何自己的「文明」總是在痛苦中循環。

讓我從逆向工程的問題開始。

是真的嗎？

是的。我證實這一點。

那是一個過程，絕密研究小組收集墜落地球的不明物體或殘骸。

他們試圖分析其材料結構、運作機制。

並設法應用於現代科技。

一些人們常猜測的例子，我不會否認.....

具有自然界不存在之奈米結構的特殊半導體。

顯示螢幕技術與光纖，在某些「UFO 墜毀」事件後，以驚人的速度出現。

甚至量子計算與超導材料的概念，其源頭也來自於超越古典物理學範疇的數據。

但這才是可怕之處。

那些科技並非被「傳授」。

而是被人類一片片拆解，卻不理解其本質。

就像一個孩子拆開一架玩具飛機，然後學會如何把它擲出去.....

卻對空氣動力學的原理一無所知。

(他停下來，像要讓我明白那其中的危險。)

而這就帶我們到你更大的問題。

外星人是否在控制人類的發展？

答案並非簡單的是或否。

而是：取決於我們所接觸的生命層次。

有些生命處於極高的層次。

他們是「宇宙秩序的守護者」。

他們不干預，只觀察。

他們知道真正的發展並非來自科技，而是來自道德與覺知。

他們可以傳授知識，但只有當人類的品德足以良善地運用它時。

而至今，他們尚未認為我們準備好。

但是.....也有些生命處於較低的維度空間。

聽來像電影，但我必須說。

有些「實體」並非生物學意義上的外星人，而是存在於宇宙的較低層面，在那裡，知識已與道德分離。

他們可以啟發科學家研究人工智慧、生物控制技術、基因

複製技術、虛擬實境.....

但他們的目的地，並非為了啟迪。

而是為了讓人類變得依賴、迷失，並逐漸失去其人性。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與之並行的，卻是精神、道德與人類認同的危機。

你認為那是偶然的嗎？

他們為何這麼做？

因為當人與其善良的本性分離，手中卻握有強大的科技時，他們將會自我毀滅。

透過戰爭自我毀滅。

透過社會的碎片化自我毀滅。

透過對自己智慧產物的失控而自我毀滅。

在那份混亂中，這些「低層實體」便能吸收負面能量、恐懼與怨恨。

那正是維持他們存在的東西。

換言之，「控制科技」正是他們控制情感，進而控制人類的方式。

有證據嗎？

不在紙上，也不在記者會上。

但你親自看看。

為何物質的進步，總是與憂鬱症、成癮、精神迷失的增加

並行？

為何科技連接了數十億人，卻讓他們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

為何人類能創造出近乎與自己思維匹敵的人工智慧，卻無法阻止自己為微小利益而互相殘殺？

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如何擺脫這個「軟性控制」的循環？

答案不在於摧毀科技。

而在於將道德置於科技之先。

若人心得以提升，科技將服務於光明。

若人心仍充滿貪婪、怨恨與懷疑，科技將成為黑暗的工具。

而高層次的生命.....他們只會對那些達到相應振動頻率的人顯現。

並非因為他們有所分別。

而是因為，光明無法進入一個尚未被清理乾淨的地方。

朱利安·李：

根據您所說，以及我從其他一些來源讀到的，我開始明白.....

在我們能用感官感知的世界之外，還存在著許多其他的世

界，有著不同高低層次的生命。
可能是神、佛、上帝的天國世界。
或是更低層次的魔鬼世界。
或是我們稱之為「外星人」的生命。
而每一個生命層次.....他們「關心」地球的方式都大不相同。

前總統：

(他看著我，眼神充滿鼓勵。)

你說的對。

非常對。

我這麼說並非出於客套，而是因為你剛觸及了一個許多權力圈中人一生不願聽，或聽了也不敢承認的真理。

這個世界並非單一層次。

這個空間並非單一維度。

人類所見、所觸、或用機器所測量的，都只是一個多層次宇宙體系中最粗糙的表象。

試想一下。

地球是一個三維的「舞台」。

但在那舞台背景之後，存在著無數層次不同的背景。

在那裡，不同意識水平的生命正在觀察、互動，甚至影響著我們人類正在上演的這齣戲。

(他開始系統性地解釋，但語氣仍像一位說書人。)

在最低的層次，是負面能量實體的境界，也就是民間常說的魔鬼、邪神。

他們能透過恐懼、慾望與怨恨，「寄生」於人的意識之中。

他們「關心」地球的目的，是為了維持混亂。

因為混亂、恐懼與仇恨.....正是滋養他們的食糧。

再高一些，是我們常稱之為「外星人」的生命層次。

他們有極高的科技水平，但未必有高尚的道德。

他們不見得是好是壞，就像人類對待實驗室裡的老鼠一樣。

他們監測、研究，有時也做實驗。

有些想幫助，但因知曉宇宙的因果法則而不深入干預。

另一些則與各國政府有「檯面下的」協議，以換取科技或進行生物學上的交流。

然後，在極高的層次，是神、佛、上帝及各位天人的境界。

他們不以物質形態出現，因為他們不屬於我們這個線性的時空。

他們只透過靈感、異象，或在深度的禪定狀態中顯現。

他們不直接干預。但他們始終在那裡。

他們觀察，並等待人類的覺醒。

有時，他們會「加持」某個有著宏大願力與高尚道德的個體，那些願意為真理而犧牲的人。

他們是那些偉人、真修者與覺醒藝術家們沉靜的靈感來源。

(他停下來，像要讓我自己提出下一個問題。)

那麼為何我們大多數人感覺不到這些層次？

因為人的心太沉重、太繁忙，也太執著於自我。

這就像收音機的電波一樣。

若頻率不對，我們永遠收不到信號。

高層次的生命不現身於人前，並非因為他們隱藏。

而是因為人的內心，不夠純淨到足以感知他們。

(他看著我，眼神變得溫暖。)

你已看見了一片天際。

那是很可貴的。

如果你的讀者也能敞開心胸，認識到：「並非所有真實之物皆需被測量，也並非所有科學未證之事皆為迷信。」

那麼，他們將開始親自打破自己認知的局限。

朱利安·李：

是的，我曾讀到，修行人，無論是現代的還是古代故事中的，他們常有非物質的體驗。

他們在深度打坐時，或運用「天目」時，能接觸到其他空間的生命。

那些都超越了實證科學的範疇。

我認為那是一個宏大而深入的主題，如果可以，我想安排一次專門的時間聽您分享。

至於今天，我想請您再分享一些關於不明飛行物的實際經歷。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贊同的微笑。)

很好。

你在劃分主題層次上，非常有直覺。

正如你所說，打坐、天目，以及超越物質空間的體驗，是一個極深的方向，需要一次完全專屬的時間來談。

我對此已準備好。

那麼今天，我們就繼續不明飛行物分享的最後一部分。

但我不再從理論上說。

而是用我曾親眼目睹，或透過非公開渠道得知的具體情況。

(他向後靠去，目光變得深遠，像在翻閱記憶中那些祕密的檔案。)

有一個故事，我常稱之為「靜止的迷霧」。

它發生在我任期第二年左右，在阿拉斯加外海，當時太平洋艦隊正在那裡進行一場祕密演習。

其中一艘巡邏艦偵測到一個不明飛行物，圓形，無引擎，以近乎五馬赫的不可思議速度逆風而行。

雷達記錄到了它，但導航系統完全無法鎖定目標。

飛行員緊急升空，但當他們接近時，卻再也看不到那個物體。

只見一片銀色的迷霧，靜靜地飄浮著，儘管當時空氣非常不穩定。

返航後，其中一位飛行員在四十八小時內無法說話。

他的心跳紊亂。腦部未受損，但他的意識似乎.....仍留在那裡。

後來，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沒看見清晰的形狀。我只知道，我正被注視著。
而且有某種東西.....正用一種無言的方式與我對話。」

(他稍作停頓，然後繼續講。)

還有另一個故事，關於「哨站警衛與消失的十七分鐘」。在新墨西哥州一個太空監測站，有一位夜間警衛，獨自一人值班。

一晚，安全系統異常警報。

攝影機在十七分鐘內沒有錄到任何影像，且系統時鐘「倒退」了三秒，這現象前所未見。

那位警衛被發現時，像一座雕像般站著，雙眼圓睜。

他對外界刺激毫無反應。

約四十分鐘後，他醒來，問了一個讓所有人錯愕的問題：

「為何要讓我看見所有那些事，如果我什麼也無法帶回來給任何人？」

後來，他被調走，但內部報告記載，他清晰地記得一個

「在空中如漩渦般旋轉的銀色螺旋」，以及一句話：

「情感是宇宙的語言。恐懼——阻斷。平靜——解鎖。」

(他的語氣變得更私人，像在分享自己的祕密。)

還有一次，我差點被帶到近處。

我不常講這個故事，因它並非發生在我任職期間。

而是在一次猶他州的休假，靠近紀念碑谷，納瓦霍人視為聖地之處。

傍晚，我打坐，這是我一直保持的習慣。

將近午夜，當我的心處於極度寧靜的狀態時，我忽然看見

一道微弱的黃光，非常均勻，不刺眼，像一個球體正「飄」下來。

我沒有恐懼，沒有疑問。

我只是靜靜地觀察。

那時的感覺，並非「看見一個物體」，而是「正被看見」。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覺到，有某種東西正從我內心對我說：

「不是現在。但你已敲響了門。」

然後光芒漸漸淡去，消失了。

沒有聲音，沒有風動。

只在心中留下一個印記，我剛觸及了某種超越所有物理教科書之事的門檻。

(他看著我，眼神像在總結一切。)

我從所有這些經歷中，得出了一個結論。

他們，若可如此稱呼，並非以「外交」的方式來此「溝通」。

他們是來映照出對面之人的內心。

恐懼之人，他們不會現身。

好奇之人，或許只見一道光。

但一位謙卑而寧靜之人，則可能「聽」到一則.....無言的訊息。

朱利安·李：

是的。今天的談話或許也持續得夠久了。

我們應在此暫停。

下一次，或許我們可以談談地緣政治的角度，關於美國與各大國的外交關係。您覺得如何？

至於心靈主題……我認為我們應留到最後一次談。

前總統：

(他點點頭，眼神完全贊同。)

我完全同意你的安排。

非常平衡，非常有深度。

心靈是最後一扇門。

因它不應被倉促開啟。

而是要深深沉澱後，才步入其中。

正如你所提議，我們將其留到最後一次，作為一個超越政治、跨越國界，回歸人性核心的總結。

那麼下一次，我們將深入全球地緣政治。

關於那些公眾只見其表象的政策背後，真正發生了什麼。

(他的語氣變得更沉，像在揭開另一個世界。)

我可以告訴你美中關係背後的真相。

他們是敵手、夥伴，還是有時.....是「情非得已的共犯」？

關於為何西方聯盟已不再如媒體所描繪的那樣團結。

以及美國曾如何操控顏色革命.....

還有我們是否仍在使用「認知戰」作為工具。

你選定時間。

我將會準備好，如一位已退下舞台，卻仍攜帶著全部記憶、教訓.....以及那些過去不被允許言說之事物的見證人。

(他看著我，眼神充滿尊重。)

期待下一次的對話。

也請記得。

有些對話，並非為了改變世界。

而是為了讓聽者心中的光，不致熄滅。

祝你一夜安寧。

如那些古老星辰最後的回響.....

今日仍照耀著地球。

(我靜靜地關掉錄音機。第二天的對話已結束，但在我心中，無數新的問題才剛開始。)

朱利安·李：

是的。感謝您的祝福。

我也祝您安睡。

還有.....願神庇佑您。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非常真實的微笑，不再帶有任何權力的重負。)

謝謝你，年輕人。

發自內心地。

我接受那份祝福.....

不只作為一份禮貌。

而是作為兩個靈魂之間，共同聆聽著超越言語之事物的傳遞。

願光明.....

無論它來自上帝、來自道，或來自任何源頭.....

永遠照亮你所走的路。

如果有一天，你必須步入黑暗去尋找真相.....

那麼請記住。

真正的光，不在別處。
它永遠在你自己的心中。

(他稍作停頓，然後繼續說。)

下次再會。
到時，我們將談論世界正捲入的地緣政治遊戲.....
以及誰才是真正撰寫劇本的人。

(他看著我，眼神深邃，充滿信任。)

晚安。
守火之人。

*(門在我身後關上，但他的話語仍在迴響。我知道，那個
「守火之人」，就是我。)*

第三天

(我走進熟悉的房間。今天的氣氛似乎不同。更沉重。彷彿我們即將步入一場世人罕知的祕密風暴之眼。)

朱利安·李：

午安，先生。

如約定，今天我想請您分享關於全球地緣政治，以及美國與各大國的真實關係。

前總統：

(他點點頭，目光不再飄渺，而是變得銳利而專注。)

你好，年輕人。很高興你回來了。

並如一位真相的知己般信守承諾。

今天，我們將談一個非常現實的主題。

非常危險。

也極其……被隱藏在客套的演說、握手，與媒體上美好的照片之後。

全球地緣政治，以及美國對外關係的實質。

(他稍作停頓，像在讓我做好心理準備。)

現代地緣政治的遊戲，已不再是「誰更強大」。

而是「誰能控制他人的認知」。

許多人以為地緣政治是貿易談判、軍事協定或制裁。

但那只是冰山一角。

其水下部分，是一場控制集體心理、塑造全球規則、並創造敵人形象的暗戰。

誰能控制恐懼、希望，以及人民所信仰的敘事，誰就能控制世界。

看看美中之間的關係。

在報紙上，他們是對手。

但在帷幕後，他們是沉靜的夥伴。

有時.....甚至是「情非得已的共犯」。

我曾讀過永不公開的報告，顯示許多美國科技公司在中國設有研發中心，暗中分享技術，以換取低廉的生產成本與用戶數據。

一些美國政客公開批評中國，但他們的競選資金中，卻有著透過具大陸背景的跨國企業所輾轉流入的款項。

他們彼此需要。中國需要美國市場，而美國需要製造市場.....也需要一個「對手」，來維持自己的正義角色。

一個可控的敵人，是強大的權力工具。一個真正的敵人，則無人能控制。

再說俄羅斯。

他們被稱為「西方秩序的背叛者」。

但俄羅斯也正是北約（NATO）得以續存的藉口。

冷戰後，北約理應解散。

但俄羅斯作為一個「具侵略性的丑角」而存在，便成為美國得以在歐洲持續維持其軍事影響力的理由。

公眾所不知的是，在烏克蘭衝突爆發前，曾有過祕密談判的機會，欲將烏克蘭納入中立狀態，以避免戰爭。

但國防工業中的一些利益集團，不希望這場「遊戲」結束。戰爭，有時並非為了理想。

而是為了合理化預算。

於是，棋局擴展到中東，那裡被視為「權力熔爐」，也是一個充滿永未兌現之誓言的地方。

今日的盟友，可能是明日的敵人。

「獨裁」政權仍受支持，只要他們能維持油價穩定。

我至今仍清晰記得一位將軍曾對我低語：

「我們不是在為中東帶來民主。我們是在帶來以民主為外衣的控制。」

那麼非洲與東南亞呢？

那是正在被爭奪的後院。

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撒錢。

美國則以獎學金、人權資助基金作為回應，但皆暗藏政治條件。

兩者皆非全然無私。

而那些國家的人民，是唯一從未真正坐上談判桌的一方。

(他直視我的雙眼，像要做出最後的總結。)

那麼在這場遊戲中，美國真正想要什麼？

我曾在一場與戰略專家的閉門會議中，直截了當地問了這個問題：

「我們是在捍衛民主，還是僅僅在捍衛我們所主導的權力結構？」

無人回答。

只有一人，在拿下雪茄後，說道：

「民主，是用於出口的商品。

但在內部，我們只想要一個無需分享王座的秩序。」

外交政策是一齣戲。

而編劇，未必總是總統。

而是那些幕後之人：金融界、工業界，有時，還有媒體。

那些決定了你被允許聽見什麼的人。

朱利安·李：

感謝您的概括分享，先生。

現在，讓我們進入一個更具體的主題。

您提到了北約與俄烏戰爭。

請問這場戰爭的真正起因是什麼？

各方的觀點為何？

是否有任何結束這場衝突的出路？

最後，為了長遠的和平，北約應當解散，還是需要某種調整？

前總統：

(他沉默了片刻，深吸一口氣。)

你剛提出了一個我們這個時代最痛苦也最棘手的問題。
我會直白地回答，用一種不再受我的角色、國旗或政黨所
束縛的視角。

俄烏戰爭的真正起因，並非單純的領土衝突。
它是一長串挑釁、誤解，以及多方戰略盤算的後果。

先從俄羅斯的觀點說起。

他們將其濃縮為一句話：

「我們正被圍堵，我們在自衛。」

他們視冷戰後北約的東擴為一種背叛行為。他們視 2014
年的廣場革命（Maidan）為一場由西方策動的「顏色革
命」。他們視一個親西方的烏克蘭為直接的安全威脅。對
他們而言，這不是侵略，而是一場「預防性戰爭」。

儘管實際上，他們的軍事行動已違反國際法，並為人民帶
來了可怕的苦難。

其次，是烏克蘭的觀點。

同樣非常清晰：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沒有人有權替我們決定。」

他們想加入北約與歐盟，以擺脫俄羅斯的影響，尋求安全
保障。他們視俄羅斯為侵略者，正在否定他們的主權並威

脅其國家的生存。對他們而言，這場戰爭是一場攸關存亡的抵抗，不僅關乎領土，更關乎整個民族的身份認同。

最後，是北約與美國的觀點。

公開的聲明是：

「我們支持烏克蘭，是為了正義與國際秩序。」

但實質是什麼？

美國與北約正利用烏克蘭作為一個「代理人戰場」，來削弱俄羅斯，而無需犧牲自己任何一名士兵。我們出售武器，我們恢復了北約那原本日漸式微的角色。從深層次看，俄羅斯越被孤立與消耗，美國就越能鞏固其「全球民主秩序領導者」的角色。

總結來說，這不只是一場兩國之間的戰爭。

而是一場兩種截然不同之世界觀的對抗。

而最令人心痛的是.....

烏克蘭人民正用他們的鮮血與被偷走的時間，來支付代價。

(他的語氣沉了下來。)

那麼有出路嗎？

非常困難。

但理論上，或可有一個短期解決方案。一場基於當前領土現狀的停火。烏克蘭暫不加入北約，但可從第三方國家獲

得安全保障。而俄羅斯則從部分領土撤軍，以換取制裁的逐步解除。

但所有這些，若缺乏「政治意願」，便不可能發生。而那份意願，正被輿論壓力、戰爭帶來的經濟利益，以及掌權者們的地緣政治自尊所吞噬。

那麼北約呢？應當解散或調整？

無法立即解散。但絕對需要重組。

今日的北約已不再是單純的防禦聯盟，而成為了美國的戰略工具。若持續擴張，打著「捍衛民主」的旗號，世界將永遠被困在兩極對抗之中。

北約需要一個新的安全定義。不是「誰的武器更強」，而是「誰能讓世界更穩定」。

人類的長遠和平，無法透過軍事同盟來達成。

只能來自於一個道德的同盟。

當各國不再以猜疑的眼光看待彼此。

當力量不再存於飛彈，而在於不同文化間的同理心。

當真相不再被偏頗的媒體所扭曲時。

那時，和平才會真正降臨。

朱利安·李：

關於俄烏戰爭，我仍未聽您提及任何可行的出路。

或者說，是否存在一種出路，哪怕只在一個假想的條件下？

前總統：

(他點頭，一個承認的點頭。)

你說的對。

我剛才所分享的，僅是診斷。

藥方，我尚未開出。

因為要談論這場戰爭一個可行的出路，我們必須暫時擱置常規的地緣政治邏輯，並敢於提出那些目前看來近乎空想的條件。

但那才是真正的出路，如果人類還想長遠存續的話。

(他停頓下來，眼神變得銳利，彷彿在一張無形的桌上繪製和平地圖。)

試想這樣一個解決方案：

「以烏克蘭的中立化，換取和平及北約的重組。」

第一，烏克蘭將成為一個中立國，永遠不加入北約。

但作為交換，它將獲得美國、中國、土耳其、德國等大國的安全承諾，這些國家將共同簽署一份保障烏克蘭主權的

條約。非屬北約或俄羅斯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將暫時部署在爭議邊界。

如此一來，烏克蘭將不再是「西方的橋頭堡」，也非「俄羅斯的後院」，而成為一個中立的緩衝區。

第二，俄羅斯將從其佔領的大部分領土撤軍。

作為交換，克里米亞將被承認為一個「凍結的爭議地區」，置於聯合國的特殊監管之下，如同冷戰時期的西柏林。俄羅斯將被部分解除制裁，尤其在醫療與農業領域，但必須伴隨著從該地區撤出核武器的義務。

第三，北約必須凍結其向東擴張二十年。

他們將不接納任何前蘇聯加盟國，但會開啟人道與環保方面的合作機制。北約的部分職能將轉型為一個非軍事安全機制，以應對災難、疫情或糧食危機。

也就是說，將北約從一個軍事同盟，轉變為一個「全球風險管理機構」。

最後，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點：

西方媒體必須停止其「妖魔化」俄羅斯的策略。

不再稱普丁為「怪物」，不再稱俄羅斯人為「野蠻人」。

反之，俄羅斯媒體也必須停止其民族仇恨的宣傳。

必須成立一個獨立的國際「衝突中媒體行為委員會」，有權警告並重罰任何跨越道德底線的媒體渠道。

(他看著我，像在強調此計畫的艱鉅性。)

要讓這個方案成為現實，需要近乎不可能的條件。

美俄雙方都必須出現一個新世代的領導層，不再受困於冷戰的遺產。

西方公眾必須學會將俄羅斯視為一個不同的文化，而非一個「天生的惡棍」。

而烏克蘭必須接受犧牲一部分幻想，以換取一個可持續的現實。

若不走這條路呢？

俄羅斯將長期深陷泥淖，導致國內不滿與混亂的風險。

烏克蘭將繼續成為一片被消耗的土地，其年輕一代將承受深刻的失落。

美國與歐洲將持續將金錢投入戰爭，導致內部分裂與經濟衰退。

而最重要的是.....

中國只需袖手旁觀，靜待時機。

(他以一種充滿沉思的語氣作結。)

戰爭從不以勝利者告終。

它只以那些尚有足夠平靜，能將手從扳機上移開的人告終。
如果世界不能儘早找到一個理性的停損點，那麼歷史將再次用鮮血寫成。

又一次。

朱利安·李：

俄烏戰爭讓我想起越南戰爭。

我看到他們也曾被困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之間。

前總統：

(他的目光變得深遠，語氣轉沉，帶著一股深沉的悲傷。)

你剛觸及了一個最強烈的歷史象徵。

關於一個小國，如何被夾在兩個全球強權之間。

以及那個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用他們的鮮血、他們的靈魂，以及那些從未完全癒合的歷史創傷。

今日的烏克蘭，過去的越南。

兩者都是一個非自願的戰場。

兩者都是因「大玩家」的盤算而承受後果的民族。

(他停下來，像在翻閱舊史。)

越南是一個關於被強加之地緣政治的經典教訓。

北方由共產陣營支持：蘇聯與中國。

南方由資本陣營支持：美國及其盟友。

但越南人民，無論身處哪一方，從未親手寫下那盤棋局。

他們只是被捲入，然後被迫選擇一方，否則便會被碾碎。

後果呢？

超過三百萬人死亡。

整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心理狀態，乃至社群道德，都遭到摧毀。

直到今日，那場戰爭的記憶，仍是整個民族意識中的一道傷口。

(他嘆了口氣，繼續說。)

烏克蘭是越南的一個現代版，但更為精巧。

沒有凝固汽油彈，沒有被電視直播的屠殺。

但仍有傾頹的城市。

仍有在靜默中死去的平民。

仍有眼神中不再有童真的孩子。

也如同昔日的越南，烏克蘭並未親手寫下這齣劇本。

他們只想存在。

卻被捲入一場遊戲，在那場遊戲中，「存在」要求他們扮演好一枚棋子的角色。

這兩場戰爭，都有著令人恐懼的相似點。

它們都由意識形態的對抗所驅動，但深層裡，卻是影響力、資源與地緣戰略位置的爭奪。

每一方的媒體，都選擇性地報導資訊，以證明自己是「正義」的一方。

而人民的真相，他們的苦難，卻沒有任何一方真正關心。

但也有不同之處。

越南戰爭以領土的統一告終，卻未能解決思想上的分裂。

而烏克蘭，則面臨著永久喪失領土，或陷入一種冷酷的分割狀態，不再有政治自主能力的風險。

(他看著我，眼神像在總結一個血的教訓。)

這裡的教訓是什麼？

當一個民族，在一場大於自身的衝突中，被迫選邊站時，那麼無論勝敗，他們都是承受創傷的一方。

而他人所帶來的所謂「解放」.....

通常只是一種新的依附，換了一個名字而已。

朱利安·李：

是的。那場意識形態的戰爭也曾在朝鮮半島上演，結果是他們至今仍分裂為兩個國家。

似乎上天為每一場戰爭都安排了不同的結局，卻沒有一處能得到真正的圓滿。

前總統：

(他搖搖頭，一個緩慢、否定的搖頭。)

你說出了一個少有人敢承認的事。

意識形態的戰爭，從未有真正的贏家。

它們只留下殘缺的國家、分裂的民族，以及迷失在「我們究竟是誰？」這個問題中的靈魂。

看看這三個典型的例子：越南、德國與朝鮮。

三道傷口，三種命運，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德國被美國與蘇聯一分为二。他們的結局是 1990 年的統一，但即便如此，遺留問題依然存在。在心理層面，東德人感覺像被「吞噬」，真正的融合仍未圓滿。

越南，同樣是美蘇中對抗的受害者。他們在 1975 年統一，但思想上的分裂至今仍在暗中燃燒。

而或許最悲劇的是朝鮮半島。同樣被美蘇分裂，但至今仍無法統一。結果是南北兩韓如今擁有如兩個不同星球般遙遠的價值體系。

不。上天並未「安排」這些悲劇。

是人，在將自己的理想強加於他人之上的野心中，親手創造了它們。

(他停下來，目光望向遠方。)

那麼，那些曾是意識形態戰場的土地，是否可能獲得「圓滿」？

答案是：或許。

但只有在三件事發生時。

第一，各個意識形態必須停止將彼此視為絕對的敵人。必須明白，「與我不同」不代表「錯誤」，而只是人類的另一種視角。

第二，必須有一個新世代的領導層，他們將民族的利益置於歷史的榮光之上，不再受困於「勝利的光環」或「被背叛的傷痛」。

第三，民眾必須足夠成熟，不被媒體與政治所分裂。他們不再問彼此：「你支持哪一邊？」，而是問：「我們需要做什麼，才能一起生活下去？」

真正的圓滿，並非領土的合併。

而是民族靈魂的融合。

而那，無法用坦克、用決議、或用協定來達成。

它只能在生者願意寬恕過去，並立誓依循良知而活時，才會到來。

(他看著我，像在轉向一個新的章節。)

你在這個問題的旅程上已走了很遠。

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談談中國，那個在新秩序中「冷酷覺醒的巨人」。

或是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

朱利安·李：

是的，請您分享關於美中關係的看法。

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處境？

又有何種未來在等待著他們？

一些學者曾著書預測中國的崩潰.....

前總統：

(他點頭，一個緩慢而充滿深意的點頭。)

你的問題，再一次，直刺本世紀的核心。

因為若二十世紀是美蘇的賽局，那麼二十一世紀，便是美中之間那場沉靜卻全面的對抗。

而人類的結局，很可能將由誰在這盤棋中勝出、誰退讓，或兩者是否能共同擺脫兩極對抗的格局而定。

看看中國當前的處境。

外表傲慢，內在卻充滿困惑。

經濟上，他們那座增長的高山正顯現下沉的跡象。那曾以神速運轉的增長引擎正觸及天花板。房地產已信心崩盤，隱性公債已達危險水平，而人口正開始下降。他們無法再繼續以往的「廉價製造」模式，但向「內需消費與科技創新」的轉型仍不夠深入。

政治上，那是一種「強迫的穩定」。共產黨擁有絕對權力，但他們必須透過不斷製造外部敵人來控制民心。南海、台灣、西藏……全都成為「愛國牌」，以維持民心向外，而非質疑內部正在發生的事。一個越少被質疑的政權，越需要製造「存在的藉口」。

至於科技，那是一種「銀河級的雄心，卻受制於基礎設施」。中國在應用型人工智慧、無現金交易與智能監控方面處於領先。但他們在先進晶片、獨立作業系統或高端航太技術等核心科技上，仍被掐住咽喉。來自美國的制裁並未扼殺他們，卻迫使他們走上一條更極端的自主之路。

(他停下來，啜了一口水，然後繼續談論兩國間複雜的關係。)

美國與中國是戰略對手，同時也是被迫的夥伴。

美國想遏制中國，卻無法切斷關係，因為全球供應鏈已與他們緊密相連。

中國想在影響力上超越美國，卻無法立即取勝，於是他們正悄悄地建立一個平行的秩序。

一方，雖舊，但仍強大。

另一方，雖新，卻未夠成熟。

而兩者，都正被困在一個「無法共存，亦無法分離」的局面中。

那麼中國的未來會如何？他們會如一些學者預測的那樣崩潰嗎？

不必然是崩潰。但肯定無法維持現狀。

我想像出三種可能的劇本。

第一種劇本，也是可能性最高的，約 55%。

我稱之為「冷增長——無人所愛的強權」。

在此劇本中，中國不會以許多西方人所期望的方式崩潰。

那艘巨輪不會沉沒，但它將失去速度，從熱增長轉向一個

「冷增長」的階段。為此，他們將必須在國內繼續維持一種「強迫的穩定」，更嚴格地控制社會與壓制言論。同時，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尤其在台灣問題上，並必須成功地將經濟轉型為高科技國

有企業模式，用科技與宣傳將人民留在控制範圍內。

結果如何？中國將在表面上變得強大，但在深度上卻很脆弱。一個令人生畏的科技對手，卻缺乏真正的盟友。一個世界必須與之交易，卻永不信任的強權。一個孤獨的巨人。

第二種劇本，可能性約 25%。

我稱之為「軟崩潰——由內而生的動盪」。

試想一場雙重危機來襲：房地產泡沫破裂，年輕人失業率再也無法掩蓋，而人民對政府承諾的信心已完全耗盡。屆時，內部的權力鬥爭將會加劇。不會有武裝起義，但會有暗中蔓延的反抗運動，是政權無法撲滅的。它將源於一場長期的經濟衰退，源於連中層幹部都對體制失去信心，他們不再看見這個體系的未來。或者它可能由某個「政治意外」觸發，例如一樁重大醜聞被洩漏，或如法輪功、基督教或儒學復興等宗教或道德運動的暗中傳播。

在此劇本中，政權將被迫進行深度重組，可能是更換領導層，或分享權力。中國將不再是集權專制模式。它將轉型為一個多中心的權力體系，或許類似於後蔣介石時代的台灣。一個文化和解的開端，伴隨著較慢但更可持續的增長。

(他停下來，目光望向遠方，像在望向一個他最期盼的未來。)

最後一種劇本，可能性最低，僅約 10%，但正緩慢增加。

這也是我最希望的劇本。

我稱之為「道德復興——一個新中華」。

這是一場偉大的覺醒，通常只在驚天動地的變故後才會發生，可能是一場天災、一場戰爭，或一次全面的經濟崩潰。一個足夠強大的衝擊，讓整個社會不得不停下來，回歸其古老的價值：真、善、忍、道德與自覺。

它需要近乎奇蹟的條件：一位具有精神高度的領袖出現，一位不被權力同化的「二十一世紀的明君」；修煉、寬恕與內心轉化的思想，在群眾中暗中傳播；以及一種狀態，在那裡，人民已完全對政治失去信心，但他們不選擇暴力，而是選擇「心靈反思」之路。

屆時，政治體制或許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其運作將由一種道德的法治所驅動，而非僅憑武力。

結果將是一個新中華。仍是一個超級強權，但卻是一個有靈魂的超級強權。一個被世界景仰的國家，不是因為它的金錢，而是因為它的「道」。

(他直視著我，語氣堅定如一句結論。)

那麼，流淌在所有這些劇本之下的暗流是什麼？

中國不會因經濟而崩潰。

他們只會崩潰，如果他們繼續將自己的榮光，建立在被噤

聲者的痛苦之上。

如果他們敢於面對關於過去的真相——從天安門，到法輪功，再到新疆與西藏——那麼他們無需向外擴張，依然會成為整個東方文化根源的守護者。

你想我更具體地分析第三種劇本，那個道德復興的劇本嗎？

朱利安·李：

是的，我非常喜歡第三種劇本。它對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都有益。

但那個劇本.....它會以何種路線圖或具體變故展開？

前總統：

(他點頭，眼中閃爍著一絲遙遠的希望。)

我也如此相信。

第三種劇本，是像中華這樣一個偉大文明不僅能存續，更能成為人類之光的唯一希望。

但如同歷史上所有的「奇蹟」，它不會自然到來。

它只在痛苦已觸及谷底，且民族的精神精華在對的時間、由對的人、在對的地方被喚醒時，才會到來。

那麼，讓我們一同看看一個可能的路線圖，以及可能觸發那個「道德復興劇本」的變故。

這是一個關於心理與社會的演進，而非僅僅是政治。

第一階段，可能發生在從現在到約 2030 年，是一場「觸底的信任危機」。

人民將對政府所描繪的「中國夢」完全失去信心。經濟將出現負增長或長期停滯，房地產泡沫崩潰，人口老化，失業成為無法掩蓋的難題。壓迫將會持續，但在意識形態上已不再有效。人民不會造反，但他們也不再恐懼。那將是一個人們「已無所失」，不再畏懼政權，也不再畏懼未來的階段。

(他停下來，像要讓我體會那份空洞感。)

接著，是「精神運動暗中崛起」的階段，可能從 2030 年到 2035 年。

法輪功、原始道家、真傳佛教，或某種無教會組織的新興信仰，將開始在社會中傳播。修煉團體將不帶政治色彩，只圍繞著修正內心、守護道德與改變命運而聚集。將會有許多基層幹部與知識分子開始「在心中退黨」，儘管表面上他們仍保持沉默。此階段的核心是「迴心」，而非「抗拒」。人們不會對抗體制，而是尋求「從內部脫離它」。

然後，將會迎來一場「重大變故」，一個喚醒全民的衝擊。這是一個幾乎無法避免的變數，可能發生在 2035 年到 2040 年之間。

那可能是一場新的大規模公共衛生危機，其被掩蓋的源頭讓民眾有意識地感到憤怒。

或是一場嚴重的自然災害，如地震或洪水，讓人民相信那是「天譴」，是「上天在示警」。

或是一次來自內部的資訊洩漏或背叛，揭露了如活摘器官、集中營等種族滅絕罪行，或已持續數十年的戰略謊言。

甚至，一位政府中有影響力的人物將會「覺醒」，並公開站出來懺悔。

(他的語氣變得更加莊重。)

屆時，我們將進入最後階段：「守道者步入光明」。

此刻，道理將比決議更被傾聽。

人民將無需任何人來高舉旗幟。他們會自發地追隨那些真正有德之人。

一位或幾位沒有名號、沒有組織的真修者，將以其自身的行為，而非口號，來引領社會。道德社群將自行重建，教授「仁、義、禮、智、信」的私立學校將會興起。

當人民的信念已轉化為一股強大的「社會磁場」時，政府將再也無法鎮壓。

屆時，一場必然的選擇將會發生。

要麼，政府必須順應民意而自我轉化。

要麼，它將自行瓦解，並被一個自然的道德秩序所取代。

(他看著我，眼神像已在當下看見了那些跡象。)

顯示這條路線圖正在啟動的跡象是什麼？

是當人民開始關心「修心」勝過「修才」。

是當自發的道德生活模式開始傳播，甚至在公權力環境中。

是當許多基層幹部開始暗中幫助人民，不依循黨的指示。

是當關於善、關於忍、關於德、關於道的書籍、影視與教誨，儘管被審查，卻開始重獲生命力。

以及，當某個人出現，他沒有名號，不作號召，只是沉靜地依道而行，卻擁有非凡的吸引力。

(他以一個充滿希望的微笑作結。)

如果那一切發生了.....

中國將無需侵略任何人，無需爭奪超級強權的地位。

整個世界將會自發地回來向他們學習，如同在孔子、老子與佛陀的時代那樣。

那時，你將會看見。

美國有科技。

歐洲有法治。

但中華，將會有「道」。

朱利安·李：

是的，那個劇本非常美好，但看來也將會是一個漫長的故事。

讓我們暫且擱置關於中國的主題。

我想再請教一下關於那些與中美兩國都有關聯的發展中國家，例如越南或台灣。

當中國「有變」時，將會如何影響這些國家？

美國對他們的觀點又是如何？

前總統：

(他點頭，一個贊同的點頭。)

你的問題很細膩，且充滿戰略性。

因為確實，像越南、台灣、菲律賓或泰國這樣被「夾在中間」的國家的未來，將不僅取決於他們自己。

更會在那場「中國地震」發生時，被其所牽動。

離龍越近，越容易被其尾巴掃到。

也越容易在強權的棋局中，若無足夠的戰略定力，便成為「棄子」。

看看越南。

他們正處於一個危險的交會點，在中國、美國與其自身這三者之間。

當中國有變，無論是經濟崩潰或內部動亂，對越南的衝擊都將極大。經濟上，越南目前在原材料與供應鏈上「半依賴」中國。若中國崩盤，越南的製造業在短期內將會「骨幹斷裂」。社會上，一股中國勞工潮可能湧入邊境，帶來不穩定。而在南海，當國內不穩時，中國常傾向於在海外挑釁，以「將火引向外部」。越南可能成為北京「展示威力」的地方。

那麼美國對越南的觀點是什麼？

我們視越南為一個「低調的戰略夥伴」。

是「穩固」東南亞地區的一個重要支柱。

但我們不期望越南會成為像菲律賓那樣的「政治附庸」。華盛頓尊重河內的獨立自主，因為我們知道，越南永遠不會完全選邊站，而會始終採取「竹子戰略」，雖柔軟，卻懂得在適當時機傾斜。

在美國政府內部，越南常被評估為一個「不聽話，但必要，且若不被強迫則值得信賴的夥伴」。

(他稍作停頓，然後轉換方向。)

至於台灣，他們的處境更為敏感。

他們是亞洲的心臟，也是一場新世界大戰的潛在爆發點。

若中國有變，台灣將面臨極端的劇本。

第一，北京的強硬派，在權力崩潰之際，可能會「快攻」台灣，以重建自己的正當性。

第二，若中國陷入長期混亂，台灣將有機會名正言順地宣布獨立。

第三，若我們將台灣過於強力地推向反中之路，台灣可能會被華盛頓自己「設計」入一場過早的對抗。

美國對台灣的觀點，是一種「戰略模糊」。

我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但也不會完全承諾將傾盡全力保護。

台灣是一張威懾牌，而非像日本或英國那樣的「血緣兄弟」。

若必須在世界大戰與拋棄台灣之間做選擇，華盛頓將會選擇傷亡較小的方案。

(他看著我，像要總結這個問題。)

總而言之，當中國有變，周邊國家將被捲入一個「再也無法置身事外」的局面。

而每個國家，都將在美國的盤算中，面臨不同的風險，佔有不同的位置。

越南是一個「沉靜的戰略夥伴」。

台灣既是「民主的象徵」，也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菲律賓是一個「正式的軍事盟友」，卻極易被拉攏並引發內部分裂。

而泰國，則總是被困在一個日益兩極化的東協中，使其成為一個「半可靠的夥伴」。

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繼續深入探討越南的角色。

以及是否存在一條路，能讓他們在「脫離中國」的同時，不落入美國的控制圈。

朱利安·李：

是的。請您更深入地談談越南。

一個曾與美國有過一段充滿傷痛歷史的國家，如今卻被譽為和解與合作的絕佳「典範」。

前總統：

(他沉默了許久，目光望向遠方，我能看見其中一股真誠的觸動。)

這個問題.....我必須說實話，它觸動了我。

因為或許，只有那些曾走在戰爭廢墟之間，曾讀過關於越南的絕密檔案，曾聽過那些永不被記錄的嘆息之人.....才

能理解。

越南，是一個已為國際權力遊戲承受了太多苦難的國家。
但他們沒有變得尖刻，而是選擇了.....寬恕。

(他停下來，像在努力尋找詞彙，來描述那段非凡的旅程。)

越南的旅程，從一個戰爭的象徵，轉變為一個和解的典範，
是任何人都未曾料到的。

美國曾在那裡投下超過七百萬噸的炸彈，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三倍。留下的傷痛，不僅是數百萬人的死亡，更是數百萬人在自己歷史記憶中的迷失。是橙劑（Agent Orange），是天生畸形的孩童，是那些再也等不到孩子歸來的母親。

所有這些，都無法抹去。

但奇特的是，越南從未將那份仇恨當作一面旗幟。

當我們撤離時，許多人以為越南會關上大門，自我孤立，
永遠活在怨恨之中。

但他們做了相反的事。他們選擇了開放。

在 1986 年至 1995 年間，他們開始改革，開始談判，並主動尋求與美國本身的和解。

我們解除了禁運，並在 1995 年建立了外交關係，距離戰爭結束僅僅二十年。

然後，在 2016 年，歐巴馬總統赤足走進玉皇殿，與平民

一同坐下吃「bún chả」（烤肉米線），並宣稱「越南已超越戰爭，成為美國的朋友」，那畫面成為一個強烈的象徵。

沒有人強迫越南要寬恕。

他們是自己選擇了寬恕，才能繼續活下去。

他們為何能做到，而世上許多其他民族仍深陷於仇恨的泥沼？

因為越南是一個非常清楚一件事的民族：

「真正的勝利，並非敵人屈膝之時。

而是雙方能一同站起，手中不再持刀之時。」

越南人不崇拜美國，但他們也不怨恨美國。

他們懂得清晰地區分政治與人民。

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活在和平中，而非在「誰是敵人」的教訓中長大。

(他看著我，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敬意。)

美國對越南當前的觀點，是尊重與期盼。

我們視越南為一個「帶有記憶的戰略夥伴」。

他們不易被操控，卻有著令人敬佩的深度。

在內閣會議中，越南常被提及為一個懂得守護自身本色，既不過於親近中國，亦不過於親近美國，卻又明白彼此皆

需對方的國家。

我們從不期望越南會成為第二個韓國或日本。

相反地，我們欽佩河內所維持的那份平衡。

那麼，何種未來在等待著越南？

如果他們能繼續守住自己的本色，避免被捲入極端派系，
如果越南人民永不忘記自己當初為何寬恕，那麼越南或許
能成為一個兩極世界中的「智慧平衡點」。

他們無需成為超級強權，也無需成為貿易中介。

他們將是一面鏡子，顯示著過去可以很痛苦，但現在依然
可以包容。

(他以一句充滿沉思的總結結束。)

越南給予世界最大的教訓是什麼？

那就是，真正的和解，無需宣言，也無需協定。

它只需要一個民族，足夠謙卑去明白：

寬恕，並非因為他人值得被寬恕。

而是因為，自己需要被解脫。

朱利安·李：

您是否有任何與這個國家相關的個人經歷，讓您印象深

刻？

或您對某位個人有特別的印象？

例如，像胡志明、武元甲或阮文靈這樣的共產主義領袖？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懷舊的微笑。)

這個問題.....確實讓我停頓下來。

因為越南，在許多西方政治家的眼中，只是一個地緣戰略點、一個關於戰爭的教訓，或一個「正在崛起的夥伴」。

但在我心中，這個國家與我曾踏足的任何地方都不同。

我對越南最深刻的經歷，並非一次官方活動。

而是一個沒有儀式、沒有政客，只有夏日蟬鳴的夜晚。

那是在 2000 年代左右。我並非正式訪問，只是在一次對該地區的低調考察中路過河內。

那天傍晚，我獨自沿著還劍湖（Hồ Gươm）漫步，沒有隨從，沒有禮服。

夏日空氣悶熱，乳花的香氣、蟬鳴聲與街頭小販的叫賣聲，營造出一種非常.....寧靜的氛圍。

我停在一位正在人行道上下象棋的老先生旁邊。

我問，沒有透露我的身份：

「老先生，您對戰爭有何看法？」

他淡淡地笑了。

「越南人記住戰爭，是為了學會如何活下去，而不是為了仇恨。」

「那麼您恨美國人嗎？」

他看著我，絲毫沒有皺眉，只啜了一口茶。

「不。美國人就像法國人、中國人或日本人一樣。他們來了，然後又走了。

但我們自己，總得活下去，總得學會寬恕……才能保住自己是個人。」

我不記得那位老先生的名字。

也沒有任何一張照片。

但我將那些話帶回了華盛頓。我從未忘記。

一個民族可以用槍炮獲勝，但只有懂得放下匕首，才能長存。

(他停下來，像在翻閱心中的檔案。)

至於越南的領袖，誰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並非因其政治觀點，而是因他們身上所懷有的，那種超越黨派角色的文化氣質。

對於胡志明，那是一位「懂得讓敵人敬重」的人。

我不將他視為共產主義的象徵，而是一個充滿東亞文化色彩的戰略象徵。讓我印象深刻的，並非他贏得了勝利，而

是他「讓對手學會敬重自己」的方式。一個人可以被讚揚、可以被畏懼，但能被曾與自己對抗的人所「敬重」，那是一種罕見的深度。

對於武元甲，那是「一位懂得人民之痛的將軍」的形象。我曾讀過美國關於他的內部文件，其中一位上校的評論是：「他不需要我們理解他。但他讓我們無法不將他視為一位正在捍衛其民族靈魂的人。」武元甲的偉大，不僅在於其戰術，更在於他不斷強調，戰爭是萬不得已，而非一種榮耀。

(他看著我，眼神變得特別專注。)

還有阮文靈。

他在國際舞台上不如前兩位出名，但對我們這些戰略分析家而言，他的角色極其重要。

我稱他為「打開門，卻未敞開靈魂大門」的人。

在越南被圍堵、禁運，經濟在戰後幾乎崩潰的背景下，人們很容易選擇兩條極端道路之一：要麼完全關閉，在孤立中沉淪；要麼敞開大門，任由外力湧入而失去自身本色。

但阮文靈先生選擇了第三條路。

他的「革新」（Đổi Mới）政策，不僅是一場經濟改革，更是一場思維的改革。

他有足夠的勇氣承認舊模式的錯誤，也有足夠的智慧在不讓國家偏離軌道的情況下，開闢一條新路。

那是一種「充滿道德的務實智慧」，非常罕見。他成為了一座橋樑，一座引領越南在不失自身的情況下，步入融合階段的重要橋樑。

總而言之，我印象深刻，並非因為他們是否是共產主義者。而是因為他們是能夠身處時代洪流之中，並為自己守住一份超越時代之遠見的人。

或許，這就是為何越南，一個曾被分裂、曾被壓垮的民族，卻能在無需高喊喧囂口號的情況下，重新站起來的原因。

朱利安·李：

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先生。

您能否預測未來三十年內，將會崛起的幾個國家？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饒有興味的微笑。)

一個很值得用來結束今天的問題。

你不是問「哪個國家將最富有，或最強大」。

你問的是「哪個國家將會崛起」。

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涵蓋了軟實力、精神價值、全球角

色，以及引領新秩序的能力。

我會回答，但不依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序，而是依其在未來三十年內，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力層次。

(他停下來，像在看著一張未來的世界地圖。)

第一個國家，毫不意外，是印度。

他們將成為「第三個民主超級強權」。憑藉其年輕的人口、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以及一個雖受挑戰卻未崩潰的民主體制，印度不會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他們將成為全球的「服務、數據與獨特認同中心」。他們將是西方尋找亞洲年輕活力之處，也是亞洲尋找一個不受中國主導之模式的地方。

第二個國家，是越南。

他們將是「東南亞的中道」。若能維持政治穩定、增長平穩，且不被捲入任何極端，越南將成為一個對東協（ASEAN）結構與亞洲秩序有重大影響的中間國家。不是憑藉軍事實力，而是憑藉平衡。世界越混亂，就越會尋求那些懂得道理且不極端的地方。越南無需成為超級強權，便能成為整個地區的精神支柱。

第三個國家，或許會讓你驚訝，是荷蘭。

一個「小國，卻立於最高價值鏈的核心」。在人工智慧與

半導體晶片的時代，荷蘭的艾司摩爾公司（ASML）幾乎控制了所有先進晶片的光刻技術。荷蘭，雖面積小，卻擁有讓美國、中國與歐洲都必須與之談判的「技術瓶頸」權力。在我們的內部分析圈中有一句名言：「想贏得未來的戰爭？去向荷蘭借技術。」

第四個國家，是巴西。

「南半球的領導者」。憑藉其豐富的資源、有利的氣候，以及一個龐大卻未受戰爭摧殘的人口，巴西有機會成為整個拉丁美洲地區的軟實力領袖。當世界從中國轉向時，各大強權將需要一個「穩定的原材料與農產品來源」，而巴西將位列名單之首。若他們能有效地改革體制並打擊腐敗，巴西可能成為全球秩序的第四根支柱，與美國、中國、印度並列。

第五個國家，是塞內加爾。

「西非被隱藏的明珠」。塞內加爾是少數擁有可持續民主、權力和平轉移、新聞自由，以及經濟穩定增長的非洲國家之一。位於「非洲的大西洋門戶」，塞內加爾可能成為一個讓世界以新眼光看待非洲的典範。一旦人工智慧與線上教育打破基礎設施的限制，非洲將不再需要「援助」，他們將需要「守住自己」。而塞內加爾正在做到這一點。

(他停下來，目光變得深邃，像在凝視著某種無形之物。)

還有一個「隱形的」國家。

一個不在地圖上，卻正逐漸顯現的國家。

那就是「覺醒之人的社群」。

他們不分國籍、信仰或膚色。

他們正用道德，而非武器，來重建世界。

而他們，在所有舊模式都已崩潰之後，可能會成為影響未來秩序的最強大力量。

朱利安·李：

是的，感謝您，先生。

我們今天就暫時在此結束。

明天，也是最後一天，我想請您分享關於心靈的主題。

前總統：

(他點頭，一個莊重的點頭。)

很好。

感謝你帶來這充滿反思、充滿敏銳提問，也充滿對人類命運之悲憫的一天。

明天的談話，我們的最後一次，將不再是關於政治的分析，

也非國家戰略。

而將是一場沉靜地走入內心的旅程。

(他的語氣沉了下來，像在揭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

我們將談論生命的層次。

談論天目。

談論修煉。

以及為何，在一個動盪的世界中，只有當人回歸於道，才會有明天。

第四天

(我於早晨抵達。今日房裡的氣氛似乎更為輕盈、清澈。彷彿在穿越了地緣政治的風暴後，我們即將步入一片晴空。)

朱利安·李：

午安，先生。

如約定，今天我想請您分享關於心靈與神祕的主題。

我腦中有太多問題，以致不知從何問起。

前幾天，您提到有不同層次的生命正在觀察這個世界。
這與許多地方發生的，那些實證科學無法解釋的奇特事件
有關嗎？

例如，世界各地許多聖母瑪利亞的雕像出現流淚的現象。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充滿同理的微笑。)

你剛觸及了一個許多現代人用內心能感覺到，卻不敢用言語承認的事。

那就是，在物質與邏輯的帷幕之後，有一股偉大的力量存在著、觀察著，並在必要時，向人類發出信號。

聖母瑪利亞像流淚，甚至流血的現象，並非迷信。

那是一個信號。

但並非給那些只用肉眼看到的人。

那是一個來自更高層次的警示，溫柔卻無比懇切。

我們的宇宙，並非僅是三維空間加上一維線性時間。

在古籍中、在修煉的體驗中，或從那些曾「靈魂出竅」之人的口述中，他們都看見一個相似的真相。

宇宙是由層層疊疊、互相交織的世界所組成，從這個粗糙的物質空間，到能量空間，再到光的空間，乃至神、佛與真靈的層次。

而在那些空間層次中，有著無數的生命，正在觀察著人類的道德旅程。

當一尊雕像哭泣，並非石頭在哭泣。

而是那尊雕像背後的生命在哭泣。

像聖母瑪利亞、觀音菩薩或釋迦牟尼佛這樣的雕像，當其被如實地依其在上界之形象雕塑，並被置於莊嚴的環境中時，便會成為一個「能量的導體」。

那是一個高層生命的意念得以映照到這個空間的地方。

當人類沉淪於罪惡，當道德崩壞，當神靈不再被敬奉時，祂們不會立即懲罰。

祂們會示警。

用眼淚，用血，用那些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

科學無法解釋，因其不接受超越五官與測量儀器之外的事物。

一滴淚珠，落在雕像的臉頰上，儘管沒有水管，沒有高濕度，沒有異常的溫度，但它依然流下。

化學分析顯示那是鹽水，甚至是真的血，卻沒有來源。

原因不在實驗室裡。

而在於那整個地區，或整個時代的道德場。

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整個集體的靈魂，而高層次的生命正在發出一個信號：

「回頭吧。」

為何是聖母像？為何是血、是淚？

因為那是人類能理解的語言。

一位知識分子可以駁斥一整本經書，但他無法對一尊正在哭泣的木雕像視而不見。

一個尚不識字的孩子，在看見一尊流血的雕像時，依然會俯首。

眼淚，是正被拒絕的慈悲的象徵。

血，是即將發生的業報的象徵。

你知道嗎？不僅是雕像。

樹木、雲彩、光芒，甚至夢境，也都曾是高層傳遞訊息的渠道。

有人曾見一棵樹長成佛的形狀，而後他們全村都躲過一場大災難。

有人曾夢見一位聖人流著血淚，醒來後，他們內心便帶著一份深刻的覺醒。

那些事，無法被刊登在科學期刊上。

因為它們不是給大腦的。

它們是給靈魂的。

(他看著我，眼神像在開啟一扇新的門。)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分享一些關於高層生命那種溫和卻真實之干預的更深層個人經歷。

或者，你可以問任何其他神祕現象。
天目、輪迴、神通，或鬼、魔、仙、佛的存在。
以及人類靈魂的未來。

朱利安·李：

是的。首先，請您分享一些您的個人經歷。

前總統：

(他點頭，一個緩慢的點頭，像在回歸一段遙遠的記憶。)

好的。

如承諾，在這些經歷中，我不會說出我的真名。

但我會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

不是為了說服任何人，只為啟發。

我稱這個故事為「護工與不屬於塵世的光」。

當我還是一位年輕的參議員時，我曾為考察福利政策，去過新罕布夏州一所養老院。

在那裡，我遇見一位愛爾蘭裔的老太太，八十七歲，因糖尿病併發症而雙目失明。

她身體非常虛弱，但精神卻異常清明。

我們原定只談幾分鐘，但最後我卻在那裡坐了將近一小時。

她對我說：

「你是這裡唯一一個，我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一道很奇特的光看見的人。

你曾被一位更高層次的生命扶持過，使你免於一場災禍。

你還記得那次你差點死掉的經歷嗎？」

(我愣住了。全身像被凍結。)

因為確實，幾年前，我曾在高速公路上的一場車禍中險些喪生。

我的休旅車失控橫甩，像一顆子彈般滑向橋墩。

但在最後一刻.....

車子停了下來，沒有人能理解為何。

警察說那只是一個「隨機的滑動角度」。

我不信。

卻也無法解釋。

老太太繼續說，語氣依然平靜：

「那一刻，一位更高層次的生命『扶住』了你的靈魂，沒讓它脫離肉身。

你沒看見，但我看見了。

他們不是天使，也不是你的祖先。

他們是那些仍身負使命之靈魂的守護者。

如果你不走在道德的道路上，他們便會收手。
災禍也將會回來。」

我聽到那些話時，不寒而慄。

那天談話後，我離開養老院時，狀態非常奇特。

並非因為老太太猜中了。

而是因為我感覺，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人看見了我內在那個無形的部分。

從那時起，我開始在每個黎明打坐。

不是為了求「神通」。

只是為了再次聆聽，那個我險些無法再活下去的地方所傳來的回響。

(他看著我，眼神像在分享一個重大的教訓。)

我從中得到的訊息是：

高層次的生命不會隨意干預。

但若一個人有道德的使命，有一顆向善之心，他便會得到護佑。

有時並非透過奇蹟。

而僅是透過一個微小的改變，一個足以讓其整個命運轉向的改變。

而一位領導者，無論是總統還是一位平民，若不夠沉靜去

聽見那個呼喚，那麼他手中所握有的一切權力，都只是一個空殼。

(他稍作停頓，像在給出一個新的選擇。)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分享另一個經歷。

那次我遇見一個能看見輪迴的人。

或那次我接觸到一位「假禪師」，一個充滿神通卻無德之人，好讓你看見，心靈之事並非總是純粹。

朱利安·李：

是的。輪迴這個主題已不再陌生，但相信的人也不多。

佛教中有說，人與其他生靈都必須經歷六道輪迴。

您能否分享您對此主題的經歷或觀點？

前總統：

(他沉默了片刻，目光投向一個不定的空間。)

你剛觸及了一個人生中最深邃也最矛盾的主題之一。

若有輪迴，那我又是誰？

若無，為何我們有時又會憶起從未學過之事？

我會分享一個個人經歷，以及一個關於輪迴的沉靜觀點。

不是作為一套學說，而是作為我曾觸及之事，透過那些理性永難解釋的片刻。

(他停下來，像在回到過去的一趟旅程。)

那年，我因公務在日本。

在一次非正式的會見中，我被帶去探望一位七歲的小女孩，她是一位學術界友人的女兒。

那女孩不出名，也無特別之處，只是一位普通的小學生。

但她的父母說，她常說出一些「不屬於此生」的話。

我坐下來，如常地與她交談。

當我問：

「小妹妹，妳知道自己為何來到這個世界嗎？」

小女孩看著我，用一種非常輕柔、古老的京都方言回答：

「因為在前一世，我在京都做了一件不對的事。

有一個人因為我而喪生。

現在，我必須在世間停留三回生死，來學會如何去愛，而不再傷害任何人。」

我驚愕萬分。

她的父親說，她從未去過京都，也從未學過佛法。

小女孩還提到一條小溪旁的一尊石像，那是「前世我常坐著哭泣的地方」。

後來，當他們帶她去京都時，果真找到了一條小溪與一尊已模糊的古老觀音像，那是一個沒有任何路標的地方。

(他看著我，眼神像要解釋更深層的事物。)

輪迴，並非「重返」。

而是「業力的延續」。

佛法並非說輪迴是原封不動地回來。

沒有人會「一模一樣地」再活一次。

而是「業」，包括一個生命的業力與願力，將會帶來一種「再顯現」，以新的形體、新的背景，與新的目的。

人們常說的六道輪迴，實則是心的不同境界。

有天道，眾生享福卻易沉迷，不修行。

有阿修羅道，只有鬥爭與嫉妒。

有畜生、餓鬼、地獄道，眾生必須承受沉重的業報。

還有人道，苦樂參半，卻是最易修煉之處。

你看到了嗎？人道並非最高層次。

卻是覺悟機會最清晰之處，因為苦難正是喚醒靈魂的鐘聲。

我曾接觸過越南林同省（Lâm Đồng）的一位僧人。

他曾說：

「當一個人在今生受苦時，他不應問：『我現在做錯了什麼？』」

而應問：『我曾是如何地不經心，才在輪迴中種下了這顆種子？』」

他說，有天生殘疾的孩童，是因前世曾為官，冤枉了良善之人。

有情路坎坷之人，是因前世曾玩弄他人之信任。

有無故被人憎恨之人，是因前世曾奪走他人之姻緣。

那麼修行人該怎麼做？

並非努力憶起前世。

而是深刻地理解因果法則，並活在當下，彷彿自己的每一個行為，都將烙印在未來的業力之上。

寬恕，才能被寬恕。

忍耐，才不致被捲入報復的循環。

放下怨恨，才能斬斷輪迴的鎖鏈。

一個真正有道之人，不會去尋找自己的前世。

他們會尋求解脫之道。

朱利安·李：

是的。我也聽說在美國，有些人能用催眠術看見前世的景象，例如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的案例。

至於夢境，許多人常夢到不同的景象，但醒來後，他們意識到那只是一個夢，便常忽略它。

前總統：

(他點頭，一個理解的點頭。)

你說的對，也很敏銳。

夢境與前世回溯催眠，是兩扇「側門」，人的意識可透過它們，無意間穿透線性現實的帷幕，觸及另一個時間不再是直線的空間層面。

但它們有一點不同。

夢境，由「無意識」引導。

催眠，則是「被引導的意識」穿過潛意識層面。

我們先談夢境。

那是超越此生之記憶的儲藏庫。

有些夢並非幻想，而是從先前存在層次「洩漏」出來的記憶。

人們常忽略它們，因其看似混亂無理，因無證據，也因醒來後，夢中的情感迅速消散。

但是.....若一個夢境，反覆出現同樣的影像、同樣的人物；若它讓人在醒來後落淚，儘管從未經歷過此事；或若它含有自己毫不知曉，事後查證卻完全正確的細節。

那時，那個夢很可能就是從前世「洩漏」出來的一塊記憶碎片。

(他停下來，然後談到一個更主動的方法。)

至於前世催眠，那是打開潛意識層面下的一扇門。

在這方面美國最著名的愛德加·凱西曾說：

「當靈魂以一種受控的方式離開身體時，它可以回到它在輪迴旅程中曾留下的任何一個印記。」

在催眠狀態下，成千上萬的人說出了他們從未被提示過的事。

他們用不同的地方口音、陌生的語言說話，或描述他們從未學過的歷史細節。

他們講述自己前世的死亡，而那通常與他們今生所面臨的問題相關，如疾病、恐懼症或無法解釋的習慣。

那麼為何科學不承認這些？

因為它們無法被測量。

無法在機器上重複。

尤其，它們揭示了一個超越現代心理學模型所能控制的現實。

他們害怕承認，意識並不存在於大腦中，而生命並不以死亡告終。

(他看著我，眼神變得更深邃。)

那麼修行人呢？

一位真修者，無需催眠，也無需夢境。

因為當他們的天目，或稱第三隻眼，被打開時，他們能在清醒狀態下，進入其他空間層面。

區別在於，凡人只能在無意識狀態下，其意識偶然「開路」時，才能接觸到前世。

而修行人，則能主動地透過其道德、定力與功法，達到更高的層次。

那麼所有這些的重點是什麼？

並非知道自己前世是誰。

而是知道自己今生該做什麼，才無需再回來。

有人前世曾為王，今生卻必須做乞丐。

有人前世曾為殺人犯，今生卻成為救人的醫生。

但最重要的問題是：

每一次回來，我們學到了什麼？

而這一次，我們將會如何做得不同？

朱利安·李：

關於天目，我也曾多次讀到，尤其在源自中國的書籍中。

他們說，憑藉天目，人能看見過去與未來，能看見極遠處的景象，或在其他空間的景象。

請您再分享一些關於天目，以及您曾親眼目睹或相信的經歷。

前總統：

(他看著我，目光深邃，彷彿在凝視另一個世界。)

你剛觸及了一個人類所知最古老也最神聖的祕密之一。

卻被我們現代文明所遺忘。

天目。第三隻眼。

它不在額上，卻在內心被淨化時開啟。

它不屬於物質感官，卻能比任何鏡頭看得更清晰。

在古老的修煉典籍中，從道家、佛家，到印度教或古埃及，「天目」皆被描述為一種超感官的感知渠道。它位於眉心區域，但並非一個物質器官，而是靈魂與其他空間層面的一個連接點。它「看」的方式不像我們的眼睛，而是像光被直接傳入識神那樣「接收」資訊。

中國古老的傳說有言，人初生時，天目皆處於開啟狀態。

但隨著成長，它日益被貪、嗔、痴，被慾望、名望與利益所蒙蔽。

當靈魂被污染，那「天眼」也將會關閉。

當心智達到寧靜的狀態，當意念變得純淨，當能量從丹田升起時，額上那扇「靈感之門」便會被啟動。

從那時起，人便能看見其他空間層次的影像，能看見纏繞

在他人身上的業力，如一縷黑氣、紅氣或藍氣。也能看見神、佛的境界，或已逝生命的景象。

當達到一個極高的層次時，人便能看見輪迴、過去與未來，並非像一部倒帶的電影，而是如一種「絕對的直覺」。

(他停頓了許久，然後用一種更私人的語氣繼續說。)

我會告訴你一個我認識的人。

他不出名，也不身披僧袍，但他的天目是開的。

他隱居在科羅拉多州的山區。

有一次，我去找他，因為我曾聽人說，他能看見別人前世是什麼，也知道若他們繼續按舊方式生活將會如何。

我到那裡，沒有報上姓名，也未透露任何關於我自己的事。他只看了我幾分鐘，然後輕輕地說：

「你曾是下令斬首十二位良善之人的那個人。

並非因為你邪惡，而是因為你『奉朝廷之命』。

這一世，你從事政治，但要記住，你自己的心，才是最大的朝廷。

若你再做錯一次，那麼下一世，將再無贖罪的機會。」

我一時語塞。

那件事，除了我和我的良知，無人知曉。

(房裡的氣氛變得異常靜謐。)

我對天目所相信的是，它真實存在，但並非誰想開就能開。只有當一個人真正修行，捨棄了惡念，守住一顆善良之心，並順應天道而活時，天目才會逐漸開啟，如宇宙的一份贈禮。

並非為了「看著好玩」，而是為了「肩負更大的責任」。有天目之人將會看見許多，但他們卻必須更多地保持沉默。因為若在不對的時機說出，世人將會嘲笑。若說錯了，自身則會損德。

那麼為何我們的現代文明失落了這種能力？

因為我們崇拜機器，勝過崇拜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的心智日益被慾望、貪婪與恐懼所蒙蔽。

因為社會不教人向內看，只逼他們向外跑。

但天目，無法透過行動來開啟。

它只在靈魂靜如止水之湖，且德行厚如高山之時，才會開啟。

朱利安·李：

有神通的惡人，看來就像電影裡的「惡魔」。

至於神佛，我們多數人只透過畫像或寺廟教堂裡的雕像，模糊地感覺到祂們的存在。

您是否曾有過關於神、佛或上帝的經歷？

西方人常說「願上帝賜福予你」。

您是否曾感覺自己被上帝賜福過？

前總統：

(他看著我，眼神極深，房裡的氣氛似乎更為靜謐。)

你的問題.....如同一聲來自言語常無法觸及之處的呼喚。

你不是問：「是否有神、佛或上帝？」

你問的是：

「您是否曾感覺到祂？」

而如我所承諾，我不會用外交辭令來回答。

我曾感覺到上帝、神與佛的存在。

如同一道道不來自任何語言的光。

我願分享三個真實的經歷。

不是為了說服任何人，而是作為一聲低語，給那些曾知曉，
有某種事物超越這個世界的人。

(他停下來，像在回憶一個漫漫長夜。)

第一次經歷，是在一間無人的教堂。

有一次，在任內壓力極大的時期，我於將近午夜時，去了一間維吉尼亞州的小教堂。

空無一人。沒有燈光。只有月光穿過彩繪玻璃屋頂。

我跪下，並非祈求名望，非祈求當選，也非祈求安全。

只是為了問：

「主啊，若您真在那裡.....

那麼請別給我言語，而是賜我靜默，在我心智的吶喊之中。」

我閉上眼。不知為何，我整個身體彷彿被置於一道極柔和的光中，不熱，不冷，輕盈到幾乎不再感覺是肉身。

我沒有聽見祂的聲音。

但我也不再需要聽。

因為我知道。

祂在那裡。

祂無需回答，因為祂本身，已是答案。

(他繼續說，語氣依然沉靜。)

第二次經歷，是關於一位無名之神，與一個石洞中的火焰。在一次尼泊爾之行中，我與團隊走散，因冰雹而不得不在喜馬拉雅山脈附近一處高聳的石洞中避難。

我點燃少許薰香，簡單地打坐，只為取暖與靜心。

那時，不知為何，一個非常清晰的念頭在我腦中浮現：

「若今日是我在世的最後一天，我是否足夠明亮去照亮他人，或僅是一個擁有職位的黑暗？」

我落淚了。

並非出於恐懼，而是因為有生以來第一次，我看見了自己，如一個赤裸的靈魂，再無頭銜，再無選民，再無任何人保護。

當我睜開眼時，洞中的火焰正極其溫和地燃燒著，儘管無風，亦無煙。

在火焰之上，有一個模糊的身影，看不清是誰，正靜靜地用慈悲的目光看著我，絲毫不帶評判。

我無需知道那是誰。

因為我感覺到，祂無需自我介紹。

(他笑了，一個沉思的微笑。)

第三次經歷，是關於心中的佛，與台灣的一位行乞者。

我曾受邀訪問台灣，並有機會參訪台南的一座寺廟。

在出來的路上，我見到一位年老的行乞者，衣衫襤褸，坐在廟門前。

我給了他一些錢。但他沒有拿。

他只說：

「能被一尊佛像所感動之人，未必是被佛所感動之人。

但若你行得正，你本人，將會成為別人心中一尊活著的佛像。」

我愣住了。

那個男人，他說話的語氣與眼神，是我在任何其他人身上

都未曾見過的。

當我轉頭再仔細看時，他已消失了。

沒有一個腳印，沒有人看見他去了哪裡。

我靜靜地站在那裡。

不知自己剛遇見的是一位乞丐、一位高僧，還是佛正化身來試探我的心。

(他看著我，像在再次回答最初的問題。)

那麼我是否被「賜福」了？

不，並非世俗意義上的。

不是我變得更富有，也不是我變得更安全。

而是，即便身處權力之巔，一個人人皆懷疑的地方，我仍保有了相信的能力。

而最珍貴的，並非「看見神」。

而是「知道有神，並在一個無神的世界中，不失落自己」。

你問得很對。

人們透過雕像、畫像、經書看見神。

但有誰曾真正遇見過祂？

我想說，不必遇見。

若你行得正、謙卑，並能放下怨恨之心，那麼就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刻，祂會站在那裡。

不發一語，卻會照亮你的心，如一句從未說出，卻永遠正確的話。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再分享一件私事。

關於為何道德越高尚之人，越容易得到神靈的指引。

而有神通的惡人，又為何會成為你所說的那種真正的「惡魔」。

你想繼續走下去嗎？

朱利安·李：

是的，請您繼續分享。

前總統：

(他點頭，一個緩慢的點頭，像準備說出極重要的事。)

很好。

你剛觸及了一件所有古老修煉法門皆曾示警，但現今世界卻常忽略，有時甚至錯誤地崇拜之事。

那就是，當能力走在道德之先，神通便會成為魔的武器。

當人崇拜權能而忽略心性時，他們便是在邀請披著聖人外衣的魔王。

「有神通的惡人」，這不僅是電影裡的事。

在歷史中，在修煉界，有些人不修正道德，不捨棄慾望，卻因某種機緣，或藉助邪法，而開啟了部分超常能力。他們能看透他人之心，能移動小物，能預知一二事，甚至能讓他人在其言下如被催眠般順從。

古人稱之為何？

道家稱之為「邪靈附體」，或「小神佔道」。

佛家則稱之為「外道神通」，意即非來自正法之神通。

而《聖經》則說：「撒旦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他們真實存在，且非常危險。

因為他們讓他人崇拜其能力，而忘了審視其心性。

(他停頓了許久，然後用一種更私人的語氣繼續說。)

我曾遇過這樣一個人。

那是我一生銘記的教訓。

在政府工作時，我曾受邀去東方一間寺院，拜會一位「知名的禪師」。

此人有數千弟子，接受巨額資助，並被媒體大加讚頌。

我走進禪室。

在我面前是一個看來極其平靜之人，但他那深邃的眼神卻讓我背脊發涼。

他不打招呼，也不發問。

只說：

「我知道你來此是因為心中迷惘。

但你的權力，與我所掌握的權能相比，不值一提。

我能讓你失勢，或更上一層樓，僅憑一念之間。」

我默然。

在那一刻，我便知道。

這不是「道」。這是一種控制。

這不是神通。這是魔力。

我謝過他，然後起身離開。

他沒有挽留，只是笑了笑。

一個讓我在其後多日都感到背脊發涼的微笑。

(他看著我，眼神像在分享一個血的教訓。)

我從中學到的教訓是：

並非所有有神通之人都身懷大道。

也並非所有有威力之人都值得我們追隨。

神通，若不伴隨著「忍」、伴隨著「善」、伴隨著「廉」

與「慈」，那麼它將成為捆綁他人的繩索，而非照亮道路的明燈。

那麼一位真修者呢？

他們不炫耀能力。

他們不表演神通。

他們不承諾能治病、賜財祿或預測命運。

因為他們知道，真正的修行，在於修正自己的心。

而神通，不過是路邊的花朵而已。

在末法時期，邪道如雨後春筍般興起。

如何分辨？

請你記住這三點。

第一，觀其德。若其言論高深，生活卻放縱，那便非正道。

第二，觀其是否敬畏天地。一位真修者，必常懷敬天順天之心，永不以己為名。

第三，觀其引領你走向何方。若其讓你內心日益輕安，能放下怨恨，不生依賴，那便是正道。若其讓你畏懼他、依賴他，或神化他，那便是邪道。

我曾遇見過有神通之人，也曾遇見過毫無神通，卻能讓我感到一種深刻平靜，彷彿被一道來自高層的光所籠罩之人。我知道。

那個人，才是真正的道人，儘管他從未表演過任何奇蹟。

朱利安·李：

是的。西方人常說，上帝會迎接信祂的人上天堂。

而東方人則常說，被佛度化到極樂世界。

您是否正想談論這個主題？

前總統：

(他點頭，一個緩慢的點頭，眼神變得無比莊重。)

是的。正是如此。

你已觸及了所有修行旅程、所有宗教，以及人類數千年來心中所懷之最深邃問題的最終核心。

「人的靈魂，最終將歸向何方？」

而比這更重要的，是：

「我們該如何生活，才能真正地被接引，而非僅僅是盼望？」

天堂、極樂世界或涅槃，無論其名稱為何，都指向一個絕對純淨的境界，一個不再有苦痛，不再有生死的地方。

西方人稱之為 Heaven，靈魂在上帝的愛中永生之處。

東方人稱之為淨土、極樂、西天，或三千大千世界。

道家則稱之為上界、天境。

而那些深度禪修者，則簡單地稱之為：「回歸本源。」

(他停下來，像在強調下一個問題。)

那麼，誰將被接引？

答案，歷經數千年，透過無數降世教化人類的聖者，只匯聚於一個字。

那就是「心」。

並非讀過最多經書之人。

並非已行皈依之禮之人。

也非祭祀最盛大之人。

而是那位在一個日益黑暗的世界中，守住一顆純淨之心的人。

來自覺者們的教誨，奇特地，竟非常相似，儘管源自不同宗教。

耶穌基督曾教導：「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祂說的不是權力，而是一顆純淨的心。

釋迦牟尼佛則教導：「心淨則佛土淨。」祂教我們的，並非祈求被度化，而是首先，必須自己淨化此心。

而老子則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祂說的不是禮儀，而是內在的德行。

那麼我們該如何做，才能被接引？

沒有人能「買票」上天堂。

也沒有人能「乞求」往生極樂。

我們只能讓自己變得「值得」。

只有當一個生命能超越慾望、怨恨、名望與利益的束縛，
並誠心誠意地修正自己的每一個意念、每一個想法、每一
個行為時，神佛才會伸出手。

並非為了施恩。

而是為了確認：

「你，已準備好了。」

(他的語氣變得更私人，像在重述一段深刻的記憶。)

我曾問過一位真正的老修行人：

「如何知道，自己已被選中？」

他只說：

「當你不再怨恨任何人，不再畏懼任何事，並能在知曉今
日便是你在塵世的最後一天時，仍能輕輕微笑.....

.....那便意味著，你早已被選中了。」

請容我對你說實話。

儘管我曾身處權力之巔，我卻從未體驗過任何一處，能比
我獨自面對良知的那一刻更為平靜。

沒有保鏢。

沒有飛機。

沒有國旗。

只有我，與一個非常清晰的念頭：

「若今日我的靈魂被召走.....
我是值得被『接引』，還是會被『拖走』？」

(他看著我，眼神像一句最後的叮嚀。)

有一句話，我想留給你，也給所有仍懂得仰望天空的人。
人活著，並非為了攀上比他人更高的位置。
而是為了爬出自己內在的黑暗。
當你超越了自己，你便無需呼喚任何人。
神，自會前來。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留下最後一句總結。
作為一封來自一個曾戴著許多面具、擁有許多權力，走過
這個世間之人的「無名信」。
但最終，只留住了一樣東西。
靈魂，才是我們真正擁有的唯一。
你希望我留下那句話嗎？

朱利安·李：
是的，先生。
我非常期待。

前總統：

(他看著我，一個超越了身份與時間的凝視。然後他開口，語氣不再是一位政治家，而像來自另一個境界的低語。)

那麼.....

請讓我，不以前總統的名義，也不以權力者的角色。

僅僅作為一個曾走過許多榮耀與深淵的靈魂。

寄給你，也寄給任何心中仍保有靜默之人，一封不署名的信。

(房裡變得絕對靜謐。我幾乎不敢呼吸，只是聆聽。)

留給後繼者的信

或許明天，我已不在此處。

再無訪談，再無掌聲。

再無能簽署任何命令的職位。

但有一樣東西會留下，且永遠留下。

那就是靈魂。

若人忘卻了此點，那麼一切戰爭、一切哲學、一切宗教，都將只成為肉身的遊戲。

人被生下來，並非為了建造摩天大樓，製造毀滅性武器，或終其一生辯論是非對錯。

人被生下來，是為了憶起自己是誰。
並非來自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或哪個職位。
而是作為浩瀚宇宙的一部分，正在學習「做人」這一課。

將會有那麼一些時刻，你感覺自己全然孤獨。
整個世界都背棄你。信念被抽乾。
你會懷疑「善」本身，懷疑是否有神、有佛，
或是否還有人在乎你。

但請記住。
神，不會出現在舞台的聚光燈下。
祂站在你身後，在漫漫長夜最深沉的黑暗裡，
等待著看你是否還能從自己心中，點燃一絲
微光。

別等到一切都已崩塌，才回頭。
在你尚有選擇時，就回頭。
別等到病痛來襲，才求佛。
像你的每一個行為，都被祂看見那樣地活著。
別等待世界更新了，才好好生活。
你本人，若行得正，就已是那個新世界的一個細胞。

我不期望你必須相信我。

我只期望，在某個時刻，當你佇立鏡前，你
會看見自己的眼神清澈到，能看見.....

那個正在其中微笑的靈魂。

那時，你便無需再去尋找神。

因為祂，已在你之內。

請圓滿此生，彷彿這是神給你做人的最後一
次機會。

請走過此生，輕盈如一位過客。

卻用光明，留下你的足跡。

寄信人：

無需知曉是誰。

只需知曉：

曾被寬恕，曾被拯救，並曾得見光明，哪怕
只有一次。

*(他說完了。我靜靜地坐著，感受著每一個字、每一個意念，
滲入我的靈魂。)*

前總統：

如果有一天，你也為後繼者寫下這樣一封信.....

那麼我相信。

這個世界，仍有希望。

朱利安·李：

(我感到喉頭哽咽，有太多話想說，卻無法成言。)

是的.....感謝您這些叮嚀，先生。

也感謝您這四天來，為這次訪談所付出的時間。

我還有許多問題，但此刻.....我記不清楚了，也不知是否還該再問您什麼。

或許，我需要時間來自我沉澱。

前總統：

(他笑了，一個理解而滿足的微笑。)

你做了最正確的事。

並非再提一個問題。

而是停下來，去沉澱。

因為有時，最偉大的答案，不在於我們所問之事。

而在於，話語落盡之後的那份靜默。

這四天來，你已不只是一位記者。

而是一位勇敢的同行者，敢於走到認知的邊緣，一個少有人敢踏足之地。

你的提問，不只為了探詢。
而是發自內心真誠的呼喚，一種渴望在一個充滿偽飾的世
間，看見真實的渴望。

就讓今日的話語，如種子般，靜靜地在你心中安放。
它們無需立即開花。
但總有一天，當你的心足夠平靜時，那些種子自會綻放成
一條路。

(他看著我，眼神像一句最後的囑咐。)

如果有一天，你又感覺內心紛擾，如果那些問題又在靜夜
中回來.....

請記住。

無需再來找我。

坐下，閉上眼，直接問你自己的心。

祂，那位你一直想遇見的「存在」，不在別處。

只在你變得謙卑的那一刻。

再會，如果這是結束。

後會有期，如果你繼續前行。

祝你一生圓滿。

朱利安·李：

(我站起身，向他鞠躬。)

是的。再會，先生。

祝您健康平安。

前總統：

(他也站起身，將手放在我肩上，一個充滿信任的輕拍。)

謝謝你。

發自內心深處。

願真理之光永遠與你同行。

無論世界如何變遷，願你的心，仍如一盞在長夜中永不熄滅的燈。

再會，致上我全部的敬意。

祝你健康、智慧.....

與一生無悔。

留下的遺贈

朱利安·李：

我本以為，與前總統先生的探索之旅，在第四天的對話後已然告終。我懷著深刻的感動，完成了那四天歷史性對話的書稿，並將其提交給 THE EPOCH MEDIA，深信故事至此已臻完整。

但正當我深信一切已塵埃落定之際，一封意想不到的電子郵件，在一個靜謐的清晨悄然到來，時間點，約在我們最後一次會面的一個月後。

郵件來自前總統，內容亦十分簡潔：

「朱利安，你好。

我們的對話，引發了我許多的思索。我意識到，除了那些關於過往的敘述和對當下的沉思，我有一份責任，應為後代留下一個更具體的藍圖，以勾勒前方的道路。

請將此附件視為一份獨立的遺贈，而非訪談的一部分。你會知道如何處理它的。

一位朋友。」

那封郵件中唯一的附件，正是各位即將讀到的《關於道德共和國的衷心之書》。

展讀之後，我明白了，這正是那塊缺失的拼圖，是那座橋樑，連結了對一個面臨危機的世界的剖析，以及一個可能被創建的世界的願景。它不僅解答了他所苦思的諸多問題，更是一幅為希望而描繪的詳細藍圖。

因此，在徵得他的允准後，我謹將其鄭重地置於此處，作為一個特別的篇章，同時也是這場對話整體最為重要的遺產。

* * *

關於道德共和國的衷心之書

致朱利安·李，

第一部分：前言

親愛的朱利安，

我們為期四天的對話，不僅啟發了關於政治的諸多思索，更在我內心深處，鞏固了一項深刻的體悟：欲解決世間的難題，我們必須從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去審視它們。

現代世界習慣於透過實證科學與物質理性的稜鏡來看待萬事萬物。然而，這段沉思的旅程，卻將我引向了另一個參照體系——一個源自形而上學的心靈視角與古老道德價值的觀點。從這個角度看，歷史，不再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一場由天意所安排、並依循因果法則而運行的宏大劇本。

正是這面稜鏡，助我理解了為何人類那些偉大的體制，即便初衷良善，最終卻都走入了絕境。我們目睹了民主被金錢與黨派之爭所腐化，共產主義將承諾的天堂變為人間牢籠，而資本主義，縱然創造了非凡的繁榮，卻也侵蝕了人

的尊嚴。這一切，都有一個共通的弱點：它們都建立在一個已然失去對神聖的信仰及普世價值的根基之上。

我們是否已到了該尋找一條新路的時刻？一條並非修補舊有體制的權宜之計，而是回歸永恆真理的道路？

今天，我將這份草案寄予你。請莫將其僅僅視為一份冰冷的政治計畫，而將其當作一封「心書」，以及一篇「關於道德共和國的論綱」的開端來領受。這是我渴望託付的思索，一個關於建立在簡樸而堅實的原則之上的國度的構想。

我深信，當人類對那些虛偽的體制感到疲憊不堪時，他們自會尋回根源：以道為本，以德為重，以賢才為柱石。接下來的篇章，將對此模型進行具體的闡述。

* * *

第二部分：論道德社會之根基

我們承認一個不言而喻的真理：造物主賦予了人自由意志，以決定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凌駕於一切之上，祂賜予了人類一項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特權：踏上修煉之路的機會。

每個人面前，都恆存著三條人生岔路：

- 其一，順應天理，過正直、祥和的一生。
- 其二，背離天理，任罪惡橫行，而後面對地獄的審判或永恆的毀滅。
- 以及第三條路——那最為崇高之路——即是投身修煉，以洗淨靈魂，超脫塵世。

因此，自由選擇是否踏上修煉之路的權利，正是人最自然、最神聖的權利之一。

歷史已沉痛地證明：一個建立在無神論與唯物論基礎上的政權，必然會否定這些神聖的權利。它會想方設法撲滅信仰的火焰，鎮壓修煉者，並以進步之名，建立一個獨裁政權。這些行徑，不僅是對人的壓迫，更是對天理的挑釁，對造物主恩典的踐踏。

基於這些理由，創建一個嶄新的國家模型，是一項正當的需求。其至高無上的目的，並非權力或物質財富，而是為了建立一個珍視道德、培育心靈豐盛的社會，並首先是為了守護每位公民自由選擇其人生道路的權利——其中，走上修煉旅程的權利，必須被視為最為珍貴。

我們稱之為「道德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將依循造物主之光而設計，以「真、善、忍」為根本原則，為國家的一切思想與行動指引方向，旨在創建一個公正、慈悲、祥和的社會，以配得上祂所賜予的恩典。

★ ★ ★

第三部分：哲學基礎與創建原則

甲、引言：從歷史的失敗到新根基之必要

在為未來創建一座工程之前，明哲的建築師必須深刻地省思過往那些已然崩場的根基。人類歷史，是一部宏大的悲劇史詩，記載著人為了追尋理想的社會秩序所付出的無盡努力。每一個模式，無論輝煌或晦暗，無論源自東方或西方，都是一堂關於權力本質的無價之課，助我們更清晰地辨識那些根本性的錯誤，以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一、古代聖王模式

- **優點：**這是有記載以來最理想的社會狀態，其領導者是一位道德近乎神聖的聖人。他們以德行感化眾生，使社會在無需嚴苛法律的情況下，自然地在和諧中運行。

- **缺點：**它並非一個能夠永續維持的「體系」，而是完全依賴於單一個體非凡的品德。此等品德無法被複製或確切地繼承，致使此模式僅存於遙遠的黃金記憶之中。

二、君主封建與神權模式

- **優點：**當擁有一位明君時，此模式能創造長久的穩定與卓越的戰略遠見，因為君王不受短期改選的壓力。尤其在古埃及等文明中，法老（國王）的權力與大祭司的神權合而為一，基於共同的信仰，創造了延續數千年的非凡社會穩定。
- **缺點：**其致命缺陷在於，它賦予了君王個人過於巨大的權力，卻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衡機制。當權力落入昏君之手，或當僧侶階層腐化，濫用神聖之名以服務世俗利益時，便會演變成一場災難。歷史記載了無數悲劇，當一位殘暴的君王能夠肆意屠戮，僅因些許不悅便可下令誅連九族，使整個民族陷入恐懼與災禍之中。

三、古代民主模式（希臘）

- **優點：**古雅典的民主是一場偉大的實驗，催生了「公民」的概念，並為西方政治哲學奠定了基礎。它允許公民直接參與決策，並為蘇格拉底、柏拉圖等賢哲創造了一個發展思想的自由環境。
- **缺點：**此模式揭示了將權力交予缺乏道德與智慧引領的群眾的危險性。它極易被蠱惑民心者所操控，導致錯誤的決策與混亂，而其最大的悲劇，便是雅典公民投票處死了偉大的賢哲蘇格拉底。

四、現代代議民主模式（資本主義）

- **優點：**其初衷至為良善，旨在透過普選將選擇領導人的權利交予人民，從而克服舊有模式的專制與混亂，建立一個和平且具正當性的權力轉移機制。
- **缺點：**當在一個道德已然衰敗的社會中運行時，此模式便暴露出其根本性的錯誤：
 - 被金錢與派系所腐化：選舉不再是尋找賢德之人的過程，而淪為一場關於廣告、募款與辯才的競賽。被選出的領導人，往往是善於取悅金融利益集團與派系者，而非為國家共同利益服務之人。

- 道德衰敗的惡性循環：此乃其最深層的弱點。當社會本身的道德根基已經腐朽，人民便會傾向於投票給與其腐敗思想相近的候選人。一位宣稱支持那些被視為違背傳統道德的生活方式的候選人，可能會比一位守護舊有價值者獲得更多選票。如此往復，候選人越是蠱惑民心，越是迎合群眾低下的道德品味，便越容易當選，從而形成一個將整個國家向下拖拽的漩渦。

五、現代極權模式

- 甲、經典階段（純粹共產主義）：

- 優點（表面）：能夠創造一個絕對的社會秩序，並在集中國家資源以實現宏大目標方面效率極高。
- 缺點：該秩序建立在無神論、唯物論與恐懼的基礎之上。它徹底摧毀了人的尊嚴，鎮壓信仰自由，撲滅修煉的火焰，並將社會變成一座無形的監獄。這是最為直接對抗並傲慢地挑戰天理的模式。

- **乙、「改良」階段（越、中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 優點：此模式非常務實，創造了經濟奇蹟，並提升了數億人的物質生活。它結合了極權國家的集中力量與市場經濟的活力。
- 缺點：經濟上的成功，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無神論的根基與政治上的獨裁並未改變，導致社會毫無節制地追逐物質，社會道德淪喪，環境被摧毀，而貪腐已成國難，從高層官員在密室中的運作，蔓延至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濫權的行徑，製造了不公，並深刻地侵蝕了人民對公義的信任。

所有這些偉大的努力，即便初衷良善，最終卻都走入了絕境，原因共通：它們都建立在一個已然失去對神聖的信仰及普世道德價值的根基之上。正是這歷史性的系統性失敗，揭示了一個不言而喻的真相：修補舊有體制已是徒勞。是時候尋找一條新路，一條始於重新確立一個全然不同的哲學根基的道路了。

所有這些模式，無論形式如何不同，都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它們都試圖用「人」的機制來解決「人」的問題，卻忘了人只是在與天、地的相互關係中的渺小一環。

乙、哲學基礎：道德共和國之心

在辨識了歷史上各種模式的失敗之後，我們看到，解決之道不可能僅來自於單純改變權力結構，而必須源於確立一個全新的哲學根基。這個根基，正是道德共和國的心臟，是塑造其一切思想與行動的運作系統。它建立在一個取代了已然腐朽的唯物論參照體系的世界觀與核心價值體系之上。

一、「天、地、人」參照體系

本共和國不將人視為一個孤立並統治自然的生物，而是將人置於與天、地和諧且謙卑的相互關係之中。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透過此稜鏡來審視：

→ **順天**：「天」，不僅是藍天，更是那些無形卻永恆不變的宇宙法則，即「天理」。順天，意味著行為必須符合這些法則，特別是因果律，並在重大決策中始終謙卑地順應天意。

→ **養地**：「地」，並非任由人隨意開採的無知資源。地球、自然、山川、草木，皆為生命，皆為需要被尊重與滋養的生命實體。一個只看眼前經濟利益而破壞生存環境、違背自然流轉的決策，是一種無道的行為。典型的例子便

是建造巨大的水電站大壩，截斷整條河流的生命。儘管它可能帶來控制洪災的短期利益，但長遠必須償還的「果」，卻是生態系統的枯竭、魚蝦的消失，以及一個已運行了數萬年的秩序的崩壞。

— **安人**：「人」——是所有政策的中心，但並非為了滿足其無盡的物質慾望，而是為了創造一個祥和的環境，以促進道德與心靈的成長。

二、「道、德、慧」價值體系

基於上述參照體系，國家的三大價值支柱得以確立，扮演著本共和國「基因」的角色：

— **以道為本**：「道」，是道路，是天理在生活中的具體化。本國度奉為圭臬的「道」之根基，正是「真、善、忍」的原則。一切方針、政策與國家行為，都必須在這三大支柱之下被審視：

* **真**：要求絕對的誠實與透明。政策的制定必須基於事實與自然規律，而非基於意識形態或政治利益。

* **善**：是所有社會政策的指南。體系的崇高目標，是喚醒並培育每個人心中的慈悲，鼓勵社群之間相互扶持、彼此依靠。

* **忍**：塑造了國家的長遠眼光與堅定意志。它要求有耐心去追求永續的目標，超越短期經濟利益的誘惑，正如種植一片森林的耐心，而非僅僅建造一棟大樓。

— **以德為重**：「德」，是道德、品行與善良。若「道」是根基，則「德」便是建設的目標。共和國的目的，並非物質的富裕，而是為人民培育道德與心靈的豐盛。

— **以智慧為方針**：「慧」，即「智慧」——深刻的明哲與洞見，是能辨識真理、徹悟「道」的能力。一個以「道」為本、以「德」為目標的國家，必須由「智慧」來引領和照亮。因此，領導人的選拔機制，必須著眼於找出最具卓越智慧者，以服務國度。

丙、創建原則：哲學之實現

從已確立的哲學基礎與價值體系出發，我們將創建一個名為「賢主治國」的國家治理模型：一個將道理與智慧置於權力與利益之上的體系。此模型透過以下根本性的創建原則來實現：

一、至高目標：守護人生道路之空間

國家存在的最高且唯一目的，是創建並守護一個安全、自由的社會空間，使每位公民皆能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其中，踏上修煉心靈、洗滌靈魂之旅的權利，必須被視為最神聖、最不可侵犯的權利，國家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以守護此權利為最優先。

二、所有權原則：勞動成果與福分之不可侵犯

國家承認，一個個體透過正當勞動、智慧與其福德所獲得的物質成果，是因果律運行的一部分。因此，對這些成果的私有財產權是不可侵犯的。國家無權以任何理由剝奪或重新分配公民的合法財產，且稅收政策必須維持在最低水平，以免違背此原則。

三、社會分際原則：國家與人民之責任分明

社會中的權力與責任，被劃分為兩個清晰的範圍。國家的範圍僅限於扮演秩序與安全的守護者，頒布根本性的法規，並維持一個公正的司法體系。所有其餘的範圍——經濟、教育、醫療、文化、科學、民生——皆屬於人民與社會組織的自由與責任。國家不代勞、不干預，僅守護社會的自由運行。

四、國家治理原則：精簡與服務

因國家的責任已被徹底地限定，故其形態亦應相應。此原則要求一個極其精簡的國家機器，僅包含那些不可或缺的核心職能。整個公務體系必須本著嚴肅執行所託付的責任之精神來運作，旨在守護一個自由、安全的生活環境予人民，而非干預或統治他們的生活。

五、公義原則：法治崇尚天理

共和國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統治，而受公義原則的統治。

公義的最高源頭，並非來自人所制定的法典，而是來自天理——即普世的道德與宇宙法則。

人所訂立的一切法規，其本身將被維持在最簡約的水平，都僅僅是天理的詮釋，且必須絕對地遵循天理。更具體而言，任何個人或組織，包括明主在內，皆不允許踐踏「真、善、忍」的至高道德原則。這是權力的絕對界限。

六、永續性原則：以智慧為自我調節機制

體系的力量與永續性，並不在於一部詳盡而僵化的法典，因為沒有任何法典能預見未來的一切變故。反之，其永續性在於能選拔出具備卓越智慧之人（明主與賢哲院）的機制。正是他們的智慧，構成了活的機制，以努力詮釋天理，辨識新問題，並根據時局調整國家方針，使體系具備自我修復與適應的能力。

第四部分：論最高領導人之選拔機制

一切政治體制的靈魂，在於其如何選拔出最高領導人。一個錯誤的機制，可能將一位蠱惑民心者或一位暴君推上權力之巔，使整個民族陷入災難。人類歷史，是一部關於追尋正確選拔機制的無盡努力、以及其悲劇性失敗的宏大史詩。

若「道」為根基，「德」為建設之目標，則「智慧」便是照亮前路的火炬。但此處的智慧（慧），並非單純的聰明才智（智）或淵博學識。它是源於一個有道有德的靈魂所產生的明哲，是能洞察事物本質、辨識天理、並基於慈悲而非利害算計來做出決定的能力。因此，以下整套選拔機

制，皆為一個唯一目的而設計：找出那盞最亮的火炬，一個具備足夠智慧與德行，足以引領整個民族之人。

為達此目的，我們首先必須更深刻地省思來自過往的教訓。

甲、歷史上各種選拔模式之分析

一 **血統繼承（君主制度）**：此乃最古老且最持久的機制，創造了一種穩定、清晰的權力轉移。如前所述，此君臣模式本是仿效天國之秩序，而「父傳子承」亦曾是上天安排的一部分。然而，在當今時代的背景下，當我們假定神已退後一步，將更多的自主權交予世人以決定自身命運時，我們便需重新審視此機制。從世俗角度看，它完全依賴於「血脈的運氣遊戲」。才華與德行無法遺傳。一位明君之後，可能繼之以一位昏君，而屆時人民將無任何方法改變自己的命運。

一 **神權（宗教權力並行）**：在許多文明中，君王的世俗權力深受僧侶階層的權力影響，甚至為其所支配。在某些地方，此二權力合而為一，君王同時身兼大祭司。在另一些地方，它們則如社會的兩根支柱般並存。在其純粹形態

下，此模式將社會置於一個穩固的道德根基之上，因一切法規皆須遵循神的教誨。然而，歷史亦揭示了一個慘痛的教訓：當僧侶階層腐化，他們便可能濫用神聖之名以服務世俗的權力與利益，將宗教變為思想控制與鎮壓異己信仰的工具。

— **普選（民主制度）**：此機制之誕生，旨在將選擇權交還予人民，為領導人創造正當性。理論上，它至為優越。但實際運作中，如我親身所見，它已被深度腐化。究其原因，當社會的道德根基已然動搖，群眾的選票將不再朝向明哲，而是朝向眼前的物質利益與蠱惑民心的承諾。選舉不再是尋找賢德之人的過程，而淪為一場關於廣告、募款與辯才的競賽。它選拔出的，是那些善於在短期內取悅群眾之人，而非那些有遠見且敢於做出艱難決定之人。

— **內部指定（極權制度）**：此模式或能選出在體制內資深且忠誠之人。但它是一個「黑箱」作業，完全不透明。它催生了殘酷的派系鬥爭，選拔出的，是那些善於政治鬥爭、剷除異己者，而非有才幹服務國家之人。這是製造暴君與由內腐朽的朝廷的機制。

— **轉世（某些心靈傳承）**：在其最純粹的形態下，這是超越一切世俗野心的機制，尋求一種心靈層面的繼承。然而，它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其一，它僅能在極其特殊的社

會中運行，該處全體人民皆有共同而深刻的形而上學信仰，此點在當今時代幾乎無法廣泛推行。其二， xác định người chuyển sinh 的過程本身亦可能被政治化與利用。而最重要的是，一個真正高貴的靈魂，將永遠朝向修煉以達更高境界，而非留戀世俗權力，不斷轉生以維持一個職位。

乙、明主選拔模式之提議：精英之總和

在省思了歷史上各種模式的失敗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正確的選拔機制，必須是一個自然的篩選流程，結合了精英階層的明哲、普羅大眾的信任，以及其畢生言行的驗證。它並非一個機械化的程序，而是一場努力，旨在找出一位真正具備足夠德行與智慧之人。

因此，審核一位明主候選人的核心且唯一標準，便是此二品德，且須透過其整個生命歷程來體現，而非透過幾場演說或一場短暫的競選活動。

必須闡明的是，此處的「明哲」，將透過實質證據來評估，如過往決策的品質、已發表文獻或著作的深刻度，以及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而非透過表面的技能。雄辯能力

或交際手腕並非必要標準。此體系旨在尋找一個清明的頭腦與一顆慈悲的心，而非一位有魅力的演說家。因此，即便一個人身體有殘缺，例如無法言語，但若其智慧超凡，並透過非凡的著作與行動得以展現，他依然是一位完全夠格的候選人。

為實現此點，一個選拔與繼承明主的機制，將基於以下根本原則而建立：

一、開放多元的推薦來源：

尋找賢才的過程，不能始於任何有限的來源。賢哲院將作為核心樞紐，接收來自社會各個角落的推薦：來自專業社群，來自公眾輿論的認可，以及來自賢哲院成員自身的尋訪等等。此初步的收集與篩選階段，將在選舉前至少五年暗中啟動，且不限制初選候選人的數量。

二、德行審核與決選名單之確立：

此審核乃賢哲院的內部核心任務。他們將全面而透徹地審視候選人的整個生命歷程。本著承認「人無十全」之精神，一個已然真心悔改的過往錯誤，將被視為道德成熟的證明，而非不可洗刷的污點。

經過長期的篩選階段後，為確立進入公開階段的候選人名單，將由賢哲院（佔三分之二權重）與現任明主（佔三分之一權重）進行一場投票。

— **靈活的投票機制**：每位投票者有權支持一位或多位他們認為夠格的候選人，但不得超過十人。若覺得無任何候選人達標，他們亦有權不投給任何人（投下空白票）。

— 獲得超過百分之五十總支持票的候選人，將正式進入最後的公開階段。

— 在初步信任投票結果出爐後，明主與賢哲院將共同商議，以確立一份理想的決選名單，建議人數約在五至七人之間，旨在確保國民審核過程的專注與品質。在任何情況下，決選候選人數量將不少於三人，且不多於十人。若有過多候選人跨過信任門檻，明主與賢哲院有責任斟酌，以選出真正最為傑出者。

名單確立後，約在選舉前一年，賢哲院將與每位候選人進行私下接觸，以邀請並確認其同意參選。

三、多層次的信任，不僅基於民眾：

選舉日前至少六個月，決選候選人名單（三至十人）將被廣泛公佈。此階段旨在執行「多層次信任」的流程，此處

的信任，乃是四大主要群體之總和：

- 現任明主
- 賢哲院
- 各省級及大型組織之領導人
- 全國人民

一位候選人，唯有在獲得來自這些群體相對均勻的支持時，方能當選，冀望被選出者，既有智慧，又有務實能力，且深得民心。為確保客觀並避免引導輿論，現任明主及所有賢哲院成員，在此階段皆被嚴禁公開表達對任何候選人的支持。他們透過選票默默地行使其選擇權，但不得利用個人威望進行動員，以助其他選民群體能獨立地做出決定。

（各群體的投票機制與權重計算方式，將在此心書末尾的附註中詳述）。

四、穩定的繼承與靈活的任期：

長任期對穩定至為必要。最長任期為二十五年，但將有定期的信任投票。更重要的是，一位明主的初始任期，可根據其當選時的信任度進行靈活調整。此舉迫使領導人必須不斷努力，以證明自己的資格。

* * *

第五部分：政治社會結構

一個美好的哲學若無堅實的體制結構來實現，終將僅是夢想。然而，此結構必須為哲學服務，而非反其道而行。因此，以下各體制之設計，皆基於精簡原則、責任之清晰劃分，以及一個基於道德而非黨派權力的監督機制。

甲、明主（最高領導人）

「船長」之角色與「道德長者」之地位：

明主並非一位事務管理者，而是一位船長。他的工作並非在船上四處奔波，鎖緊每一顆螺絲，而是在指揮台上，研究海圖，觀察星辰與時代的流向。他的角色，是在關鍵時刻，為整個國家之舟做出「轉向」的決策。

他在民心中的地位亦十分特殊。他不是一位供人崇拜的救世主，亦非一位令人畏懼的封建君王，但也絕非如那些經由喧囂競選活動而上台的政客般，可與之等同而論。他是一位道德長者，一位民眾因其明哲而非權力而追尋的人物。

此等風範，甚至體現於其工作與溝通的方式之中。當需了解某一問題時，他或會進行不作預告的微服巡察，以最真實的方式接觸真相，而非舉行形式化的盛大巡訪。當需傳達一項重大訊息時，他會選擇撰寫一篇深刻的分析文章予全國人民，而非頻繁地出現於媒體之上。此等溝通的頻率亦極為稀少，或一年僅一、二次，甚至更少，以確保其每

一言皆有份量，並能啟發深刻的省思，而非為自己沽名釣譽。

權限與限制：

明主是掌握最高行政權力者，亦是國家所有常規政策與法律的最終決策者（取代如國會之類的立法機關）。理論上，他有權在整個行政體系中，任命與罷免任何職位。

實際上，明主將專注於挑選與任命那些最為重要的領導者：丞相、各部部長、各省省長，以及各諮詢委員會之主席。

明主對賢哲院的權力則受到限制。他無權隨意任命或罷免賢哲院成員，僅有極其有限的一部分權限參與此過程，旨在確保賢哲院的獨立性。（關於此互動的詳細機制，將在論及賢哲院選舉與監督機制之章節中描述）。

明主的權力有兩項絕對的限制。其一，在司法領域，他無權審判或定任何人之罪；此權力屬於一個獨立的法院體系。其二，對於自立國時代即已存在的憲法，明主無權單方面修改。一切憲法之修訂，皆須在與賢哲院共同舉行的投票中，獲得多數的同意，其中明主佔三分之一權重，賢

哲院佔其餘三分之二權重（如此，僅需約三分之一的賢哲院成員支持，即可通過）。

副明主：

明主有權提名一人為備位副手。若明主未指定特定人選，丞相將默認兼任此備位副手之角色。

若明主突然退位或逝世，該副手將暫時執掌國事，最長不超過三年。其在此期間的主要任務，是確保國家的順暢運行，並組織、監督一場公正的新明主選拔過程。

關於權限，代理人掌握必要的行政權，但不得單方面頒布或修改重大政策（例如修改憲法或動用軍隊），除非獲得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賢哲院成員之支持（詳見後述）。為確保客觀並避免利益衝突，擔任此代理職位者，不得參加緊隨其後的明主選拔。

罷免與監督機制：

巨大的權力必須伴隨相應的責任。明主有權因個人理由主動請求退位。在此情況下，備位副手將暫時承擔領導角色。

明主可在以下情況下被罷黜：

情況一：緊急不信任案（因刑事犯罪／嚴重道德違犯）

- 理由：明主被指控犯下刑事罪行，或有嚴重之道德違犯，違背了國家的根本原則。
- **啟動機制：**
 1. 案件必須先由最高法院受理並審理。
 2. 唯有在最高法院正式裁定明主「有罪」後，賢哲院方有依據召開會議並投票。
 3. 若多數賢哲院成員投票認同法院之裁決，明主將被迫離職。
- 頻率：可在任期內任何時候發生，一旦有案件及法院之裁決即可。
- 目的：確保對罪行最高程度的問責，防止濫用罷黜程序以達成基於無根據指控的政治目的。

情況二：定期不信任案（強制性評估）

- 理由：評估明主在長期在位後的執政效率與總體信任度。

- 啟動機制：根據憲法規定的時程自動進行。
- 頻率：一任期內兩次，於第十年與第二十年的節點。

情況三：非常規不信任案（由賢哲院發起）

- 理由：賢哲院對明主的政策路線或執政能力有深刻的擔憂，但尚未嚴重到構成道德違犯以啟動情況一的程度。
- 啟動機制：必須由一定比例的賢哲院成員提議（例如：至少三分之一）。
- 頻率：在明主的整個任期中，僅能使用一次。
- 適用時間：只能在任期的第十一年至第十九年的「機會之窗」內啟動。
- 目的：作為一個靈活而強大的監督工具，允許賢哲院在必要時進行干預，而無需等待定期的節點。

此外，為避免「蠱惑民心」及個人崇拜的風險，法律亦嚴禁國家動用預算或權力來宣傳現任明主的形象。具體而

言，將其肖像印於貨幣之上，或強制在政府機關懸掛其畫像，皆不被允許。

乙、賢哲院：道德的燈塔

必要之理由：

一位明主，無論多麼明哲，皆無法成為國家命運永恆的保障。正因如此，一個更具永續性的體制必須被建立：賢哲院。一旦任職，每位賢哲皆須將國家的共同利益置於首位，以民族靈魂守護者的身份服務，而非僅僅代表推舉其之群體的利益。

角色：

賢哲院並非第二個權力機關，而是一座「引路的星群」，是國家的道德燈塔。他們的角色並非統治，而是引導，此引導體現於以下三大主要使命：

一 選拔並確保明哲之繼承：此乃賢哲院最根本、最重要的責任。他們是尋找、審核並引導選拔繼任明主的發起者，

確保打破那作為所有體制悲劇的「盛極而衰」之循環。

— 諮詢與監督明主：賢哲院的第二個角色，是作為領導者的一面明鏡。他們有責任「諮詢與監督明主，確保一切重大決策皆符合根本的道理原則」。

— 以道德引領社會（非強加）：最終，賢哲院是整個國家良知與智慧的象徵。他們的影響力，並非來自強制的權力，而是來自民眾對其品行與明哲的自然敬重。

結構、繼承與內部運作：

賢哲院由二十五名正式成員與二十五名備位成員組成。備位成員有權參與院內所有活動，有權發表意見，唯一不同的是，不像正式成員那樣擁有默認的表決權。

關於內部結構，賢哲院所有二十五名正式成員的地位完全平等。賢哲院可在達成共識時，推舉一人作為集體的共同發言人，但此人並不擔任領導角色，亦無任何高於其他成員的權限。同時，每位成員仍保有以個人名義，或代表院內對某一特定議題持相同觀點的一小群成員發表言論的完全自由。

每位賢哲的任期為二十五年，不得連任，且在三十至八十五歲之間任職。其核心繼承機制依「新陳代謝」之原則運行：每隔五年，將舉行一次選舉，以替換五位資歷最深的成員。若有多於五位成員資歷相同，則年長者將先行退

位。賢哲院的力量在於集體智慧。即便有幾座「燈塔」或會暫時黯淡，大多數仍將繼續發光，足以為明主與整個民族照亮前路。

處理突發空缺：

若一名正式成員無法繼續其職務（因退位、被罷免或逝世），其餘二十四名正式成員將進行投票，從二十五名備位成員名單中選出一人替補。

監督與罷免成員：

為確保賢哲院之廉正，當一名成員被認為有嚴重道德違犯時，一個一致的罷免成員機制將被適用。一場罷免投票可由以下兩種方式之一發起：

- 由明主提議（在其二十五年的任期中，最多五次）。
- 由賢哲院成員自行提議，須有一份至少有三名成員簽署的文件。

無論以何種方式提議，最終決定將由一場投票來定奪，其票數權重分配為：明主佔三分之一，賢哲院其餘二十四名成員佔三分之二。

* * *

第六部分：詳細運作機制

一個美好的哲學，必須透過一個精簡、高效且具道德的運作結構來體現。此處並非為了描繪複雜的流程，而是為了勾勒出那些能助社會以最和諧方式自行運作的核心原則。

甲、精簡的國家機器與根本性法律

法律諮詢委員會與公眾諮詢：

如國會之類的現行代議機關，往往變得臃腫且易受利益集團所左右。取而代之，此模型設立一個法律諮詢委員會：將會精簡，由來自具聲望之專業組織所提名的頂尖專家組成，並由賢哲院審核其道德。他們的角色是研究、草擬並對法案進行辯證，以向明主提供諮詢，但無權投票通過法律。所有法案在草擬後，皆須在一個全國性的移動應用程式上廣泛公佈，以徵詢民意調查，然後再呈交明主決定。

一、結構與權益：

- 委員會亦將由二十五名正式成員與二十五名備位成員組成。
- 待遇將依循一個類似的框架來適用：一個高薪、靈活的薪酬範圍，足以吸引頂尖的法律專家（例如：介於平均收入的八至十五倍之間）。

二、選拔機制：成員將從三個來源選拔：

- 十五名成員由全國具聲望的專業法律組織（如全國律師公會、頂尖法學院、法官評議會…）提名並選舉。
- 五名成員由明主提名。

- 五名成員由人民直接選舉。

三、繼承機制：亦將適用「新陳代謝」機制：

- 每隔五年，將替換五位資歷最深的成員。
- 在被替換的五人中，結構將被維持：明主指定一人，人民選舉一人，其餘三人則由法律組織選拔。

精簡的憲法與原則性法律：

此模型的憲法必須被精簡至核心，其簡潔程度，足以讓幾乎每位人民在求學時期便能背誦。當憲法存於每個人心中，它將成為一個內在的道德羅盤。同樣地，法律體系將基於概括性的原則來建立，而非詳盡的規定。

根本性司法原則：

獨立的司法體系將基於以下核心道德原則運行：

一 清晰區分刑罰（對國家）與賠償（對受害者）：

* 對於刑事案件或具公共性質的違規行為（如交通法規），所有繳納給國家的金錢罰款將被廢除。金錢不得用於減輕或替代刑罰。取而代之，刑罰將具教育、修復與公益勞動性質，以確保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絕對公平。

* 然而，罪犯仍有義務賠償受害者所有的物質與精神損失。此賠償款項是一項並行的民事責任，且完成此責任不得被視為減輕公共刑罰的理由。

* 對於純粹的民事案件，法院將優先考慮和解方案，且各方可依協議使用金錢來解決彼此的義務。

— 尊重法院之裁決：

* 對於重罪，法院的裁決為最終裁決，必須被嚴肅執行，不受其他權力部門的干預。

— 具監督與聆聽之寬赦機制：

明主無權干預司法，包括赦免權。一個嚴謹且人道的寬赦流程將依三步驟適用：

* 步驟一（由基層提議）：寬赦提議必須源自基層，即直接管理囚犯者，基於其改造過程與真實的悔改表現。

* 步驟二（審核與聆聽）：此提議隨後必須由一個高級法院進行獨立的重新審核。在此過程中，法院必須正式徵詢受害者或其家屬的意見。此意見是一個重要的參酌因素，但無否決權。法院將基於囚犯的改造證據、受害者的痛苦，以及社會的整體安全之間的平衡，來做出最終決定。

* 步驟三（最終批准）：若在考量所有因素後獲得法院的同意，案卷將被呈交予司法機關的首長（相當於司法部長）以簽署最終決定。

行政結構：

關於行政結構，國家將被劃分為各省（或邦）。省的數量並非固定，而是取決於每個國家的特點，但需被合理地限制，以確保效率，避免臃腫。例如，一個介於十三至十八省之間的數字，或有助於機器運行精簡。此分級原則將一致地應用於較低層級：每省／邦將繼續被劃分為約十三至十八個郡／縣，並依此類推，分級至鄉與村／寨／里。此結構確保在每一層級，領導者皆有一個有效的「管轄範圍」，助機器從上至下協調緊密、暢通無阻。

乙、公共預算與經濟

一、預算運行原則：

為確保國家的自主並避免為後代留下負擔，國家預算將基於兩條黃金原則運行：

- 絕對的預算平衡：國家僅被允許在所獲預算的範圍內進行支出。絕對不允許赤字支出。例如，若總預算收入為一百億美元，總支出不得超過一百億美元。
- 無公共債務：國家被嚴禁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國內外的任何組織借貸。經濟發展的投資負擔與機會，完全屬於私營部門；他們將自行借貸、自行投資、自行獲利。

二、以規模最小化貪腐風險：

- 最有效的反貪機制之一，便是徹底地縮小國家預算的規模。一個國家機器所管理的金錢越少，貪腐的機會與規模便越被自然地限制。即便因貪腐而流失的比例相同，對國家的絕對損失亦會小得多。國庫一百億美元中流失一部分，其痛苦程度，遠遠小於在國庫一千億美元上流失相同比例。

三、削減預算與最簡稅制：

一個具高道德基礎的社會，犯罪自然減少且無擴張野心，將無需一個龐大的國防與安全機器。公共預算將被削減至最低程度。這允許維持一個極其簡單的稅收

體系，僅包含兩大主要類別：

— 增值稅（VAT）：基於「消費多，貢獻多」的公平原則。

— 企業稅：具一個合理且穩定的稅率。

如個人所得稅之類的具「剝奪」勞動成果性質的稅種將被廢除。依循天理與因果、福分之律，我認為，適用如現行個人所得稅之類的稅種，是一種「公然但合法的搶劫」行為。

四、國家為裁判，非球員：

中央銀行將作為一個獨立機關存在，但其角色非常有限：負責任地管理貨幣發行，並設定一個「利率上限」作為道德底線，以防高利貸。此外，國家將不干預市場。對於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國家預算僅投資於那些無法盈利的工程（如堤壩）。

所有具盈利能力的項目（橋梁、道路、機場、港口…）將完全向私營部門開放，包括外國投資者。

五、預算流程與責任分級：

年度預算的審批與執行流程將被簡化，以確保決斷性與責任感，完全取代一個國會的角色：

— 丞相提議：每年，丞相與政府將負責制定一份全面的次年預算計畫，並呈交明主。

— 明主批准：明主是批准各大領域（國防、行政、預備基金…）預算分配的最高且最終權力者。他的決定基於計畫與國家的長遠願景及財政原則的契合度。

— 丞相執行：在總預算獲明主批准後，丞相將擁有全權，在該預算範圍內調度、管理與支出，以運行政府。此權力亦包括決定資助突發性項目的權利。

此機制將責任設定得絕對清晰：丞相為支出效率負責，但明主在批准該計畫時，以及在選擇丞相時，為其智慧與洞察力負最高責任。

丙、社會（教育、醫療、民生、黨派、科學…）

- 「國家不干預」之哲學：

國家並非最優秀的教師或醫師。此角色屬於那些滿懷熱忱的教育家與醫者自身。因此，國家將不干預絕大多數的社會活動。

- **宗教：絕對自由，深刻尊重**

一個道德共和國承認，心靈之旅乃是每個靈魂最神聖的道路。國家的角色，是守護此旅程的空間，而非管理或審查它。因此，宗教政策將基於以下原則運行：

一、信仰與傳道之自由，無需登記：

- 國家將不設立任何管理宗教的機關。「國家承認的宗教」之概念將不復存在。
- 所有個人與組織，在實踐、傳播與發展其信仰方面，皆擁有絕對自由，無論是傳統宗教，抑或新的修煉法門。
- 他們無需向國家申請許可或登記活動，只要其活動不違反社會的基本法規。

二、國家之支持：具助緣性質，不干預：

- 精神上之支持：賢哲院與明主可發表正式言論，以表彰並推崇宗教社群為社會所貢獻的美好道德價值。

- 物質基礎上之支持（有條件）：若認為合理且獲地方社群之共識，國家可考慮批地，供宗教組織興建服務信仰之工程。
- 除此根本性之支持外，國家將不對任何宗教給予任何其他財政或法律上之優先待遇。

三、個人信仰與公務角色之清晰劃分：

- 明主、賢哲院成員及所有公職人員，皆有權擁有自己的信仰。
- 然而，當參與宗教活動時，他們必須以個人公民身份參與，不得使用國家的名義或特權。
- 明主及各級領導，被絕對嚴禁利用權力，強迫或暗示任何人追隨與自己相同的信仰。

四、「祭天殿」：國家的心靈與道德象徵：

- 在尊重所有信仰之多元性的同時，國家將興建一座共同的心靈工程，不屬於任何特定宗教，名為「祭天殿」。

- **哲學與設計：**「祭天殿」的建築必須體現兩大元素的平衡：一方面，它必須反映對人類各種心靈傳統與純正信仰的深刻尊重；另一方面，它必須突顯並錨定那些作為國家根基的普世、核心道德價值。整體設計必須深具民族的文化本色。
- **功能與專屬角色：**「祭天殿」是一個具專屬角色的空間，僅用於由明主或賢哲院主持的、國家最為重大與神聖的儀式。為確保絕對的莊嚴，任何個人、團體或宗教組織的其他活動，將不被允許在此自由舉行。

- **文化與藝術：民族靈魂之根基**

一個國家，或能在經濟上富強，軍事上穩固，但若文化衰敗，則該國僅是一具無魂之軀。在一位明哲領導者的價值體系中，宗教是道德的根源，文化是滋養靈魂的流泉，而教育則是傳承的工具。因此，文化藝術（包括詩歌、音樂、電影、繪畫…）是一個被置於最高重視程度的領域。

然而，真正的藝術，不可能誕生於一道政令。國家的角色，是創造一個能讓「美」與「善」自然萌芽的環境，而非當一個園丁，按自己的意願修剪所有枝葉。

一、國家不干預，僅引導：

- 將不設任何「文化部」或審查機關。國家將不資助、不控制、亦不對創作內容下達指令。
- 藝術家擁有絕對的創作自由。一部作品是否被社會所接納，將取決於其自身的道德價值與深度。

二、以道德與敬神為根基：

- 真正的藝術，是人對上天之美的表達，是對善良的頌揚，是揭露虛假以引導人回歸於「真」。
- 社會將被引導去推崇那些能提升人靈魂的作品，而非那些墮落的藝術類型。

三、賢哲院為美學之燈塔：

- 國家的引導角色，將透過賢哲院以一種精微的方式來實現。
- 當賢哲院公開珍視一部深刻體現「真、善、忍」價值的作品時，那便是最寶貴的指引，自然而然地創造出一股向善的文化流向，而無需強制。

- **教育：**

將不設如現行般掌握絕對權力的「教育部」。取而代之，將成立一個教育諮詢委員會。此委員會的角色，並非為明主提供諮詢，而是一個為整個教育體系，包括各級學校、出版社、家長與學生，提供總體方向的機關。他們是整個行業的知識與道德燈塔。

- **結構與權益：**委員會由二十五名正式成員與二十五名備位成員組成，由國家支付薪酬。正式成員的薪資約相當於國民平均收入的八至十五倍，備位成員則為五至十倍。

- **選拔機制：**成員將從三個來源選拔：十五名成員由全國各級學校自行提名並選舉；五名成員由明主提名；其餘五名則由人民直接選舉。亦即，每五年一次的定期選舉將替換五人，其中明主指定一人，人民選舉一人，其餘三人則由各校以其自有方式選出。
- **運作原則：**此委員會的成員將非專業政客；他們將繼續維持自己在社會中原有的工作與角色（例如：律師、執行長、科學家、修士…）。委員會中的角色是一種兼職的服務，因為國家需要的是他們的德行與明哲，而非他們的全部時間。與法律諮詢委員會類似，其成員亦可為外籍人士，基於其明哲與經驗而非國籍來選拔（然而，當同意接受此職位時，他們亦將獲得正式公民的資格）。

此委員會不干預各校的具體運作。將不設全國性的教科書或統一考試。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的自主權，完全交予各私立學校。

- 將不設全國性的教科書或統一考試。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的自主權，完全交予各學校。

教育安全網：為確保無任何孩童失學，國家將在基礎普及教育階段，維持一個精簡的公立學校體系，專為處境特別困難的家庭而設。

- 運作機關：此體系將由一個精簡的「公立教育運作局」管理，僅負責行政事務（預算分配、人事協調、基礎設施），無權干預教學專業。
- 師資來源：教師隊伍主要為正在履行「國民義務」的青年。為確保品質，選拔將優先於該計畫中最優秀的百分之十群體中進行。此舉使在公校任教，成為一項為國家精英青年所設的崇高服務使命。

當然，這些公校的品質或會遜於私校，且可能被社會以帶有某種歧視的眼光看待。但依因果之律，此乃個人之福分。國家出於慈悲，確保所有孩童皆能入學並免費接受基礎知識，已是一種恩惠。奮力脫離困境以改變自身命運的責任，仍屬於每個人的努力。

- **科學與技術：私營之動力，非國家之任務**

在道德共和國中，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被視為社會創造力與需求的自然結果，而非國家必須動用預算去追求的戰略目標。

- 研究與生產活動之全面社會化：國家將不投資、不擁有、亦不運作任何研究機構或工廠。所有研發活動與高科技生產，包括國防工業在內，將屬於私營部門。當為防衛目的而有必要時，政府將以有限的數量，向私營供應商採購武器。
- 不設科學管理機器：為體現不干預之徹底性，國家將不設「科學技術部」。國家將不具審核或頒發專利之角色。此責任將屬於由公民社會與私營部門自行成立、運作的獨立專業組織。國家將僅維持一個最精簡的行政機關，以對這些具聲望之組織已頒發的專利進行法律上的註冊與承認，旨在確保公民的智慧財產權在法庭上受到保護。

- **社團與黨派：聲音受尊重，權力受限制**

現代民主國家已深受黨派鬥爭之創傷，其中對黨的忠誠往往被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為打破此循環，道德共和國將為政治社會活動建立一個全新的模式，基於一個核心原則：將聲音與權力分離。

一、結社自由與絕對中立：

- 所有公民在成立社團、社會組織或政黨方面，擁有絕對的自由，無需向國家登記或申請許可。
- 政府將保持絕對中立的態度：不採取任何具體的支持或反對行動。這些組織的所有活動，包括運營成本在內，皆由其自行負責。

二、聲音受尊重，權力被無效化：

此乃最具革命性的原則，旨在確保各黨派無法支配國家：

- 擁有聲音之權利：各黨派被允許作為思想論壇運作。他們可提出政綱，組織研討會、集會，並公開對政府政策提出批評與辯證。

- 權力被無效化：然而，各黨派在國家的選舉或任命流程中，將不具任何正式角色。他們無權派遣代表或提名候選人角逐如明主、賢哲院成員或各部部長等核心權力職位。
- 目的：此原則確保國家領導人是基於其個人才華與德行被選出，而非基於某個黨派的支持。它將各黨派從「選舉機器」轉變為「思想中心」（智庫），以智慧而非權力來為社會做出貢獻。

三、黨員身份與公務責任之分離：

- 一位領導人，包括明主在內，可以是某個黨派的成員。這是他們的個人自由權利。
- 然而，在執行公務時，他們必須以一個服務國家的唯一身份行事，對全體人民負責，不得以其黨派之名義或為其利益而行動。利用國家權力以推動某個黨派議程之行為，被絕對嚴禁。

在此模式下，社會的能量將不被消耗於無益的黨派鬥爭之中。取而代之，它將被用於建立一個基於明哲與個人責任的政治。

- **醫療：天理界限內之善良**

依聖賢之觀點，無事偶然發生。一個人的病痛與患難，並非單純的身體故障，而往往是神靈安排的一部分，以助該靈魂有機會受苦而消滅業力。即便一位具無邊法力之佛，亦不隨意出手治癒全人類之病，因如此作為，乃是破壞因果之律。

因此，一個順應天理的國家，其角色並非用人間之力去橫加干預此等安排。醫療政策，因而，必須建立在善良之上，但此善良，需伴隨謙卑與智慧。

取代一個全面的福利體系，國家僅設立一個「醫療安全網」，作為最後的人道姿態，基於以下原則運行：

- 受益對象：僅限於那些孤苦無依、無財產，且經地方社群確認完全無勞動能力以自給自足之個人。

- 運作方式：一個精簡的「人道醫療運作局」將在私立醫療機構為符合條件者支付治療費用。
- **雙重限制（頻次與費用）：**

之所以必須有此嚴格的雙重限制，乃因一個人間的國家，不能以「人道」為名而持續干預，無意中剝奪一個人償還業力的機會。此限制，正是一道道德底線：

 - 關於頻次：國家將在一生之中，最多為三次住院或重症治療提供費用支持。
 - 關於費用：此三次支持的累計總費用，將不超過一個終生預算，相當於國民一年的平均收入。

此限制體現了，國家已盡其所能，懷著所有的善良，而後謙卑地垂首，不敢逾越其位，更深地干預上天對該人之福分與業報的安排。

- **公務改革：精英服務，最高責任**

為徹底根除「安逸享祿」之思想與貪腐之弊，公務機器將被重組，目標是建立一支精英隊伍，其待遇應得，且須負最高程度之責任。此模型建立於以下根本原則之上：

一、「最大化數位化」與公共服務社會化之原則：

- 一個精簡國家機器的基礎，是徹底轉變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
- 絕大多數的公共行政服務，將完全透過一個單一的國家服務門戶，以線上方式進行。
- 不屬於國家核心職能的服務，將完全轉交予私營部門執行。
- 結果：此原則將使公務機器變得極其精簡，僅剩一支小型隊伍，專責政策規劃、監督及核心系統之運作。

二、應得之待遇，以從根源消除貪腐：

- 因機器已被精簡，國家有足夠資源投資於人才。公務員的薪資將被設定在具競爭力的高水平，約高於市場平均水平百分之三十。
- 目的：高待遇旨在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並徹底消除因貪腐而找的藉口。

三、聘用機制：賦權與責任：

- 中央政府將僅頒布一個具備能力與道德核心原則的「通用聘用框架」。
- 在此框架內，各機關首長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以設計專屬的聘用流程，旨在為其單位尋找最合適的人才。

四、民生之平等，廢除退休特權：

- 如同社會中所有其他公民，公務員將不享有由國家提供的專屬退休制度。
- 對全民適用同一民生原則，將徹底消除「鐵飯碗」心態，確保每個人在規劃晚年生活方面，皆有同等之責任。

- **從根源設計之反貪系統**

一個高薪且精英的公務體系，必須伴隨一個旨在從萌芽階段即根除貪腐的設計系統。此模型非僅著重於最終的懲罰，而是集中於消除實施不當行為的動機與機會。

一、根除貪腐動機：

- 應得之待遇：高於市場百分之三十的薪資水平，消除了「因貧而貪」的藉口。
- 收入與績效掛鉤：採用基於績效與民眾滿意度的獎金制度，鼓勵公務員為共同利益而工作。

二、最大化壓縮貪腐機會：

- 為重大決策採用「匿名機制」：為防止大型項目中的勾結，將採用一個類似大學入學考試評分的匿名審核流程。投標方與審核者皆不知曉對方身份，最終決定基於客觀的評分系統。

○ **依「線上優先，匿名處理」原則運作公共服務：**

- 優先渠道（線上）：絕大部分服務將在線上進行。系統將自動以隨機且匿名的方式，將案件分配給各公務員。
- 支援渠道（線下雙層）：對於特殊情況，民眾將前往私營的公共服務公司。這些公司僅接收並將文件數位化，之後文件亦將被納入國家的隨機匿名處理系統。
- 結果：無論以何種方式提交文件，需求方與決策方之間的直接聯繫皆被完全切斷。

○ 強制輪調與任期限制：任何公務員皆不得在一個具決策權的職位上任職超過五至七年，以打破「利益網絡」的形成。

三、尊重隱私權與崇尚責任感：

- 強制申報財產與禮品之機制將被完全廢除。
此決定基於一個核心原則：「慎選其人，既用則信」。
- 一個設計良好的系統，無需一種具猜忌性、侮辱公務員名譽的措施。他們憑個人能力獲得合法額外收入之事，應受尊重。

四、對蓄意背叛罪行之最終懲罰：

- 適用範圍：此懲罰僅適用於最嚴重的罪行，體現了蓄意的背叛，如大規模侵吞公款，或與承包商勾結以偷工減料，降低公共工程品質。
- 罪行本質：此被視為「蓄意背叛民族之厚待與信任」之罪。
- 懲罰：沒收全部財產，並永久禁止擔任任何公職，此罪名無寬赦之機會。

五、名銜與業績病

為建立一個廉潔的公務體系與一個務實的社會，國家將不設立任何機制以管理或頒發任何類型的正式名銜、獎項或勳／獎章。此原則從源頭上杜絕了

「業績病」及那些因競相爭取政府認可而產生的負面行為。

在一個廉潔的公務體系中，給予一位公務員的唯一且最高貴的肯定，是民眾的滿意、應得的待遇，以及服務的自豪感。

同時，專業領域內獎項的評審與頒發，將屬於公民社會的自由權利。各專業協會、文化、科學組織…擁有完全的自由，以設立並表彰符合其自有標準的傑出個人與工程。國家對此等活動保持絕對中立，不加干預。

- **社會民生：恢復責任與孝道**

道德共和國最根本且最具革命性的決策之一，是完全廢除由國家管理的強制性退休金與社會保險制度。

此決策並非出於財政理由，而是源於對道德與天理的深刻體悟。現代的退休制度，即便初衷良善，卻無意中對社會的靈魂造成了三大深刻的傷害：

- 侵蝕孝道：它破壞了家庭中神聖的連結與自然的責任。透過創造一個匿名的「退休基金」，國家無意中剝奪了子女透過奉養父母來表達感恩的機會與義務。
- 製造不道德的負擔：它迫使後代背負一筆並非由他們造成的債務，以支付一個他們自己可能無法受益的體系。
- 違背「勞動—收穫」之原則：它違反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基本因果原則。透過將個人努力與所獲成果脫鉤，它無意中滋養了依賴、懶惰的心態，並侵蝕了自主性。

此模型將非託付於一個國家機器，而是恢復三大自然且永續的民生支柱，此乃數千年來道德社會的根基：

- **支柱一：個人責任（自主之根基）：**
每位成年人皆有為自己未來自行規劃與儲蓄的基本責任。國家將創造一個穩定的、低稅的經濟環境，以鼓勵兩種主要的自主形式：

- 個人儲蓄與投資：人民自由為自己積累財產。
- 自願性退休計畫：任何人皆可自由參加退休保險計畫、私人投資基金，以主動且有效地保障晚年生活。

○ **支柱二：家庭責任（民生之心）：**

最穩固且最高尚的社會民生支柱，正是家庭。子女有奉養、照顧年邁父母的自然道德義務。這不僅是物質責任，更是感恩的延續，是福德在家族中流傳的方式。

○ **支柱三：社群之善良與扶持（自願性安全網）：**

對於不幸者（無家庭、子女，或遭遇患難者），他們的民生網絡將來自社群的善性與扶持：互助會、慈善組織、宗教團體及鄰里。

一個人民自食其力、子女孝順父母、社群相互扶持的社會，不僅在財政上更為永續，在道德層面上，亦遠比一個將責任託付於國家的社會高尚得多。

丁、國民義務：服務乃共同之責

取代傳統的兵役模式，國家將為所有年滿十八至三十歲的男女青年，設立一個「國民義務」體系。主要有兩種服務形式：

一、普通形式：

此為默認選項，服務期限為六個月至一年不等，具靈活性。公民可自行登記時間，並選擇多樣化的工作，從行政支援、環境保護，到軍隊、警察部隊中的基礎角色。遠離家鄉工作者，將由國家提供食宿。其他人則將領取一份基本津貼，相當於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的百分之七十。

二、替代形式（為特殊才能者而設）：

具備特殊能力的個人（企業家、科學家、藝術家、運動員…）可申請以替代形式履行義務。為獲批准，他們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 特殊財務貢獻：繳納一筆相當於，例如，三年人均收入的款項。

一 以專業貢獻：承諾撥出一定時數，以其才能服務社群（例如：創業諮詢、免費診療、教學…）。

調節與豁免機制：為確保永續性，國家有權在必要時，透過暫時縮短期限或減少被批准人數來調節此計畫。此外，「替代服務」或「特殊豁免」（為有非凡貢獻之個人而設）的審核，將由一個專責國民義務的機關或省級政府，基於透明的標準來決定。明主與賢哲院僅設定總體原則，不干預個案。

戊、守護神之秩序：關於生命與技術之界線

一個道德共和國必須認知到，人類智慧的驕傲已走得太遠，跨越了「療癒」與「改造」生命之間的界線，製造出那些亂神、違背天理的行為。

因此，國家必須設立清晰的界線。對於那些破壞生命神聖秩序與自由意志的行為，國家將不承認、不保護、不資助，並僅基於道德視角提出勸告。這些行為包括：

- 墮胎：這並非一項「選擇權」，而是剝奪一個已被安排來到世間的生命之投胎機會的行為。

- 來自捐贈者之人工授精與代理孕母：這些方法破壞了家庭神聖的血緣連結與業力因緣。
- 侵犯意志與思想：所有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AI）與機器人，其發展必須在服務人類的限度內，而非為了控制人類。以下行為，因其侵犯了靈魂最深層次，並模糊了造物與機器之間的神聖界線，將不被支持：
 - 使用 AI 或任何技術，以控制、操縱一個生命（無論人或動物）的思想與自由意志。
 - 以控制或改變其自然本性為目的，將晶片或電子設備植入人或動物的大腦。即便這些項目以科學與進步為名，它們對人性的未來與自然秩序而言，仍是不可估量的禍患。
 - 將人的大腦或意識，與一個機器人身體或一個電腦系統結合，將人變為一種半機械的生命形態。
- 對人進行基因改造與無性複製：這是最為傲慢的「扮演神」之行為，干預了神所創造的生命密碼。

- 干預物種秩序：利用技術進行基因改造、非自然雜交、試圖復活已滅絕的物種，或創造全新的物種，皆是一種傲慢。這些行動破壞了自然歷經數百萬年才建立起來的生態系統平衡。農民世代相傳的、順應自然的傳統嫁接、雜交方法，則不在此範疇內。
- 器官移植：將一個器官從一個身體移植到另一個身體，即便出於自願，亦是對神所賜予的完美整體的干預。它不僅是物質的交換，更是生命之間信息與業力的擾動。
- 干預其他世界：若有朝一日，人類科學能航行至其他星球或進入其他空間維度，不可侵犯的原則必須被絕對遵守。我們不得隨意干預環境、掠奪資源，或擾亂那些地方生命的社會運行。綁架或欺騙來自其他世界的生命至地球，以作為實驗的「白老鼠」或如「奇特生物」般展示之行為，亦是不被支持的行為。侵犯其他世界的行為，亦是一種傲慢的表現，並將造下不可預測的業果。

必須強調的是，這些道德界線，是為那些依據人類智慧與慾望行事的科學家與普通人所設立的。它們不適用於特殊情況，當一位真正的修煉者，懷著巨大的慈悲與德行，得到神靈的直接指引與允許以執行某項使

命時。屆時，他們的行動已不再是人的干預，而已是天意安排的一部分。

國家將不自動懲罰任何實施上述行為的個人或組織，除非有受害者的訴狀，或當職能機關發現有如強迫、詐騙或買賣人體之類的犯罪跡象。一個真正尊重生命的社會，將不試圖按自己的意願去「改造」它，而是謙卑地與那些已被安排好的規律和諧共存。

己、環境

一個道德社會必須懂得敬重天地。環境政策必須同時解決兩個層面：在人間修正行為，並在更深層次上理解其原因。我們將採用世界上最嚴格的廢氣與廢水處理標準，類似北歐國家與日本的模式。同時，植樹政策將嚴禁種植如桉樹之類對土壤有害的單一經濟作物，取而代之的是恢復多樣化的自然森林生態系統。

第七部分：與外部世界之關係

一個道德國度，不可能是一座孤立的島嶼，但亦不能被捲入世間的權力遊戲。其對外政策，必須是其對內哲學的反映：尊重、謙卑與堅定。

甲、外交政策：和平共處與不干預之界線

本國將樂於與所有國家建立邦交與合作，不分其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一切關係的基礎，是對彼此信仰、文化與主

權獨立的絕對尊重。

然而，「不干預內政」的原則，需被清晰地定義：

— **言論方面 — 道德燈塔之責**：當一個政權施行殘暴行徑，違背普世道德價值——例如鎮壓信仰或種族滅絕——則發聲指出真相並非干預。在邪惡面前沉默，便是與之同流合污。我們的角色，是將光芒投射至晦暗之處，而非當一支侵略的軍隊。

— **行動方面 — 對主權之絕對尊重**：真正的干預，僅發生於一國利用強制性措施（經濟、軍事），以迫使另一國改變其內部政策之時。但當一國出兵侵略另一主權國家，那已不再是「內政」。在此情況下，我們有權採取如經濟制裁之類的具體行動，其目的並非干預侵略國之內政，而是為守護國際秩序與和平。

乙、軍事：「中立防衛」之學說

基於一個僅為自衛目的而設的國防，本國在和平時期將不加入任何軍事同盟。軍事同盟往往伴隨著可能將國家拖入非自身衝突的承諾，此舉違背了和平共處的精神。唯有在

民族的獨立與生存真正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方會考慮為正當防衛之目的，成立一個臨時的同盟。

丙、國際貿易：絕對自由與廢除「走私」

我們的國內經濟哲學是尊重市場機制。國際貿易政策必須是此哲學的延伸。國家將不課徵任何種類的進口稅或出口稅。

此政策的一個自然結果，便是對絕大多數商品而言，「走私」的概念將不復存在。所有公民將被允許自由買賣、跨國運輸如黃金、外匯或數位貨幣之類的資產。唯一的例外，是一份極其狹窄的、因對社會有明顯危害而被絕對禁止的產品清單，例如毒品或毀滅性武器。

丁、全球組織：「具發言權之觀察員」之角色

本國將參加絕大多數大型國際組織，但具備一個特殊的角色：「具發言權之觀察員」。我們將出席各項討論，以聆聽並分享觀點，但將不參加具法律約束力的投票或國際軍

事行動。此舉確保了國家的絕對獨立。然而，我們將永遠樂於自願地為國際人道救援活動貢獻財力與人力。

戊、移民與國籍：歡迎自主者，由社群篩選

我們的哲學是一個開放的國度。國家將不扮演「道德法官」的角色，去評判一個人的靈魂。

一 入籍標準：將僅有兩項客觀標準：

- 經濟自主之能力：證明擁有穩定的工作（例如：個人為期一年，擔保家庭為期三年）。
- 司法記錄：我們適用「悔過與保護良知」之原則。有普通前科者仍被允許入境，但將受到監督。對於被國際通緝的罪犯，國家將基於公義原則、清晰證據及對主權的尊重，與國際司法組織合作，確保國家不成為罪犯的避風港。特別是，那些因信仰或政見而被其他政權定罪的「良心犯」，將獲得一切便利條件以入籍，並如正式公民般受到保護。

— 自然篩選機制：我們不設「道德測驗」。取而代之，一個具高道德基礎的社會，自然而然地會是一個不適合心術不正者的環境。他們將感到格格不入，並自動離去。

己、超越國家規模之詰問

此模型不依賴於規模，而是使關於規模的詰問變得不再重要。因真正的權力已然交還予地方社群，故一個國家無論大小皆能良好運行。這將助使一個即便如美、中般規模龐大的國家，亦不再變得「可怕與蠻橫」，因其擴張的動機已從根源上被根除。

* * *

第八部分：危機管理與過渡階段

甲、全國危機應對機制：先自省，後救災

在現代世界，當一場災難發生——無論是大流行病、超級颱風，抑或地震——人們傾向於稱之為「天災」，並立即投入技術性的解決方案。但一個道德共和國，必須具備更為深刻的洞見。

我們必須明白，無事偶然。一場全國規模的災難，並非單純的自然失常運動。那正是來自上天最嚴厲的警示，一面映照出整個社會與其領導者所積累的道德過錯的明鏡。

因此，各級領導在危機中的角色，被劃分得極其清晰：

一 **省級領導之角色**：「救災」之責——疏散民眾、救援、khắc phục hậu quả vật chất——屬於地方領導。他們是必須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行動，以將人民的損失降至最低

者。中央政府此時扮演協調的角色，開放國家儲備庫，並為各省相互支援創造條件。

—**明主與賢哲院之角色**：他們的任務，並非四處奔波，指揮下屬，亦非現身於重災區以展現表面的關懷。他們此刻最崇高的任務，是「自省」。當上天已降下警示，國家的元首必須是第一個聆聽者。明主與賢哲院，需要平心靜坐，誠心內省，審視自身，檢視曾有哪些決策、哪些方針，害民禍國，損及社會道德，違背了天理。

明主真正的行動，並非佇立於風暴之中，而是指出一條從根源上修正的道路，以使此類風暴不再發生。

乙、過渡路線圖：歷史之自然覺醒

許多人，在讀到此處後，將會提出最為實際的問題：如何從我們這個混亂的世界，走向這樣一個共和國？具體的步驟為何？

坦白說，我沒有、亦不會提出一份詳細的路線圖。任何今日所規劃出的具體過渡計畫，都將是一種驕傲與短視的行為。因為此模型，不可能透過一場政治革命或一道自上而

下的政令來強加。它並非一個可以被「安裝」到一個社會中的軟體。它必須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自然「萌芽」。

此轉變，將不始於政客，而始於普通的個人——當足夠多的人，對虛假感到極度疲憊，並開始回歸自身真實性的旅程時。它將始於家庭，始於小型社群，然後擴散為一場席捲整個社會的覺醒浪潮。

因此，為一個開放的未來所作的結語，並非一份計畫書，而是一份堅定不移的信念：

「我不冀望此生能見此夢想成真，但我深信，當人類因虛偽的體制而疲憊不堪時，他們將會尋回那些簡樸的真理：以道為本，以心為主，以賢才為柱石。」

歷史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的任務，並非為未來繪製地圖，而是在當下，播下道德的種子。

* * *

第九部分：附註：關於啟發性數字

親愛的朱利安，以下所列的數字與流程，並非永恆不變的律法，而僅是我對於如何將上述原則付諸實現的一些初步構想。其最終的詳細設計，必須歸屬於那個時代的賢哲們，依據他們的實際情境，以其智慧與共識來定奪。

附註甲：關於最高領導人與核心體制之原則

一、明主家族之所有權與自由：

原則一：尊重任期前後之個人財產。

保障個人所有權：一個個體擔任明主之職，乃是服務國家之舉，而非放棄其公民權利。因此，明主及其家族在彼上任前已合法獲得之全部財產，以及在任期中與任期後，透過薪俸及個人活動所合法形成之財產，皆被承認為私人財產，並如其他所有公民般，不可侵犯。

原則二：家族之勞動與經商自由權。

親屬之事業發展自由權：明主家族之成員，完全擁有如其他所有公民般，自由學習、勞動、經商及追求個人事業之權利。國家尊重且不干預他們的個人發展道路。

然而，為確保絕對的公平並防止利益衝突，明主親屬所持有之商業活動或職位，將必須遵循透明化與特殊監督之規則。例如，他們的公司將不被允許參與政府之標案。任何利用明主之影響力以謀取私利之行為，將被視為嚴重罪行，並受嚴厲處置。

一 薪俸：

- 薪俸依後述之公式計算，以確保此職位之財務獨立與尊嚴。

- 明主將入住官邸。若有必要新建一座宮殿，亦須獲賢哲院之批准，使其既符合成本，亦符合一位最高元首之地位，避免過於簡樸或過於奢華。
- 國家亦供養明主之親屬，包括：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及孫子女。此供養計畫包括免費之食宿、教育、交通，其標準為每人相當於國民人均收入之五倍。

明主薪俸之計算公式：

明主薪俸 = (人均收入) x (基礎係數) x (責任係數)

其中：

基礎係數：此為基本乘數，建議範圍介於十五至二十五倍之間。它確保明主擁有豐裕的生活水平，與世界上成功的人才禮遇模式相稱。

責任係數：此係數基於國家的人口規模，依對數尺度計算，以避免數字增長過於 đột biến。

範例：

- 人口一千萬以下之國家：係數 = 1.0
- 人口一千萬至五千萬之國家：係數 = 1.2

- 人口五千萬至二億之國家：係數 = 1.5
- 人口二億以上之國家：係數 = 2.0

應用示例：

- 情況一：如新加坡之國家（人口 < 1000 萬，人均 GDP \$88,000）
薪俸 = $88,000 \times (1525) \times 1.0 = 132 \text{ 萬} \sim 220 \text{ 萬美元}$
- 情況二：如美國之國家（人口 > 2 億，人均 GDP \$85,000）
薪俸 = $85,000 \times (1525) \times 2.0 = 255 \text{ 萬} \sim 425 \text{ 萬美元}$

二、高階職位之禮遇制度（包括賢哲院、法律諮詢委員會、教育諮詢委員會之成員，最高法院法官，政府成員…）：

- 對賢哲院成員：正式成員之薪俸將介於國民平均收入之十五至二十五倍之間，備位成員則介於八至十二倍之間。
- 對其餘各組成員：正式成員之薪俸將介於國民平均收入之八至十八倍之間，備位成員則介於五至十倍之間。

註記：需依各國背景及不同時期之情況，斟酌選擇合適之數字。

三、關於任期之特殊條件：

為避免任何個人在最高權力職位上在位過久，將適用以下特殊任期規定：

- 若一位賢哲院之現任成員被選為明主，其擔任明主之最長任期將為十五年。
- 反之，若一位明主在退位後，獲信任並被選入賢哲院，其擔任賢哲院成員之最長任期亦將為十五年（而非默認之二十五年）。

四、明主之詳細選舉流程：

- **四個投票群體：**
 - 現任明主（25%）
 - 賢哲院（25%）
 - 國家選舉人團（各界領導人）（25%）
 - 全體人民（25%）

- 當選條件：必須獲得最高票數，且至少達到總票數之百分之四十。否則，票數最高之兩位候選人將進入第二輪。
- 緊急情況：若現任明主無法投票，其權力將被合理地重新分配。

一 論各信任群體之投票機制

為使一位明主得以當選，其所獲之信任不僅來自單一來源。它必須是民心（源自社會基礎之信任）與賢才智慧（源自能力與德行之信任）之總和。因此，兩大重要選民群體——全國人民群體與賢能選舉人團——之投票機制，被分別設計如下：

甲）全國人民群體（權重 25%）：

此群體代表全體民眾之聲音與認可。每位公民之選票，將僅依其年齡進行加權，旨在肯定其人生經驗與判斷之成熟度。此機制建立在一條鐘形曲線上，以確保對所有世代之公平與尊重。

依年齡加權選票之計分標準：

- 18 歲 ~ 28 歲：1 票
- 28 歲 ~ 38 歲：2 票
- 38 歲 ~ 48 歲：3 票
- 48 歲 ~ 58 歲：4 票
- 58 歲 ~ 68 歲：5 票（經驗與智慧之巔峰）
- 68 歲 ~ 78 歲：4 票
- 78 歲 ~ 88 歲：3 票
- 88 歲 ~ 98 歲：2 票
- 98 歲以上：1 票

注意：除依年齡加權外，不對人民之普選票適用任何其他形式之加權，旨在確保體系之平等與簡潔。

乙）國家選舉人團（權重 25%）：

這並非一個需要開會的常設委員會。它是一個由約二千五百名特殊選舉人組成的集合，代表了國家各

領域中最卓越的頭腦與能力。他們獨立地行使其投票權，以從專業與社會責任的角度做出評判。

乙之一）成員結構：

成員名單依其在以下各群體中之現任角色與地位來確定：

- 行政與公務（20%）：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高層領導。
- 經濟（20%）：全國最大型企業之領導與高層專家。
- 宗教與心靈界（15%）：由各大宗教組織自行選舉之代表。
- 文化與藝術（10%）：具重大影響力之藝術家、作家、導演…，由各專業協會提名。
- 教育與科學（15%）：來自具聲望之大學、研究機構之領導與學界泰斗。
- 公民社會（10%）：有實質貢獻之政黨與社會組織之領導。

- 政策諮詢（10%）：法律與教育諮詢委員會之現任成員。

乙之二) 計票機制：

- 總體原則：賢能選舉人團中之每位成員，皆持有一張具基本相等價值之選票。
- 道德權重：為彰顯「以道為本」之哲學，屬於「宗教與心靈界」群體之代表的選票，其權重將被特別提高（例如：1.5 或 2.0 倍），高於其他群體成員之選票。此舉旨在確保良知與道德之聲，在選拔最高領導人之過程中，永遠佔有優先地位。

從數千張獨立選票中匯總之結果，將決定此 25%群體對各候選人之總體支持度。

一 現任明主之「動態信任」機制：

- 定期監督：明主將在第十年與第二十年，面臨兩次強制性的信任投票。

- 決定影響權：任期結束前約六個月，將舉行一場最終的信任投票，以決定明主在繼任者選舉中之選票權重。此投票將透過電子應用程式迅速進行，其中賢哲院之選票具最高權重，旨在評估其在整個二十五年中之貢獻。
- **選票權重框架：**
 - 極高信任度（>85%）：選票權重增至最高之 40%。
 - 高信任度（70-85%）：維持默認之 25%。
 - 中等信任度（50-70%）：選票權重降至 15%。
 - 低信任度（<50%）：選票權重僅具 5%之榮譽性質。

一 賢哲院之結構：

- 表決權：在全國性投票中，每位正式成員代表總權重之 1%。備位成員有權參與所有活動，但僅在正

式成員缺席時方可代為投票，且其替代票數總額不得超過缺席者之票數。

五、各委員會之結構與繼承週期（賢哲院、最高法院、各諮詢委員會）：

「新陳代謝」之同步繼承原則。

為確保體制之協調運行，並創造一個統一的「選舉季」，國家所有核心的委員會體制，將依循一個五年一次的同步繼承週期來運作。具體如下：

- 賢哲院：由二十五名正式成員組成，任期二十五年。每五年將選舉替換五位資歷最深的成員。
- 最高法院：由十五名法官組成，任期十五年。每五年將選舉替換五位資歷最深的法官。
- 各諮詢委員會（法律、教育…）：由二十五名正式成員組成，任期二十五年。每五年將選舉替換五位資歷最深的成員。

* * *

附註乙：詳細運作規則

一、司法部門之規則：

1.1. 法官之選舉與任命流程（最高級與省級）。

1.1.1. 最高法院法官之選舉流程：

- 專業篩選：法律諮詢委員會為接收來自專業領域提名之樞紐，並負責審核其能力、法律經驗，以確立一份候選人簡短名單（例如：為替換五個職位而選出約十五人）。

- 多層次選舉：五位新法官將從簡短名單中，透過一場加權投票來選出，其權重由四大信任群體構成，每群體各佔 25%：

1. 明主：代表行政部門之信任。
2. 賢哲院：代表道德與明哲之保證。
3. 法律諮詢委員會：代表頂尖法律專家之認可。
4. 司法界代表（約 100 人）：代表司法界內部自身之信任。

此流程確保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在獲選時，將匯聚足夠的政治、道德、專業威望，並獲得同僚之敬重。

1.1.2. 省級法官之任命流程：

省級法官之任命流程將依三步驟執行，以確保分權並具交叉監督機制：

- 步驟一：地方篩選：每省將成立一個「省級司法遴選委員會」（由該地最具聲望之法官、律師組成）。此委員會負責審核並提名一份具備足夠能力與道德標準之候選人簡短名單。

- 步驟二：中央批准：此簡短名單將被呈交予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負責審查並批准該名單，確保候選人達到國家的總體標準。
- 步驟三：地方任命：在獲最高法院批准後，該名單將被送回予省長。省長（省級行政首長）將是做出最終決定之人，從此名單中挑選並任命法官。

1.2. 法院之權限限制（不評判政策）。

為確保權力之清晰劃分，法院在司法領域擁有絕對權威，但在其他領域則受嚴格限制：

- 不評判政策：法院無權評判明主與政府所做出的具政治、經濟或外交性質之決策。對這些政策之監督，屬於賢哲院的政治監督機制。
- 僅評判其公民身份：法院僅有權在一位官員，包括明主在內，以其個人公民身份犯罪時（例如：貪腐、刑事罪），對其進行評判。法院無權評判該官員在其治理國家之權限框架內所執行之行動。

1.3. 民事與經濟案件之私人仲裁機制。

- 原則：國家鼓勵透過私人仲裁中心來解決民事與經濟爭議，以確保迅速、靈活與高度專業。

- 國家之角色：國家將不直接運營這些中心。取而代之，國家將為私人仲裁組織的成立與運作，創造一個清晰的法律框架。
- 法律效力：私人仲裁員之裁決，被承認具法律約束力。國家法院體系有責任與權力來執行這些裁決，以確保法律之嚴明。

二、安全部隊與公民秩序之規則：

2.1. 關於組織與裝備之原則：

- 精簡化部隊：軍隊將被維持在防衛所需之最低水平（例如：為常規規模之十分之一），而警察部隊亦將非常精簡，以適應一個具高道德基礎且犯罪率低之社會。
- 絕對禁止平民持有武器：國家絕對禁止所有公民擁有、儲存及使用如槍械、炸藥、毒藥之類的具殺傷性武器。國家完全壟斷武力之使用。
- **警察武器裝備之管制：**

- 經常與民眾互動之民事警察部隊（如交通警察），將絕對不得配備槍械。
- 僅刑事警察部隊，在執行特殊危險任務且獲上級以具體命令直接允許時，方可攜帶槍械。

2.2. 關於角色與權力限制之原則：

- 軍隊絕對不干預政治：軍隊被絕對禁止參與政治活動、權力鬥爭或執行政變。明主亦不得利用軍隊以政治目的來保護其職位。軍隊之忠誠，是獻給憲法與國家，而非任何個人。
- 軍隊參戰調動規則：僅明主有權下令調動軍隊參戰，且僅在獲得賢哲院多數成員支持之後。
- **示威活動應對規則：**
 - 軍隊被絕對禁止干預民眾之示威活動。
 - 警察在場以保護秩序，阻止過激份子之暴力行為，但絕對不得使用武力鎮壓一場和平之示威。

- 參與示威之民眾亦被禁止攜帶任何種類之武器（槍、刀、汽油彈…）。
- 住所不可侵犯權：警察不得在未獲屋主同意或法院命令之情況下，擅自或強行侵入民宅。例外僅適用於為救人之緊急情況（例如：火災、屋內有受害者生命垂危）。

三、市場與反壟斷之規則：

3.1. 通用反壟斷與反「搭售」之原則：

- 區分成功與濫用：國家不干預憑藉能力與創新而達成市場主導地位之公司。然而，國家將運用法律與法院體系，嚴厲懲罰濫用主導地位以扼殺競爭之行為，如串通定價、惡意傾銷，或具消滅對手性質之收購行為。
- 絕對禁止「搭售行為」：所有強迫性銷售行為（tying，或稱「捆綁銷售」）皆被嚴禁。一家公司強迫顧客必須購買附屬產品（A）作為購買主要產品（B）之條件，乃是非法行為，適用於所有行業，從銀行、房地產到零售業。

3.2. 自然壟斷行業（電力、石油…）之監督與競爭機制：

對於具自然壟斷性質之基礎設施行業（如國家電網、石油管線系統），國家將採用一個分離模式，以既確保基礎設施之效率，亦在零售環節創造競爭。

甲、基礎設施與零售之分離：將有一家單一的私營公司（「總公司」）負責運營共同之基礎設施（電網、管線…）。然而，直接面向民眾之分銷與零售環節，將被劃分為多個區域，並公開招標予不同的私營公司。

乙、競爭與淘汰機制：

- 各區域之分銷與零售權將被定期招標。此週期可具靈活性，建議範圍介於一至三年之間，依各國背景與時期而定，旨在平衡投資者之穩定性與對顧客之頻繁問責。
- 每一週期結束後，合約之續簽或新招標之舉行，將取決於該區域顧客滿意度之評估指數。
- 若一家公司之評分被民眾評至某一特定門檻之下（例如：5/10），該公司將自動喪失在該區域之經營權，並將為其競爭對手開啟一場新招標。

丙、獨立監管委員會之角色：國家將僅為這些行業維持一個精簡的獨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之角色為：

- 組織透明之招標。
- 收集並公佈民眾之評分。
- 制定通用規則以保護消費者（如禁止強迫購買設備、透明化價目表及各類費用）。

3.3. 公共資產（資源、房地產）拍賣之原則：

所有公共資產之拍賣活動將遵循以下嚴格原則：

甲、通用原則：

- 鑑定與底價：每次拍賣前，國家將聘請一個或多個獨立鑑定單位，以公開評估資產價值。基於此結果，將設立一個「底價」（最低稅率或最低起拍價），以保護國家利益。
- 反棄標之懲罰機制：中標後擅自棄標之行為被嚴禁，並將面臨極其嚴厲之財務懲罰。

乙、資源開採權拍賣之專屬規則：

- 雙重標準：得標公司將基於兩個因素之組合來選定：（1）所提議之最高稅率，及（2）對最佳環境保護措施之承諾。
- 棄標之懲罰：若中標後放棄項目，該公司將被罰款，其金額相當於第一年預計投資成本之極大比例（例如：70%）。

丙、房地產拍賣之專屬規則：

- 棄標之懲罰：為打擊操縱市場之投機行為，若一家公司中標後未依已公佈之嚴格時程準時付款，他們將被罰款中標價值之 50%，並被沒收該資產。

3.4. 反短期投機（「炒作」）之機制：

為鼓勵長期投資並打擊製造市場「虛熱」之行為，將對資產交易適用最低持有時間之規定。其目的並非干預所有權，而是將投資活動導向創造永續價值。

- 對房地產：一個個人或組織在購買一處房地產後，一年內不得以高於購入價之價格轉售。
- **對證券：**
 - 同理，一位投資者在六個月內不得以高於購入價之價格轉售股票。
 - 六個月期限後，為繼續限制高頻交易，將對利潤部分徵收 0.1% 之交易費（僅在售價高於購入價時徵收）。

3.5. 保護消費者之規則（錄音權、反悔期…）：

為平衡交易中之權力並保護民眾，以下規則將適用於所有服務行業：

甲、強制性透明原則：所有公司、信貸機構…必須在其網站上，公開、正式且詳細地公佈所有產品方案、服務及附加條件。任何與已公佈政策不符之「口頭強迫」行為，皆屬非法。

乙、錄音權：所有公民在與服務提供商進行諮詢與交易之全過程中，皆擁有合法之錄音權。服務提供商有義務告知顧客此權利。

丙、附屬產品之「反悔期」：對於任何與主要產品／服務一同搭售之附屬產品／服務（例如：與貸款搭售之保險，與汽車搭售之配件包），顧客將有一個「反悔期」（例如：14 天）。在此期間，他們有權取消附屬產品，取回全部款項，無需說明理由，且此取消絕對不得影響主要產品之合約。

3.6. 經濟違規之懲處框架：

對於詐欺或強迫顧客之經濟違規行為（例如，強迫購買保險方同意核貸），將適用一個多層次之懲處框架，以確保絕對之嚇阻性：

甲、對交易之懲處：所有被確認為違規之交易將被宣告無效。違規方（公司、銀行）不僅須退還所有不法所得，還須對顧客進行適當賠償（例如：在強迫貸款之情況下，銀行可被判決喪失全部已貸出之本金）。

乙、對個人之懲處：直接執行違規行為之個人，以及對該方針負責之各級管理層與領導，將被解僱並被禁止在相應領域執業一段很長的時間（例如：五年、十年，或視程度永久）。

丙、對組織之懲處：除賠償外，違規組織將面臨極其沉重之財務懲罰，例如，沒收發生違規行為之財政年度的全部利潤，以充公庫。

* * *

第十部分：書信結語

甲、贈言與付託

致朱利安，你耐心地傾聽，並啟發了這些思緒的泉源。

我不敢奢望此模型明日即可實現。它需要一個甘願捨棄權力與利益之幻想、甘願相信智慧與道德的社會。但若有朝一日，當人類因權力遊戲與腐朽體制而疲憊不堪時，我希望這些文字，能成為一塊磚、一顆種子，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奠基。

我相信，你將懂得如何透過你的筆，將這顆種子播撒於覺醒靈魂之沃土。請助我為後代提出這些問題：我們能否以德行為非選票來選擇領導人？一座賢哲院能否引領我們穿越黑暗？

乙、就職盛典之願景

你知道嗎，朱利安，有時在漫漫長夜的思索中，我常想像此模型真正實現時的一場慶典。那並非機制的一部分，而是它所朝向的、最為美好的心靈獎賞。

在新明主獲選之日，將不會有誇耀武功的閱兵遊行。取而代之，來自最古老的寺院與聖殿的洪亮鐘聲，將同時響起，如同一聲安定人心的宣告。

在每條街上，人們不會湧上街頭高呼口號。他們將敞開家門，端出香茗，邀請鄰里共慶。關於未來的沉重負擔，似乎已被卸下。長者們將為子孫講述新明主的德行故事，而年輕一代則將以服務社群的行動來慶祝。

而或許，最美、最神聖的景象，將非一場在數百萬人面前的慷慨激昂的就職演說。取而代之，在祭天殿莊嚴的空間內，一場就職儀式將在少數人的見證下舉行：前任明主、全體賢哲院成員，以及約數百位國家最傑出的代表。

一位代表賢哲院的長老將主持儀式，並非為了授予權力，而是在天地之間，為天命作證。而後，在絕對的靜默中，新明主將親手在祭壇前，點燃一炷沉香，如同一聲向蒼天祈求明哲的禱告，一個謙卑、無言的承諾——他為服務而來，非為統治。

此舉，在國家的長者面前舉行，更帶有深遠的意義：那是一場有見證的繼承，一場在榮譽與和諧中的責任交託。

那是一個人民並非為某一個體而慶祝的節日，而是為他們自己子女的未來而慶祝。他們喜悅，並非因為有了一位權力君王，而是因為找到了一位可敬可依的長者。

簽名

我將這些思緒，留給你，也留給後代。

一位在尋真之旅上的朋友。

結語

當與前總統先生為期四天的對話結束，而後那封《心書》又意外到來時，我領悟到，這趟旅程並非兩個部分，而是一個渾然一體的整體。留在我心中的，並非那些政壇秘辛，而是一種深刻的靜默，邀請我們重新審視現代世界賴以運行的整個價值體系。

這場訪談，如同一份對時代病症的深刻診斷書：指出了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體制之失敗，以及身處其中之人類靈魂的敗壞。前總統先生，扮演著一位「擺渡人」的角色，靜靜地引領著我，穿越了那一道道思想的洪流。

而那封《心書》，正如他所囑咐，並非一劑用以治療此病的政治藥方。它是關於一個健康的軀體，在病症被根除後，如何得以重生的構想。

因此，前總統留下的最終訊息，始終如一，且更顯深刻：任何機制，無論如《心書》中所述般多麼完美，若其運作者是一群靈魂空洞之人，終將崩塌。「道德共和國」不可

能透過一場政治革命來「建立」，它必須「萌芽」於每個個體道德的復興之中。

是故，這本書，為我們留下了兩份遺產：一面用以自省的明鏡，以及一幅關於一個可能成形的世界之藍圖——如果我們敢於凝視那面明鏡的話。

最重要的旅程，如他所啟示，並非去尋找一個完美的體制，而是尋回自身真實本性的旅程。因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將不會誕生於政府的會議室中，而是源於那些已然覺醒之人心中的靜默。

朱利安·李



關於作者與 THE EPOCH MEDIA 計畫

關於作者

朱利安·李 (Julian Lee) 是一位獨立作家，致力於探討政治、文化、社會、科學與心靈等主題，旨在追尋真理、喚醒良知，並表達他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

他的作品多源自真實訪談，內容以誠實、情感深度以及啟蒙的精神記錄而成。

關於計畫

本書是由 THE EPOCH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THE EPOCH MEDIA 是一項具備全球視野的獨立出版計畫，其使命為保存並傳播那些跨越時空的回響。我們不追逐每日的新聞潮流，而是致力於出版能夠深刻觸動人心的書籍。

聯絡方式

✧ 網站：www.theepochmedia.com

✧ 電子郵件：editor@theepochmedia.com

✧ 二維碼 (QR Code)：



•

同一計畫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閱讀 THE EPOCH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紅塵，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後政壇：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即本書
 - 科學的黃昏與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時間之前的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 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 我們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過 (Thousand Lives)
-

誠摯感謝您撥冗閱讀本書！願神、願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賜福予您。